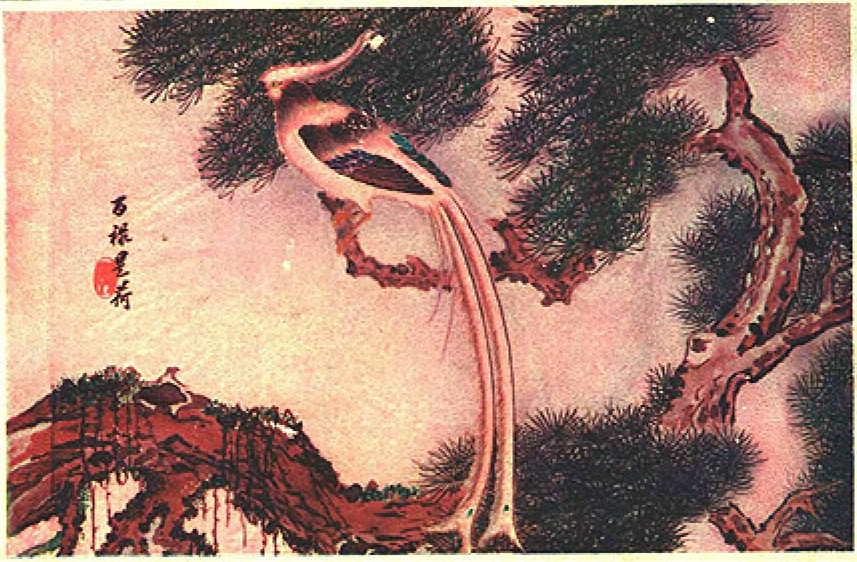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

第二卷　第十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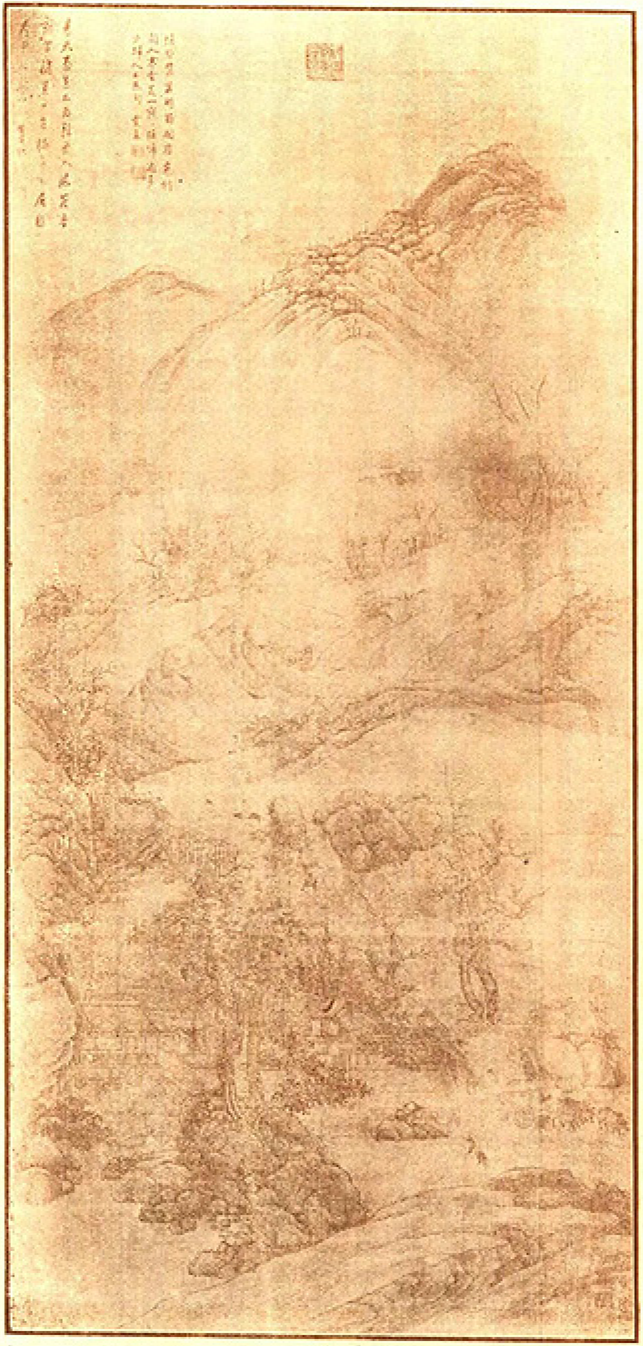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崔白一路榮華圖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竹羽毛芰荷鳧雁道釋鬼神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極工於鵝所畫無不精絕落筆運思即成不假繩尺曲直方圓皆中法度熙寧初神宗命白與艾宣丁貺葛守昌共畫垂拱御扆夾竹海棠鶴圖獨白為諸人之冠即補為圖畫院藝學嘗作謝安登東山子猷訪戴二圖為世所傳非其好古博雅而得古人之精神不能到也神宗以來圖畫院之較藝者咸以黃筌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吳元瑜出其格遂變今御府所藏三百四十有一

節錄宣和畫譜



宋郭熙畫蜀山圖

平泉書屋藏本



庫倫婦女之裝束

因始親宗樓女士遊庫倫時攝影寄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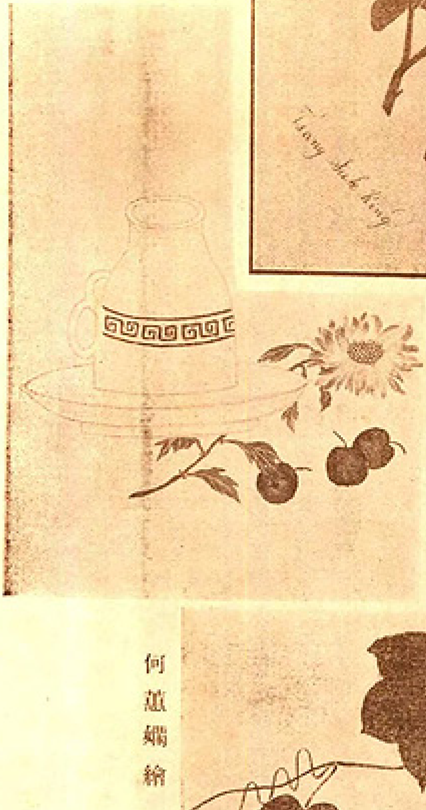
香港馮文鳳女士油畫

廣東香山縣立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水彩畫成績

曾淑瓊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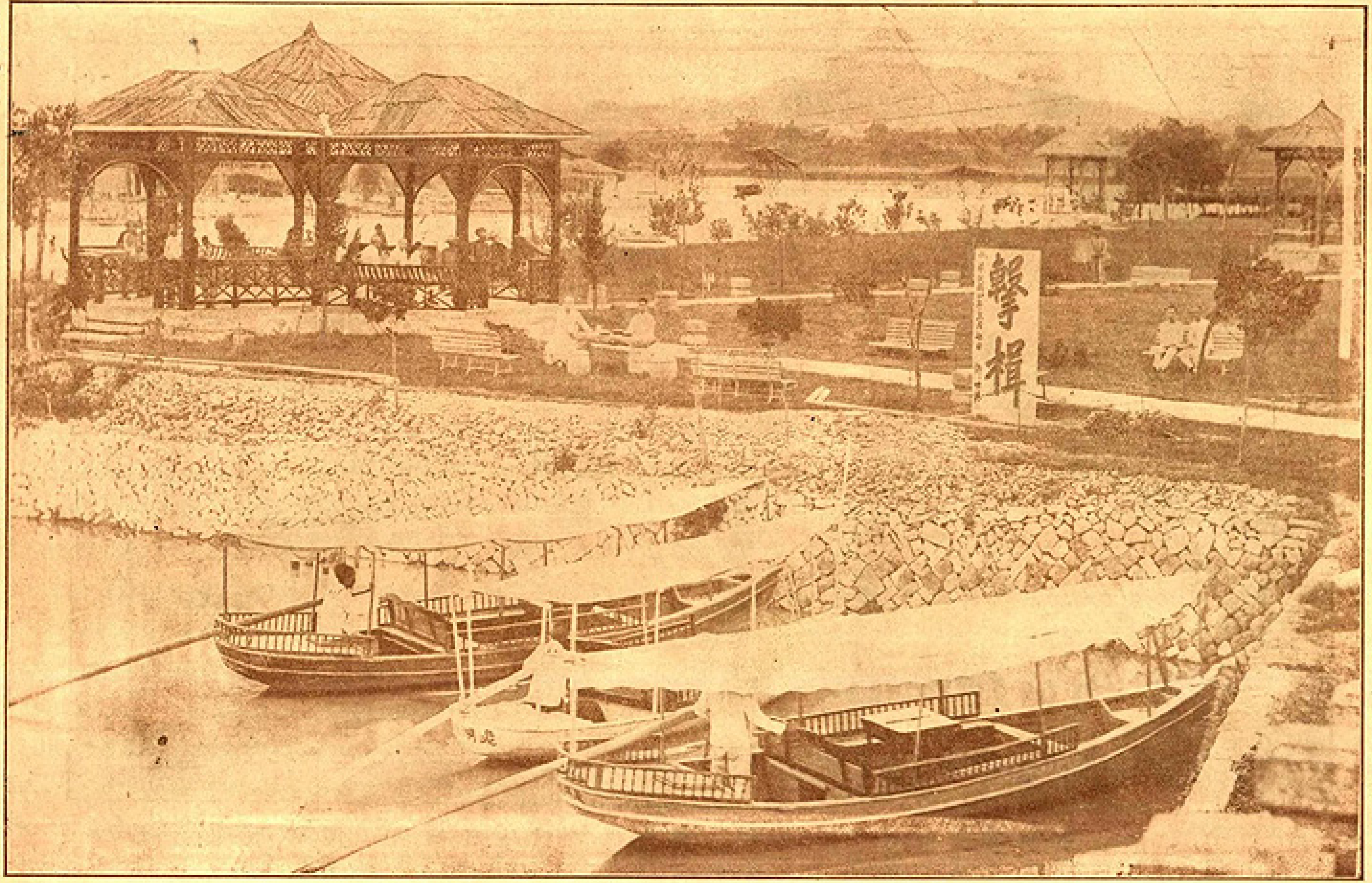
蘊冰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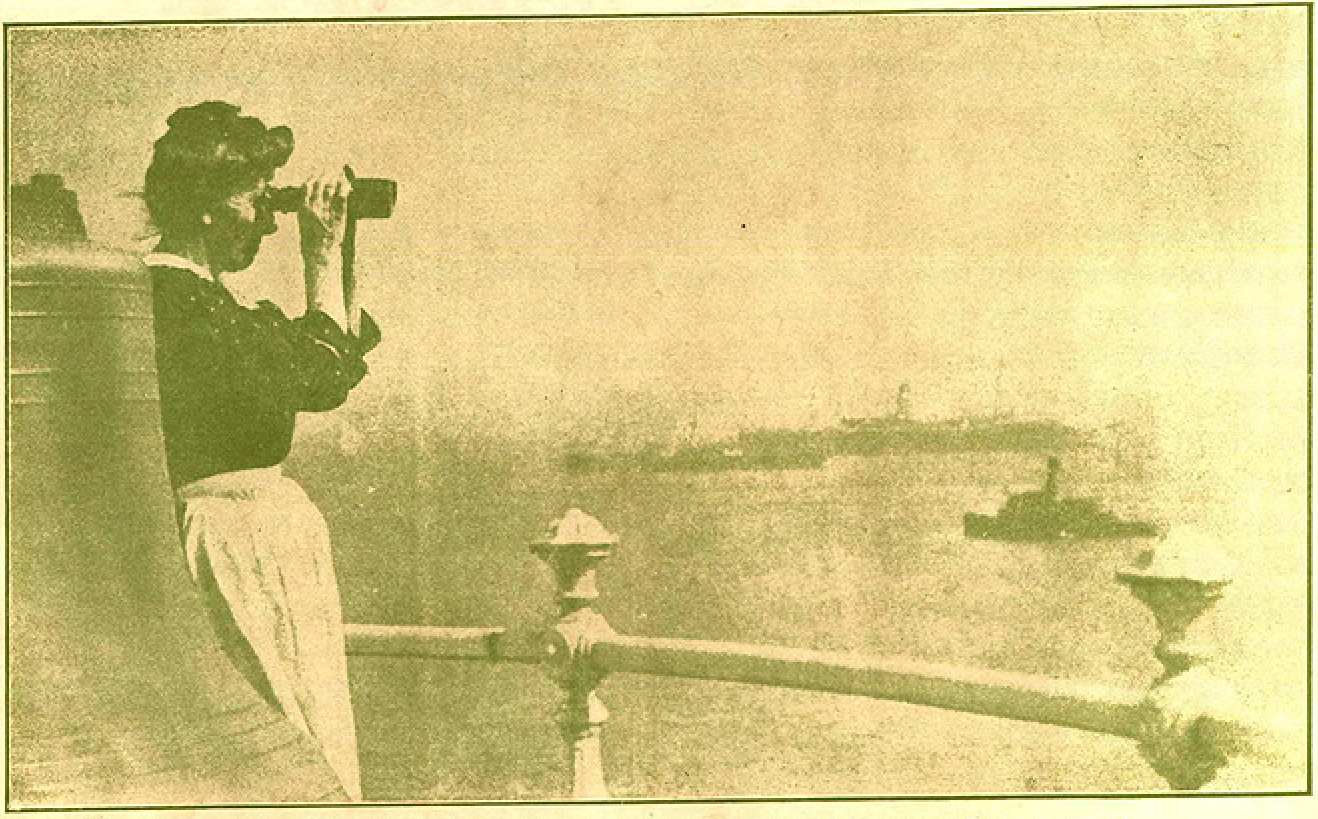
何蕙嫦繪



購地十畝鋪草作茵湖建海棠廳一座與湖心亭相對薄暮最宜納涼中間建竹方亭一松木六角亭一茅草園亭一園之左邊園以石欄沿湖界以鐵欄各亭相距間敷築小路沿路蒔種樹木鐵椅十數雜以石櫈石案復面對城內之屏山鎮海樓適跨其上



福州西湖公園之景



美國紐約灣海中燈塔使婦女任看守之職此圖即係看守羅頻燈塔之開脫夫人在迷霧警報鐘前以望遠鏡向海中瞭望之情形

婦女雜誌第二卷第十號目錄

▲圖畫
◎宋崔白一路榮華圖
◎宋郭熙畫蜀山圖
◎庫倫婦女之妝束
○香港潤文鳳女士油畫
○廣東香山縣立女子師範學生水彩畫成績
○福州西湖公園之風景
○美國紐約海埠塔看守人開脫夫人持遠鏡望海圖
▲社說
◎宗教　聶曾紀芬　朱胡彬夏
▲學藝門
◎說阿莫尼亞之新功用　君玉
◎神通力婦人列傳　西神
◎家事衣類整理法(續)　陸詠黃
▲家政門
◎家教改良談　莊凝祥
◎育幼譚　劉鳳生
◎改良家庭問題之研究　魏瑞鏞
◎妊娠中精神之感應　西神
▲記述門
◎我之女子教育觀　嚴珠
◎盲童之教養　惜儂
▲中外大事記
◎憲法會議　冀言

▲國文範作
◎蔡氏傳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倪徵瑛
◎戒貪說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顧謹明
◎春日種樹說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蔡秀珠
◎贈張院英序五篇　暨明女師範學生及教員　錢基博
◎本校成立十一週紀念頌辭三篇　麗則女師範學生及教員　錢基博
◎讀司馬相如諫獵書書後　廣州立本女學學生　馮本生
◎讀太史公刺客列傳書後　廣州立本女學學生　王文寧
◎朱浮言長吏宜久任論　廣州立本女學學生　羅守瀞
◎霍光不學無術論　廣州立本女學學生　王文寧
▲文苑
◎林烈婦傳　李宗傳
◎鵝籠夫人傳　周容
▲小說
◎梅村俠女　瞻廬
◎蘭質蕙心　君肥
◎玉京餘韻（續）　華潛鱗女士
◎慈凡女兒傳（續）　胡寄塵
▲雜俎
◎清代女紀（續）　龐檗子
◎玉臺藝乘（續）　王蒓農
▲餘興
◎簡易幻術（續）　懷芸
◎學校遊戲法（續）　楊瑞吳
◎家庭新遊戲（續）　孟久
▲補白
◎西神客話

勘誤

第九號本雜誌文苑欄朱太夫人行述文後跋語大令二字係先生之誤非其還也之也字係非亡之誤特此更正

社說

宗教

得識一眞善之人人人生至樂之事也余旅滬二載先有家事之煩擾繼喪小女一珩病軀荏弱頗不習慣於此間之風土人情獨喜得遇二三不多覯之人聶太夫人曾紀芬其一也論年齡太夫人少我祖母僅十一年與余覿面不過數次而余爲公務有急難必趨往請求如訪故人焉閱者其亟欲知斯人之詳乎是卽滬上大實業家聶雲台先生之母吾國近世第一偉人曾文正公之女也然其知名當世非因貴顯實爲其盛德高才今出其立身最新之心得餉我女界幸各潔誠虛待以領之

彬夏識

述余奉教之原由以勸同胞

余生不辰多遭禍變幼歷洪楊之役長更中法之戰中日之戰拳匪之亂感國事之日非常嫠緯之不恤辛亥以還改革倖成初冀漸可小康不意危蹙更甚究其眞因不徒一方面之罪惡所造成而大多數人心陷溺不返亦應分任其咎也近年寓滬多與教會西人往還觀其所設學校醫院及諸慈善事業無不有眞精神貫注其閒發榮滋長月異而歲不同其辦事者皆具道德學問之人棄其安樂淸潔之都邑而赴野蠻瘴癘危險汚穢之鄉遭侮受辱或至喪其生

命前仆後繼而不悔初非有利於己何道而使之然耶返觀吾國凡公共事業由鄉邑以至國家無大無小散漫不張廢隳不舉與西人乃適相反何程度相去若此之遠耶凡此種種深感余懷於是考察聖經究其微旨知吾國教化風俗習慣百事以個人利害爲前提實爲致弱之總因而西國今日之繁榮則如葡萄之結實雖牽枝長蔓而實恃於有根此根爲何卽基督耶穌之教是已迹其教義於吾國社會惡習如自私好利懦弱怕死嫉妬不仁等實爲絕對鍼砭余年已六十有六復何所求惟欲國家之盛昌垂暮而不能自已用是躬受洗禮誠歸大道非以個人之永生爲歸宿實欲爲全國之悔改作先河積誠格天籍永國命昔先大人曾文正公爲有清大儒先夫子聶仲芳中丞亦服習儒書道義自守之士余濡染聽受吾國古先聖哲教義者數十年信佩至深今之投身耶穌非見異思遷惟理求眞實庶幾朝聞夕死之義與先大人先夫子之所學固不相返者也。

基督耶穌立教有三大端曰信與望與愛是矣信者知己身之有罪、痛自悔改委身事主是也。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穌云、除了上帝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又約翰第一書第一章、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眞理不在我們心裏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望者知肉體之必敝、捨命救人、祈求永生是也。約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穌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去生命、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爲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喪掉生命、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要得著生命、哥林多後書第四章、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愛者以救主爲模範約翰第一書第三章、主爲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爲愛、我們也當爲兄弟捨命、愛無止息生無止息是也。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耶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必歸於無有、愛是永不止息、約翰第一書第三章、沒有愛心的、就住在死中、三者之中以愛爲主無愛則信望皆虛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又云、我若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又云、我若將所有的賙濟人、又捨了自己的身子、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於我無益、又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中、其中最大的是愛、究而論之耶穌之言愛與孔子之言仁佛氏之言慈悲本爲同物特耶氏闡發天人相與之旨尤爲眞切約翰第一書第四章、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從上帝生的、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爲上帝就是愛、又云、上帝既然這樣愛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

有人見過上帝、我們若彼此相愛、上帝就住在我們裏頭、且範圍廣大無國別種別、工夫簡單不識字之愚夫、但能信主、立可得救、不尙空言惟求實際以捨身救人爲務、足救儒家矯僞與佛家空虛之弊今日拯人心之陷溺竊謂無切於此抑更有進者耶穌有言見太福音第五章、我來不是要廢掉法律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此言不獨對於舊約上衆先知而發卽對於全世界先知無不如此如孔子、如佛氏或爲宗教或非宗教而同爲先知卽同爲教主所要成全者如以藥醫病同欲病愈不問何方方無不驗斯爲眞藥今懸一舉世成爲仁愛慈悲之世界爲標但問由何教赴之爲最捷之途卽爲他教所同切望者初無出入彼此之可言此尤欲與同胞之宗教家非宗教家凡有心救世者一一相印證此言也。

維新以來、救國愛民、誠不乏其人、亦不無其道、獨未嘗聞有積誠格天藉永國命者、有之始自聶太夫人曾紀芬。太夫人年六十有六、愛充乎中、愛溢於外、其所見於耶教、愛之外無物、無愛卽信與望皆虛、愛無止息、故生無止息、誠得大道之本哉。凡有心救世者盍深省其言。勿誤以迷信視之也。勿高傲自詡、謂科學知識足以掃除宗教思想也。就余所知、凡大科學家無一人敢言世間無眞宰、蓋無法證其有、不可卽以爲無也、無亦須有證。此猶理論、至於事實、則宗教與人固有關係。茲錄彬夏年二十二時所著宗教說以供參考、題曰至善至大之物、曾見於庚戌年留美學生年報。

至善至大之物

吾人每有苦無聊賴之時。思想高尙與感覺敏銳之人爲尤甚、欲言而無聲。欲哭而無訴。衣食足矣。父母樂矣。才力可以展發矣。志望可以暢達矣。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矣。嗚呼。何爲而憂思耶。何爲而岑寂耶。無人能言之。心似有所失。意似有所欲。人不見。物不存。茫茫然若有所往。而不知所向。嗚呼。吾人病乎。吾人將死乎。無人能言之。設於其時。知冥冥之中。有至善至大之物者。吾人

之心。必嚮往之矣。心既嚮往之。無聊之思。不可見矣。亦人之心理也。

吾人又有自傷而傷時之感。（思想高尚與言行怪特之人爲尤甚、）人情變幻萬端。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有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者。有爲眞君子。而被人疑爲小人者。有爲眞小人。而被人尊爲君子者。因此種種。吾人每有舉世混濁。惟我獨清之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古人之所以自傷而傷時也。設於其時。知冥冥之中。有至善至大之物者。則人不明我無傷。我不明人無憂。惟盡心竭力。爲人類造福而已。亦人之心理也。

誠。人喜言之。情。人不喜言之。蓋以情爲濁。而誠爲清也。實則情亦有清濁之別。情之清者無欲。情之濁者有欲。人與形而下之物。常相接觸。易與欲近。人與形而上之物。常相吸合。易與欲遠。若冥冥之中。有至善至大之物者。必屬於形而上之物。吾人若知之。必思與之親。因之吾人之情。被其感應之力。對於人事。貞潔而高尚。亦人之心理也。

第一說。所以樂吾人之心也。第二說。所以慰吾人之心也。第三說。所以清吾人之心也。然則由何道以知此至善至大之物乎。曰其道有之。俟徐言之

聖賢有一種正氣。爲常人所不及。言行思想。受此正氣之震激。乃在仁義之中。人之由聖賢而知道德。猶月之因地球而得日光。故曰欲知至善至大之物。必讀聖賢書。

生氣蓬蓬。自然之象也。山川花木。保其自然之象。故大而美。人不保之。反不如山川之大。花木之美。古之善文章者。以高山大水。壯其筆氣。足見自然之物。可以發達自然之性。自然之性。先於自然之象。自然之象。大而美也。故曰欲知至善至大之物。必多見山川花木。以廣胸襟。

吾人之腦。實至靈巧者。若因所得之道德。順自然之

理。而運用腦力。實有不可思議之影響。道德之進化。殆以此也。故曰欲知至善至大之物。必肅然獨坐默思以自修。

然則冥冥之中。果有此至善至大之物乎。曰芸芸萬物。蒼蒼衆生。其中可奇而不可聞。可覺而不可見者。多矣。物之存也。人之生也。靜然思之。何一非神奇。不可信。安知天地之中。無此至善至大之物耶。而此至善至大之物者。必爲天地中之正氣。天地中之正氣。所以育化萬物也。若有偉大之能力。亦何足奇哉。

然則此至善至大之物。何干於吾人而必與之聯合。耶。曰人爲萬物之靈。人賴萬物以生。萬物之中有供養軀殼者。有供養精神者。空氣爲軀殼之必需物。光明正大之氣。爲精神之必需物。吾人親之。不亦宜乎。

西神客話

湖州天聖寺畫壁有管夫人畫竹題詩云。數枝密葉數枝疎。露壓烟啼秋雨餘。宋室山河多少淚。灑無半點上林於。按林於竹名。庾子山詩。防露動林於。

管夫人書畫人皆知之。其姊名道杲。嫁於姚。居南潯。亦才女也。鮑綠飲藏管夫人畫竹一卷。後有道杲一詩云。綠窗無長物。樹蕙與滋蘭。光風布淑氣。揚揚鍊畝間。窗外何所有。修竹千萬竿。密葉敷下陰。勁節當歲寒。方欣同臭味。且以報平安。吾妹忽來過。綠紗生薄寒。慢結貽佩纏。重之青琅玕。寫與一揮灑。翰墨猶未乾。古意鎮長在。高風邈難攀。况有娶姬德。懿名垂不刊。後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國夫人仲姬見訪於南潯里第。燕坐君子軒。夫人笑曰。君子名軒。何以無竹。爰使女奴磨墨。寫此幅於軒中。夫婦人之事。箕帚中饋刺繡之外。無餘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乎。為吾子孫者。可不寶諸。俟他日妹丈松雪來看。當又乞題詠也。姚管道杲識。吾鄉錢梅溪先生曾於綠飲齋頭親見之。

墨池雪嶺。聲價增重。文士筆端。自有一種作用。王惕甫詩云。白璧千雙珠作鬬。金釵十二玉為衡。人間多少繁華夢。此到梅花總不如。按道光間。蘇州閶門有妓趙梅卿者。素未著名。吳江趙蓉裳見之。大為賞識。戲書此詩於梅卿扇上。遂車馬盈門。此青樓軼事之可傳者。海棠雖好不吟詩。不能獨擅佳話矣。



說阿莫尼亞之新功用

君玉

(一)皮革欲柔軟而清潔。可於溫水中稍加阿莫尼亞洗滌之。即成柔潔之皮革矣。

(二)有人患頭痛劇烈者。可略吸阿莫尼亞氣。即痛止病愈。

(三)商店中欲使招牌清潔。可以布浸於阿莫尼亞中擦拭之。其污垢盡去。

(四)衣服偶爲果汁所污。可用阿莫尼亞水浣之。能退其污穢而復其原色。

(五)地氈欲使光潔。可以少許阿莫尼亞和熱水洗刷之。

(六)洗滌窗戶以水一桶加一二勺阿莫尼亞。較石鹼爲佳。

(七)彩色畫及彩色石印偶累污點。即以溫水一杯。加阿莫尼亞數滴洗之。可除去其污點。惟須輕輕洗滌。不可用力過重。

(八)衣服或爲酸類所污。可先以阿莫尼亞去其酸性。再以哥羅仿姆復其顏色。

(九)欲保存鎳銀裝飾品之光彩。可以羊毛布飽蘸

阿莫尼亞摩擦之。

(十)除去油蹟。可於其沾油處畧施淡阿莫尼亞水。上覆白紙。以烙鐵熨之。

(十一)患凍瘡者。敷阿莫尼亞二三次。卽可全愈。俟其發時敷之。更可絕其病源。

(十二)一卡倫水含有一勺阿莫尼亞者。可恢復地氈之顏色。并可去其白粉水。

(十三)白色之物。爲縫機油所汚。致生黃色之斑點。可擦以阿莫尼亞。繼復洗以石鹼水。則此斑卽可完全除去。

(十四)阿莫尼亞及松節油等量混和之。可移去布上之花痕。但欲去之花痕。須浸於此項混合物中。再以鹼水洗滌之。

(十五)暑天人之多汗而致肌膚生臭者。每日浴時。宜置少許阿莫尼亞於浴水中。可使其身體清潔。肌膚滑澤。且可去種種之惡臭。

(十六)舊銅器可用極濃阿莫尼亞。以硬刷擦之。浣以清水。則銅雖古舊。可變爲燦爛如新。

(十七)用阿莫尼亞一勺與一葛儞脫之水混合之。洗滌櫛篦毛刷。則其上之油膩塵垢。皆可除淨。

(十八)浸毛氈絨布於水中。加阿莫尼亞一勺。以少許之石鹼。寸寸洗滌之。可使其潔白而不縐縮。

(十九)清水一杯。含有阿莫尼亞一勺者。可潔淨金銀玩具等物。注數滴濃阿莫尼亞於金剛石之底面。卽可使其清潔而燦爛。

神通力婦人列傳

日本文學博士　福來友吉原著

西神

神通力五婦人

余於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初研究透視之時。與具有此種不可思議能力之人接近。實爲千載一時之奇遇。自謂一生之中。不能再與此種人相遇。雖反對此種學理之人。紛然而起。或謂其事不經。類於神怪。或謂其事近於糯壁虛造。足以破壞物理自然之現象。然苟實行研究之。則所謂神通力者。決非一種新奇可驚之事。其中實含有精神感應一定不易之理。余雖受一切學者之反對攻擊。然仍極力研究。不少退沮。現已集得治神通力學者六人。若學者對於此神通力之研究。肯表同情而歡迎之。則必有許多之神通力者接踵而出。余甚希望世上之學者。勿固守舊習。少見多怪。而一變從前之態度。合力同心。以研究此不可思議之能力。使之日臻於發達也。

余所知之具有神通力者六人。內婦人實居其五。其中二人已死。其餘三人現尚生存。今述五婦人之事略。以紹介於讀者。願讀者讀吾書後。急研究對於此神通力之問題。應用何法以使之易於發達。此則吾所日夕禱盼者也。

御船千鶴子孃

御船千鶴子孃。爲日本神通力婦人之元祖。明治十九年生於熊本縣宇土郡松合村。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往熊本市。寓於義兄淸原猛雄氏家中。經淸原氏之指導。凝神專壹爲深呼吸之習練。凡十日而精神統一。其結果終至顯出透視力。

余初研究此婦人之能力。爲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其時余特嚴封名刺數枚。爲實驗物。送往熊本。請千鶴子孃透視之。十數日後。得其回復。細視之。其透視之確實。實可驚駭。茲記其二則於下。

取一名酒井忠道之名刺。其文字之表裏。用點線表示之。上貼錫箔以隱蔽之。更用白色之硬紙片二枚。前後挾持之。置於狀袋中。嚴封之。對於此物之透視。

其結果如下。

酒井忠道上下各有白紙一枚。中紙有上述之四字文字表裏貼有鳥司庫洛克紙。

又取一名大塚俊一之名刺。依前法於文字之表裏黏貼錫箔用白色硬紙片二枚。前後挾持之。置於狀袋中。嚴封之。對於此物之透視。其結果如次。

大塚俊一上下各有白紙一枚。表裏用鳥司庫洛克紙掩蔽文字之全體。

右答語中之「鳥司庫洛克紙」卽錫箔。千鶴子孃能通過封筒之紙與錫箔而透視名刺上之文字。

余由於右之成績。而欽佩千鶴子孃能力之偉大。同年四月余與京都大學之今村博士同往熊本直接與千鶴子孃面會而實驗其能力。其時之實驗。置名刺或他種之文字於如錫壺、鐵瓶、鐵罐等之容器中。使彼透視之。其結果極爲佳良。

同年八月。千鶴子孃隨清原猛雄氏至東京。時有學者十餘人爭欲實行試驗。千鶴子孃透視二次。一次成功。一次失敗。多數之學者。遂倡言千鶴子孃之透視方法。並非學術。以非難之。其所根據之理由。謂千鶴子孃不當學者之面前實驗之。而獨攜實驗物至室中透視之。實驗物之包封。任其若何嚴密。固不難拆封而偸視之也。余雖心知千鶴子孃斷不致拆封偸視。然學術以確實爲旨。此種之疑念亦不能謂其不正當。千鶴子孃遭此攻擊。知己之學術。不能使學者心中起十分之滿足。遂廢然而返。

余於此時確信千鶴子孃透視能力之眞實。深惜其透視時有如上述之非學術的之習慣。甚願其改正之。惟僅余一人。不能爲彼作眞正之證明人。而一念彼眞正之能力。因此實驗之成績不十分佳良。遂被世人斥爲僞物。余心終不能甘。欲爲之一鳴不平。因於同年十一月上旬。再往熊本。爲眞切之實驗。

此時千鶴子孃因家庭中之事。十分煩悶。最初彼居

於淸原氏家中時。除透視外別無他事。然其能力已漸爲世人所知。名譽日隆。奸猾之徒。欲藉彼以斂錢。費盡種種之手段。千鶴子孃終不受其引誘。奸猾之徒計無復之。乃用金錢運動一最有勢力之人。使千鶴子孃對彼不能言「否」之一字者以爲要挾。此有力之人爲誰。卽其父是也。其父受金錢之吸力。強自淸原氏家中將千鶴子孃取回。千鶴子孃遭此不幸。心神不寧。健康遂漸次衰弱。精力消失。透視亦漸漸困難。當余於十一月十六日午後十時抵熊本時。彼曾與淸原氏井芹氏出迎。初見余時。面上雖強露歡迎之色。然骨瘦如柴。面白如灰。舉動亦不活潑。其心中之不幸。顯然刻露於面上。一見卽知。余表面上雖亦用笑容對之。胸中實滿貯一掬同情之淚。乃漸漸設法證明彼能力之眞實。結局竟能完全達到余之目的。余能完全視見彼透視時之手法。無絲毫令人可疑之處。向日余所懷抱之目的。得由是而達到。心中甚爲愉快。

右之實驗已終。余乃於十九日乘午後三時之火車離熊本。千鶴子孃直送余至熊本之火車站。臨別時。余勸彼「來年四月再至東京。當多數學者之面前實驗之。以恢復前次之失敗」彼用活潑之聲音答余曰「來年四月。一定上京」言時彼瘦削之面上。不露絲毫之笑容。汽笛一聲。車輪動矣。由此一別。遂成永訣。迄今思之。余猶不禁淚溼衫袖也。

其後千鶴子孃之心神。仍爲家庭之惡運所擾亂。更受丸龜長尾夫人神通力之影響。而被人斥爲欺詐師。並登諸新聞紙上。千鶴子孃受此劇烈之激刺。神經興奮過度。於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竟飲毒而卒。傷哉。

（未完）

家事衣類整理法（續）

陸詠黃

精練及漂白編

第一章　精練及漂白之必要

用於衣類之纖維。除純纖維質外。尚附着脂肪質蠟質。及其他之不純物。故用以製作衣物時。必先將此等物質除去。而纖維原有之光澤。方可表現。除去之法。即以適當之鹼液。使附着之物鹼化。而溶解於水以去。此操作名曰精練。既經精練之纖維。若含有多少之色素。不爲純白色時。則必利用化學的變化。使此等色素酸化或還元。以消滅其色。此操作名曰漂白。精練及漂白之方法。有多種。今試擇適用於家事。而比較的簡單且有效者。分述之如次。

第二章　木棉

第一節　精練

（一）棉紗

（一）豫取棉紗以水浸之。

（二）取炭酸鈉。量當棉紗量百分之六。水量以能將棉紗浸滿爲度。

（三）將棉紗自水中取出。絞乾之。速浸於已溶炭酸鈉之液中。即（二）所製之液。不時以器攪拌之。

（四）將（三）之棉紗及液。以鍋煮之。約費沸一小時至二小時。此際不可使棉紗露於液面以上。防其與空氣接觸而酸化。致變成易脆化之物。

（五）煮後以水洗之。約數次。乾之即成。

（二）棉布

（一）取棉布豫以水浸置之。

（二）取炭酸鈉約當棉布量百分之七。溶於水。

（三）及（四）　同棉紗項下。

（五）質地厚者。及應其他目的時。浸置（二）之液

中約十二小時。

(六) 取出。以板揉之。或以足踏之。或以之擊於石上。

(七) 另以水數次洗之。乾之即成。

第二節　漂白

(甲) 第一法

(一) 取精練之棉紗及棉布。豫以水浸置之。

(二) 取百分之八（當棉紗或布全量百分之八以下準此）漂白粉加少量之水。以類於乳鉢之器。調為泥狀。

(三) 次加適量之水。而以布濾之。或放置少時。而以他器取其上層澄清之液。

(四) 更加適量之水。使全液當婆美表一度。

(五) 將棉紗或棉布自水中取出。絞乾之。速浸於(四)之液中。不使露出於液面以上。反復振動之。放置三十分至六十分時。厚地之生木棉。則浸置液中約十二小時。

(六) 取出絞乾。更浸於婆美表〇・五度之鹽酸中。約三十分時。

(七) 取出以水洗之。又浸於百分之〇・五之次硫酸鈉（$Na_2S_2O_3$）液中約十分時。

(八) 取出以水洗之。乾之即成。

(九) 前之操作所應用之化學變化。即先使漂白粉與鹽酸相作用。發生游離之鹽素。式如左。

$$Cl_2OCa + 2HCl = CaCl_2 + H_2O + Cl_2$$

此時游離之鹽素。復與水相作用。放出酸素。式如左。

$$H_2O + Cl_2 = 2HCl + O$$

此發生機之酸素。與色素相作用。使色素酸化。為無色化合物。最後浸於次硫酸鈉者。蓋恐殘留之鹽素。徐使纖維脆化。而由次之反應以除去之也。

$4Cl_2+Na_2S_2O_3+5H_2O=2NaCl+2H_2SO_4+6HCl$

(乙)　第二法

(一)至(四)　同第一法。但用三十度之溫湯。

(五)　加重炭酸鈉於漂白粉液中。速攪拌之。重炭酸鈉量約當漂白粉三分之二。

(六)　速以棉紗或棉布依次而入(五)之液中。放置十分時。

(七)　浸於婆美表〇・五度(約百分之一)之鹽酸液中十分時。

(八)　同第一法。

(九)　此操作所起之化學變化。除與第一法相同者外。即重炭酸鈉溶解於溫湯。放出無水炭酸是也。式如左。

$2NaHCO_3=Na_2CO_3+H_2O+CO_2$

此無水炭酸。作用於漂白粉。使放出鹽素。以收漂白之效。反應式如次。

$2Cl_2OCa+H_2O+CO_2=CaCO_3+2HClO+CaCl_2$

$2HClO+CaCl_2+CO_2=CaCO_3+H_2O+Cl_2$

$H_2O+Cl_2=2HCl+O$

第一法。爲完全漂白法。適用於生木棉。第二法稍不完全。用於已經漂白之木棉。而以少時間再漂白時。例如衣類洗濯後。更欲其爲純白色時。適用之。

第三章　絹絲

第一節　精練

(一)　絹絲

(一)　取絹絲一組。入麻袋中。浸置之於水。

(二)　取能浸透絹絲之水。(約當絹絲十五至二〇倍)加以百分三之炭酸鈉。與百分十五之馬賽兒肥皂。(Marseille soop)加熱使全溶解。

（三）將絹絲自水中取出。絞乾之。速置於（二）之液中。不使露出於液面以上。約一小時至二小時。靜煮沸之。

（四）取出後。以加有少量炭酸鈉之沸湯洗之。每洗一次。水之溫度亦低下數度。最後以常溫之水洗之。

（五）肥皂液及洗用水中。加以炭酸鈉者。由於次述之理由。

試以中性馬賽兒肥皂精練之絹絲。而以軟水十分洗乾後。則保存間。必次第脆化。其脆化之度。依水洗之回數。及保存之時間。共相增加。欲免其弊。（一）須以加有少量鹻類之水洗之。（二）加鹻類於馬賽兒肥皂精練之。（三）不以水洗之。但所述三條中之第三法。能使絲之品値低落。不適於用。故欲使之不脆化時。必以本法之（二）。卽加炭酸鈉於馬賽兒肥皂中之液處理之。次實行本法之（一）而加少量炭酸鈉於水中洗之。

又水洗之溫度。須次第降下者。因由熱湯取出。卽置於冷水中洗時。則纖維必立時收縮。而吸收於內部之精練液。不能排出。足以減其光澤也。

（二）絹布

（一）加百分二之炭酸鈉於溫湯。使溶解。

（二）以絹布入（一）之液中。十分洗之。

（三）製精練液同於絹絲項下。

（四）絹布由水中取出。絞乾後。入精練液中。靜煮沸之。其時間。視布之質地而異。薄者約三十分時。厚者約一小時至三小時。

（五）水洗乾燥。與絹絲相同。

第二節　漂白

絹絲及絹布。既經精練後。呈十分白色光澤。可勿庸再漂白矣。然如柞蠶絲。含有色素不爲純白色時。則依次述之法。漂白之。

(一)以精練之絹絲及絹布豫以水浸置之。

(二)作次之漂白液。

硫酸鎂。　四五瓦

過酸化鈉。　一五瓦

水。　一五〇〇瓱

先以硫酸鎂置少量之水中。加熱溶解之。之後加殘餘之冷水。次漸漸加入過酸化鈉。攪拌之。

(三)以被漂白物。自水中取出。絞乾之。速入(二)之液中。次第加熱。約一小時頃。使達於五十度之溫度。

(四)浸於婆美表〇・五度之鹽酸中。

(五)更以水十分洗之。

(六)以上之操作所起之化學變化。卽硫酸鎂與過酸化鈉相反應而生過酸化鎂。式如次。

$$MgSO_4 + Na_2O_2 = Na_2SO_4 + MgO_2$$

過酸化鎂。分解生酸化鎂及酸素。反應式如次。

$$MgO_2 = MgO + O$$

此發生機之酸素使色素酸化而爲無色物。次以鹽酸處理者。乃使附着於纖維之酸化鎂白色沈澱物變爲鹽化鎂。溶解以去。同時使由過酸化鈉與酸化鎂所生之亞爾加里性液中和。

$$MgO + 2HCl = MgCl_2 + H_2O$$

(七)最後浸於極薄醋酸液(約百分之〇・二)中。卽取出絞乾。此時絹絲卽發絹之特有之摩擦音。使光澤增加。此操作名曰亞美法(Souring)

第四章　羊毛

第一節　精練

羊毛之纖維。當未紡績時。常附着如約克及斯伊恩篤等之不純物。須以精練法取去之。又製成之綫及布常附着少量之油及糊質。亦必經精練法除去。方適於製衣染色等之用。

（一）毛線

（一）取毛線豫以水浸置之。

（二）以適量之水。加以百分二之馬賽兒肥皂。再百分二之阿摩尼亞水。造精練液。但油分少之毛線。可省去肥皂。

（三）以毛線由水中取出。絞乾之。浸於（二）之液中。約加熱至四十五度。放置三十至六十分時。

（四）絞乾。取出。洗以含有百分〇·二之阿摩尼亞之微溫湯。（約四十度）

（五）次用溫度稍低之湯洗之。最後以冷水洗之。

上之操作。所應用之化學變化。祇以水酸化伊翁。使脂油鹼化溶解以去耳。

（二）毛布

作法與毛線相同。但厚地之毛織物。精練液之阿摩尼亞水。需當精練物全量百分之三。

第二節　漂白

（一）取已精練之毛線及布。預以水浸置之。

（二）以適量之水。溶解酸性亞硫酸鈉。而造婆美表十度之溶液。

（三）以被漂白物。絞乾。浸（二）之液中。放置一小時至十小時。

（四）浸百分三之鹽酸液中。約三十分時。

上之操作。所起之化學變化。卽酸性亞硫酸鈉。與鹽酸相作用。而生無水亞硫酸。式如次。

$$NaHSO_3 + HCl = NaCl + H_2O + SO_2$$

此無水亞硫酸。直接與色素化合。且與水作用。而放出水素。此水素能使色素還元。變爲無色化合物。式如次。

$$2H_2O + SO_2 = H_2SO_4 + H_2$$

（五）最後以水洗之。乾之。卽成。

以上所述漂白法外。尚有種種。但較此種簡易。容於後之洗濯編中述之。

（本編完）

西神客話

近日盛行三絃。王玉峯瞽且以此得重名。按淸初嘉定人陸曬字君暘。最工此技。世祖召入。彈龍虎風雲之曲。稱旨。侯門貴邸。邀請無虛日。或欲隸之太常。勿屑也。年七十。尙能作過雲逸響。宋琬贈詩云。曾陪鐵笛宴寧王。吹落梅花滿御牀。幾度淒涼春草碧。不堪重過鬬雞坊。則三絃之所由來者遠矣。

崇明鎭設於宋初。見李燾長編。南渡後。鎭之姚劉沙未設官時。劉家一老婦。饒才智。能斷人曲直。凡爭訟者造焉。時有打到劉孃孃家要去之謠。大府聞之。給以赤棒。使治沙民。相傳劉爲徽欽宮人避兵來此。惜其名不傳。

富民沈萬三。人皆知之。尙有安亭人沈萬二者。名眞一。富甲一郡。洪武初有人自京歸。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二歎曰。兆已萌於此矣。卽以家貲付幹僕掌之。買巨舟載妻子。汎遊湖湘。不二年。江南豪右諸大族以次籍沒。獨二獲令終。觀此則先幾燭變。萬三遜萬二遠甚。

明景泰末。嘉定有唐烱者。年六歲。聰穎。卽能屬對。邑令聞之。召見。値新秋衣葛。指示之曰。風透葛衣肌骨冷。卽應聲曰。月侵紗帳夢魂淸。令大驚。以爲神童。一日引見其夫人。時烱母歸寧。思慕啼不自禁。戲之曰。子望母歸心切切。烱對曰。婦隨夫唱意融融。一日令會客鐘樓。呼烱曰。客散月當樓。對曰。僧歸雲鎖塔。見役夫負土者。曰。擔泥塡地面。對曰。煉石補天心。令時有所奠。指所陳祭品曰。糖作鴛鴦飛不去。對曰。紙燒蝴蝶舞將來。工敏諸如此類。煉石句尤奇。然止於諸生。習賈以終。

家政門

家教改良談

江陰　莊慶祥

第一回　總說

世上做父母的。沒有那個不要兒女學好。這種意思。大家差不多的。但是父母要兒女學好。做兒女的。偏偏不會學好。這是什麼講究呢。是不是兒女的良心生得不好。不能穀自然而然體貼父母的意思。所以不會學好呢。

買屋看他牆。若問兒女看爺娘。爺娘生得好。兒女只是好。這幾句古話。不單單從面貌上說起來的呢。兒女一切好與不好的事情。都要從這幾句古話裏面做出來的。兒女不會學好。就說是兒女的良心天生不好。這就不免冤枉著兒女了。

兒女有什麼不好。被人家笑罵起來。常聽得人說。這種兒女。難道沒有爺娘管束的麼。難道他的爺娘已經死掉了麼。其實不好的事情。是兒女做的。並不是爺娘做的。爲個什麼講究。笑罵他的兒女。就要帶到他的爺娘呢。做爺娘的。並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情。得罪於人。爲什麼講究。兒女被人笑罵。連爺娘要帶在裏面呢。

好好好。這是那一個的兒子。這是那一個的小姐。不但面貌生得好。而且品行好。學問好。式式好。樣樣好。做的事情沒有一件不好。講的話語。沒有一句不好。將來一定是個了不得的好脚色啊。這不是他父母的福氣。也不是前世修得來的。實在是管束得好啊。

●人家講兒女的好話。做父母的個個歡喜。人家講兒女的壞話。父母心裏便覺難過。這又是大家差不多的。但是一樣的兒女。有的講他好。有的講他壞。講好講壞。都要連帶他的父母。這裏面的講究。就要大家想想。

見好樣學好樣。見了逃流坯。學個討飯相。要想兒女學好。應該那個給他看個好樣呢。兒女上了學堂。自然看先生的好樣。沒有上學堂的時候。應該看那個的好樣子呢。而且就是進了學堂。也有放學在家的時候。這個時候應該看那個的好樣子呢。

養兒要像爺。養女要像娘。這兩句話。也是古人傳下來的。做爺娘的。應該自己想想。我爲爺的。有什麼幾件好處。可以叫兒子像我的。爲娘有幾件好處。可以叫女兒像我的。若是沒有什麼好處。爲著兒女。也應該想個叫他學好的方法。這纔算對得起兒女。不枉爲他的爺娘。

諸位聽者。照高頭許多說話看來。做父母的。還能殼不講究家庭教育麼。這家庭教育。並不是個新法。也不是外國來的洋法。諸位不要疑心。不要奇怪。老實的說法。就是我們中國古人所說的家訓家教。所以要改作家庭教育。實在爲對著學校教育說起來的。父母要想兒女學好。若是單單靠著學校教育。沒有家庭教育。做兒女的萬萬好不起來。斷斷好不成功的。所以特爲對著學校教育。講究這家庭教育。

有幾位說道。學校教育。有教習。有教科書。有教授法。一件是一件。一門是一門。可以依他做下去的。若是做父母的。要講究這家庭教育。請教從那裏做起呢。

這一問確也不差。仔細想想。講究這家庭教育。除掉了古人傳下來的什麽家訓。家書。治家格言。確沒有別的法兒。要像學校教育一樣。有教習。有教科書。有教授法。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就是做得到。也斷斷行不通的。這便如何是好呢。

從古到如今。前人去了後人與。花樣要翻新。這幾句話。確也是一定的道理。就是古人的家訓家書等等。說得極好。合著如今的時勢。總不免有些不對的地方。而且都是文言。一時講不明白。諸位聽的也不免有些不懂。仔細想想。還是合著如今的時勢。做些白話。分作兩大回。與諸位約略講講。一回是兒女未及學齡的家庭教育。一回是兒女已及學齡的家庭教育。這兩大回的說法。也有暗合古人的。也有專講如今的。都是清清爽爽的白話。大家一聽就懂得的。

第二回　兒女未及學齡的家庭教育

什麽叫未及學齡呢。齡就是年紀。學齡就是應該上學堂的年紀。兒女未及學齡。就是說兒女還沒有到應該上學堂的年紀。做父母的在這個時候。講究家庭教育。就叫作兒女未及學齡的家庭教育。

喫飯沒飢飽。睡覺沒顛倒。兒女沒有受過教育。大約是差不多的。做父母的若是聽憑兒女要喫的就儘他多喫。不要喫的就由他不喫。到睡覺的時候聽憑兒女顛顛倒倒。沒有一點規規矩矩的樣子。到了長大的時候。就變成一種惡習慣了。

半飢半飽桃花色。疊飢雙飽面皮黃。這兩句古話。就是說人不可不喫。切不可多喫。兒女沒有知識的時候。喜歡多喫。就是一種大大的毛病。做父的非但不禁止多喫。而且望他多喫。要他多喫。好像不能多喫就不能彀長大。且不能彀活命。那曉得兒女多喫的東西。必定是兒女喜歡的東西。兒女喜歡的東西。不是香的。就是甜的。這香甜的氣味。狠容易生蟲成病。常喫香甜的東西。就常常不喜歡喫粥飯。不喜歡喫

粥飯。就是生蟲有病的憑據。這不是父母弄他到這種地步的麼。若是做父母的不問那樣東西。當該喫的時候。纔給他喫。可以喫的東西。纔許他喫。總之不准多喫。兒女的毛病。就可以免掉不少了。但是父母喫東西。也要謹慎。若是專門壓制兒女。也是不應該的。况且兒女見了父母的樣子。斷然不能彀安安穩穩。就從此不做聲的。

小妹妹。小弟弟。阿娘歡喜他。阿爺喜歡你。不要哭。不要啼。明朝買隻馬騎騎。這許多話。大約父母對待小兒女。到處差不多的。粗心看看。好像沒有什麼壞處。其實歡喜他。喜歡你。就是引起兒女爭奪妒忌的心思。買隻馬騎騎。就是教導兒女欺騙人家的法兒。若單單說不要哭。不要啼。阿爺阿娘都歡喜。就合著家庭教育的法兒了。何以見得呢。小兒女的心理。聽得有人不喜歡他。一定是不高興的。心上一有不高興的意思。和那高興的人。定要發生一種爭奪妒忌的觀念。這不是父母引起來的麼。牛馬等類。是小孩子最喜歡的東西。買隻馬騎騎。斷然沒有這件實事。今朝兒女不啼哭。固是不買。明天要他不啼哭。仍舊不買。這不是明明白白教他欺騙人家法兒麼。

莫亂走。莫亂跑。外面老虎叫。還有大野貓。父母禁止兒女往外亂跑亂走。大概是這種說法的。其實兒女膽怯的毛病。就從這上來的。若說你們往外面亂跑亂走。父母狠不放心。因爲你們年紀輕的講究。若是你們年紀長大。原望你們出去建功立業。並沒有什麼害怕。一面再弄些可以開發智識的事情。在家裏和他隨便講講。或弄些開發智識的東西。給他要要。到了早晚沒事的時候。領著他們出去遊玩遊玩。自然做兒女的。就不至於亂跑亂走了。

雷聲轟轟隆隆。要來打人了。電光閃閃爍爍。來照我們的心了。我的兒呀。你若不孝爺娘。蹧蹋五穀。就要被雷來打的。怕啊怕啊。眞正好怕啊。做兒女的。在這

個時候。常常被父母嚇得目頓口呆。難道這許多話。也算得家庭教育的麼。難道真正有雷公電母能彀打人照心的麼。空中的電氣。兩下碰到。能彀發出聲音。也能彀發出光彩。這個電氣。我們處處可以用他得到的。而且我們做得出來的。卽如打電報。點電燈。就是人做的電。人的身體。也是有電氣在內的。人身上的電氣。和空中的電氣。兩下碰著。不論好人歹人。都是要死的。所以有雷電的時候。應該弗拿鐵器。弗著溼衣。弗立在牆邊下。要曉得這些避電的法兒。那俗說被天雷打死的人。實在是碰著空中的電氣。所以死的。並沒有什麼雷公電母。何必要把兒女嚇得這樣目頓口呆呢。若是要教兒女孝順爺娘。愛惜五穀。儘可以老實講給他聽。但能彀說得入情入理。先把爺娘的苦况。五穀的用途。講個明明白白。做兒女的也自然就曉得孝順。曉得愛惜了。

右手揩眼淚。左手揩鼻涕。客人走進大門來。好像上了小豬船。一陣一陣尿屎氣。有小孩子的人家。大半是這等樣子。做父母的。應該到處留心。教他學個乾乾淨淨的法兒。要揩鼻涕眼淚。就給他個手巾。而且天天替他換個乾淨。撒尿撒屎。和他講個一定的地方。不准到處亂撒。做兒女的受慣了這種教育。將來和他講個清潔衞生的道理。就覺得容易明白了。

見一樣。學一樣。到了作場上。你來做個泥水匠。我來做木匠。人家做道場。不是學道士。就是學和尚。看戲看到諸葛亮。學他做宰相。碰到叫化子。聽見下流腔也要學他唱兩聲。這是小孩子的常事。做父母的在這等地方。應該用些心思。那一樣好的。那一樣壞的。那幾種好給他聽見的。那幾種不好給他聽見的。那許多地方好同他去的。那許多地方不好同他去的。那樣是要學他的。那樣是不要去學他的。都應該和兒女講個明白。這是兒女沒有上學的時候。狠要緊的家庭教育啊。

也不欺他也不幫一個不好兩個當小孩子在家中。和他兄弟姊妹不免有些吵鬧的事情告訴父母。做父母的常常怪著大的幫著小的。這也是養驕兒女、的地方。斷斷使不得的小孩子兩下吵鬧。每每兩下都是不好。父母聽著一面的話。或者有些偏護的意思。單講一邊的差處。不講兩邊的差處。只知道怪著一邊。不曉得怪著兩邊。這就是明明白白把不公平的樣子。教導兒女。兒女學了這等壞樣。到後來同人做事。就有許多的壞事做出來了。

蟲蟲鬬。鳥鳥飛。越看越有趣。各自各道理。一邊多來一邊少。兩個小螞蟻。咬死一個大螞蟻。小鳥聽見老鳥叫。就去找東西。燕子要做窠。大家去啣泥。父母在這等時候。帶便同兒女說道。看那螞蟻。應該曉得同心合力的道理。看那小鳥。應該曉得做兒女的道理。看那燕子。應該曉得做人家的道理。這不是現現成成的家庭教育麼。這種家庭教育。雖然沒有教科書教授法。做父母的。當眞照這樣做去。兒女得到的好處。眞不少啊。

人家打一下。不要恨他。要謝他。人家講幾句。實在有好處。這幾句話。在家庭教育上。狠用他得著的。兒女有不好的地方。被人打了幾下。或被人駡了幾句。做父母的。常常幫著兒女。和人家吵鬧起來。這不是喜歡兒女。實在是害兒女的。兒女當眞沒有什麼壞處人家那得憑空的打他駡他。人家因爲兒女不好。不來告訴父母。出手就打。出口就駡。固然是人家的不好。若是父母單說人家的不好。不說自己兒女的不好。兒女就越養越驕。必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若是兒女被人打駡。專怪兒女。專說他是自作自受。把人家的壞處。放在心中記好。常常和兒女講講。不去同人吵鬧。不但可以少許多氣惱。而且兒女的壞處就從這上越變越少了。

要到東。就向東。要到西。就向西。兒女要上天。就是沒

有梯•這幾句古話。是說做父母的。只曉得依著兒女。要什麼。就給他什麼。不問是與不是。咳。這就叫不講家庭教育。兒女年紀輕。本來不懂什麼是與不是。停停要這樣。歇歇要那樣。本來是不知不覺。隨意講講的。父母因為喜歡兒女。一概聽他不知不覺的說話。糊糊塗塗的依他做去。這不是明明的害他麼。果真把是與不是的道理。講給他聽。就是兒女性子不好。斷然沒有化不過來的。

換雙新鞋子。穿件新衣裳。今天同你去念佛。明天帶你去燒香。這是教導兒女走到迷信上去了。只有壞處。沒有什麼好處的。要曉得燒香念佛。全是迷信的風俗。人生在世。總要做著實的事情。這燒香念佛。是虛浮的。不是著實的。徒然化了錢財。誤了時光。就是做父母的被地方風俗拖累。不得不去。何必還要帶累兒女呢。

東家哥哥會讀書。字字讀得清。一句一句又分明。西家姊姊會唱歌。唱得真好聽。小弟弟小妹妹。東家聽書聲。西家聽歌聲。將來進了學堂去。又是兩個好學生。做父母的。見了兒女這種光景。應該常常領他到學堂裏去參觀參觀。漸漸引起兒女好學的觀念。若是礙著不好的地方。就應該說這等地方。來了就要學壞的。你們不好來的。這許多說法。也是很正當的家庭教育。

(未完)

育幼譚

劉鳳生譯意

此篇為Dr. Mary Scharlieb女士所著。女士曾任倫敦婦女醫院講師。著有醫書甚富。是篇論教育

幼童之道。具有卓識。亟譯之以餉我中華女界同胞焉。丙辰秋七月譯者識。

近十五年或二十年來。吾人對於幼童之教育。頗有蒸蒸日上之勢。當維多利亞女王主政時。父母對於子女。其惟一要義。不外孝順二字。自此以後。風俗爲之一變。前五十年之行動束縛者。一變而爲放蕩不羈。窮其弊更甚於前。勢必流毒國家。戕賊民族。昔之專心職務者。今則專事逸樂。（譯者按女士英人、何其所言與近今滬地風俗暗相脗合）於是爲子女者。咸不能約束一身。而蔑日家訓之舊制。蕩然無復存焉者矣。

吾人今日自不能恢復維多利亞政策。即使行之。亦不適於時。顧吾人有撫育子女之責者。亦必求一善策。寧願其福音十誡中之『汝須爲』"Thou shalt" 不願其福音十誡中之『汝不須爲』"Thou shalt not"也。吾人必使子女具有高尚目的。貫當觀念。自幼穉時代。即提起其道德之性。此法果行。則父與母必交受其益。較之維多利亞之壓力手段。與夫現今之廢弛政策。固迥不侔矣。欲子女富有高尚思想。非吾身先作標準不可。使爲父母或尊長身不能正。而望其子女誠實焉。武俠焉。匪特不能實行。即揆之於理。亦有未合。故曰父母兒童之表率也。

大凡兒童心理。至爲靈活。而撫育兒童之人。其心理恆反是。小兒性本天眞。故喜誠實。惡虛僞。而心尤公平無私。此爲吾人所共知。姑不必論。兒童有如動物。又似未開化之民。良知全未泯沒。既長而其性質乃大變矣。

兒童之心。誠實而慈惠。然一變之後。未有能復返者。故吾人訓練之道。當因其所有、而保而勿失。惜乎今之爲父母者。昧昧不察。甚且有身犯之者。奈之何哉。兒童恆不畏死。而志願尤奢。有時尤祕怪莫可思議。覺世界浩大。奇形怪狀。在在皆足以供其考察而研究

者。使以吾人心理揣測兒童。直大謬矣。

曩時有言曰。上帝創造新人物。嬰兒也。貓也。鳥也。窺小柔弱不足以自存。於是孕之於母之腹。溫暖適宜。地位安固。待至其時而自有獨立生存之力。兒童稍長。必使之從事職業。克己耐勞。而後可以自存。無復危險者矣。今試以百合花譬之。花粉自雄蕊落於花心。再由極細之管下入子房。而後可以結實。是以子房不得花粉之助。則萎敗而死。亦由兒童不得父母之教。則將成為廢材也。

至若體育一道。則尤關重要。不可不加意講求。嘗見三五兒童。於體育上毫不注意。飲食無節制。亦無一定時刻。養成一種放肆不羈怠惰性成之男女。名為人。實與禽獸等耳。此體育未訓練之過也。

體育講求矣。吾人之責任。猶未卸也。男子弱冠。女子及笄。正發育時期也。亦猶熱帶果木之發芽時期也。數年以後。此無知小兒將成為青年男女。此時體育發達。於生理上有絕大之關係。蓋天地間動物。天既畀以生命。發達又如此迅速。則氣血方剛。未能堅定。有斷然者。然此亦為成人後之特性。要不足怪。是以彼等恆與物情相反。好惡不定。不有以阨制之。則每物必有始無終。至其情愛。尤變換不定。往往因此而玷辱名譽者。此時青年人既不自知其所以然。父母亦或不覺之。甚者作事暴躁。性情乖謬。交友尤不慎。女子較男子尤甚。然則為父母者。託孤者。或師友等。鳥可不隨時教導之哉。吾嘗見無數青年婦女。往往於交友上受莫大痛苦。至有因此而促其天年者。可不懼哉。就恆情而言。青年男女兩方具有真愛情。正式結婚。自無後悔惋惜乎。其不知此也。

夫父母未有不利其子女之壯健。百病消除。特於健全學漠不加意。故終無成效。健全學者。腦系與筋力。第一重要。腦系與筋力果何以致強。則運動角技等事為惟一要務。棍球、足球、網球、五人球、木槌球、雙網

球、曲棍球。皆爲兒童練習身體之要物。且適於用。此種游戲品。匪特可以強壯筋骨。亦且因此而生合羣性質。所惜者貧困子弟。無此光陰。無此財力。以講求此道。然政府亦必設立公學。專事造就一班青年貧苦之人。則有益於國家。豈淺鮮哉。

尚有他種運動。其收效更巨。類如賽跑跳高及跳舞等事。然教法之最完善者。吾人應推瑞典爲第一。瑞典運動之所以得法者。蓋以由淺入深。自卑及高。循序而進之故耳。瑞士運動場。地址寬廣。空氣又足。故每晨至夕。各級人民。咸輪流運動於該地。清晨則有官員於未辦公之前。往該處運動。九句鐘後。則有兒童及青年男女。入夜則有工人具有體育思想者。不憚煩勞。來此運動。操場又浚有浴池。專備兒童之用。當未入浴池之先。須脫去短袴。著外衣一襲。（此種衣服、專爲兒童而設、）　此蓋爲政府定章。用意實至善也。

英國國頗富饒。處此競爭時代。尤宜倣效斯干第那維亞政策。多設運動場及浴池。以備青年之用。（譯者按我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英奚止數倍、尤宜及早施行、俾國與民交受其益、）　蓋運動與沐浴。於身體上受絕大之利益。而道德一途。尤有關係。雖一時國家經費較廣。而成效必大。造就一班身體健全，之偉男子。不亦美歟。

竊以國之游戲。於道德上負莫大之責任。是故活動影戲。最足動起人之觀念。此種游戲。亦最合於青年人心理。所可惜者。國家對於劇場及音樂室等處。不能提倡之。使具有高尚戲劇。以警化人心耳。

現今劇場。日進於文明。已可爲社會教育之一助。雖有時不免爲淫戲或滑稽戲曲所敗壞。然究之不數數覯也。至於活動影戲。果有喻勸善懲奸之意。未始非青年德育上之一助也。

若夫文學書善矣。必須用筆典雅。足以喚起閱者之

精神。擇古今名人所著而重刊之。價廉物美。至於通行之書。尤宜宗旨高尙。趣味濃郁。俾閱者俱嘖嘖稱賞。若夫無價値之稗史。以不採用爲佳。果有娓娓動人。足爲教育界之一助者。自不妨留用之焉。

末五十年來。國家大受損害者。卽人人咸侮視宗教。於是青年子弟。藐小聖經。爲不足法道德品行。爲世界立國之本。轉視若可有可無之具。宗教淪亡。人心喪溺。良可悲也。

夫心目中無上帝君長。最足以頹敗國性。年來雖戰事發生。國民皆具有愛國思想。識者謂人心未死。而吾竊憂夫國處於禍患中也。（譯者按女士若生於中國。其痛哭流涕。當復如何）昔人有言曰。國民能具有熱心。合羣協力。扞衛國家。則禍患不慮矣。誠哉斯言。吾人雖銘之座右可也。

嗚呼。往者無論矣。今者尙在可疑之列。至於來日。則完全負諸吾人之身。故吾人對於兒童。果能教訓有方。俾得成爲大器。或於國家不無稍補焉。　（完）

改良家庭問題之研究

魏壽鏞 冰心

改良家族制度。吳貫因氏論之詳矣。（文載大中華第一卷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期）余之主張。亦與吳氏表同情。提倡改良大家族組織小家庭。試再取吳氏之說。參以鄙意。簡單申明之。以告有志改良家庭者。

（一）提倡一夫一妻制

中國家庭有一最大弊病也。同居問題是矣。數世同居。傳爲美談。積習相沿。由來已舊。殊不知卽此問題。

弊害叢生。既屈服於家長權威之下。仰其鼻息。復抑制其自由之理想。不得發展。而妯娌勃谿。兄弟鬩牆。姑媳反目。婢僕衝突。家庭從此多事矣。余之主張。打破同居之大家族組織。分治之小家庭。小家庭者。一夫一妻制之精神也。蓋子女既達成年而成家室。父母對於養育子女之責任已畢。儘可任其自己組織家庭。不必干涉。不必扶助。所以使子女發展其自治之實力也。或謂父母養育子女。殫盡心力。及年既長。乃舍之而去。不負養親之義務。人亦何貴乎生子。此說誠然。余謂小家庭之組織。固以一夫一妻。及幼子爲中心。而子之對於親。當負養生送死之義務。保持吾國固有之舊道德。若遇不可分居之時。則子之與親。亦有同居之義務焉。惟叔姪兄弟之間。則必須分居。若其年幼而不能自立生活者。則待其成年而能自立。亦必使之營獨立之生活也。此爲改良家庭之第一說。

(二)自營獨立之生活

子女成年而成室家。爲人生之一段落。曩者倚賴父母而生活。今後一變而欲養護妻孥。父母不負責任矣。此則與經濟問題有絕大關係也。與此問題有連帶關係者。婚姻問題是矣。余謂男子之婚期。當在二十二歲。有一定職業。能自力謀生之後。仰事俯畜有貲。則能自食其力。養妻之費。可由爲子者負責。於是而主婚問題。可操於己。無勞父母之越俎代謀。夫婦之間。和樂融融。自成佳耦。既婚之後。自由生活。子婦固有事奉父母之義務。翁姑決無干涉子婦之權利。蓋琴瑟和鳴。不特夫婦二人之愉快。卽社會亦間接受其惠矣。此爲改良家庭之第二說。

(三)理想中之家庭

吾國現在家庭之建築設備。不適用。不衞生。六字足以括之矣。改良社會。必自改良家庭始。改良家庭。必自清潔問題始。此則本誌第六號彬夏女士論之詳

矣。余不贊述。余將述余理想中之家庭建築設備也。

運動游散場一　餐室一　廚房一

會客室一　寢室二

休息閱書室一　置雜物室一

吾國舊式房屋。有廳也。室也。齋也。廂也。房也。規模宏大。然不適用之處甚多。而光線之不足。地基之湫隘。空氣日光之不暢達。此其大較也。余之理想中之建築。不必盡倣西式。要須適於實用。而於衛生清潔問題。尤須三致意焉。牆門之內為運動游散場一。四周植常綠樹。中更區為若干幾何形。植四時之花草。場之兩旁為廊。廊以內一方為會客室休息閱書室餐室。一方為寢室置雜物室廚房。或為一字形三間樓房。四間平屋。亦無不可。室中佈置。須簡單適用清潔雅觀。如是設備。一夫一妻一婢一僕可以居矣。而建築之費。其在內地。不過二千元足矣。能如是非家庭之好模範乎。

妊娠中之精神感應

譯日本女子世界　西神

一

「小學」書中引列女傳之言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使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所生之子。形容端正。而才過人矣。」「小學」一書。乃宋儒朱熹所著。為家庭教育之本。雖今日之文明程度。與昔日不同。然其言語。仍甚適用。初說妊娠中之心得。而以之為家庭教育上之根底。自今日之醫學上觀之。父母身心之傾向。必傳於子孫。妊娠中兩親身體之模樣與精神之狀態。必感通於

子女。母親尤甚。世有同一父母所生。而性質非常懸殊者。固由於後天之作用。而妊娠中兩親身心之傾向。亦爲其一原因。

二

列女傳之作。爲中國文明極盛時代之敎育。而以胎敎爲其根本。然則當懷妊時。行住坐臥。均當注意正行儀。不變寢法。不變坐法。不變立法。凡烹調不良之物。概不可食。坐時不侵及他人。目不視猥褻、亂暴、慘酷、及其他不良之物。耳不聽卑劣猥褻之音。夜則使曉音律者奏詩歌音樂。爲正直之談話。如此則所生之子。必容貌端正。才德兼備。

三

近人喜言心理上之感應作用。及生理上之遺傳作用。余少年時妊娠長男之時。有下記之事實。有斥爲迷信或偶合者。而余則不覺其迷信或偶合。惟自催眠術神通力精神感應上視之。仍由於自己之信念感應之耳。

四

妊娠中如見火。不善注意之。則所生之子必有痣。余母頗信之。當余尙未生子之時。曾屢對余言之。不幸而於妊娠中見火。當立時洗手。若不洗手。則手所觸及之處。必生痣。其後余妊娠時。頗有戒心。心中不願見火。一日忽見火。余不覺大驚。此時倘不守母誡。必生有痣之子。繼思見火時。可洗手以解之。遂取水洗手。惟洗時因恐一時疏忽。用手撫面。則所生之子面上必有痣。乃置一手於膝上而洗之。

五

其後長男生。偶思及前事。乃細視兒足有無痣。及視至膝上前爲手指押及之處。果有一牡丹形之痣。不覺大驚。

六

精神之感通作用。實屬不可思議。目前之事。若此者

甚多。如以赤誠待人。或指導之。或輔助之。則人心中必感激。若僅口頭親熱。斷不能感動他人。惟以誠信行之。則人自不期而生其感動。況對於繫於臍帶之胎兒。事事物物無不感應者。可不以誠信感化之乎。妊娠中不端莊之寢法。不端莊之坐法。不端莊之立法。非特形式不雅。且於身體上亦有不宜。非特人道上無趣味。且自衛生上言之。姿勢惡劣。則妨礙呼吸。阻礙消化。並能停滯血液之循環。彼缺口及有殘疾之人。雖多由於雙親有梅毒及其他之疾病。或由於血族結婚而然。然亦由於妊娠中其母作有多少不合理之事而起。故一動一靜。其事雖甚平常。而感應之速。如響之隨音。不可不注意也。

七

凡食氣色惡劣之物。無論自口味上或形式上言之。皆不相宜。蓋能直接影響於胎兒也。又殺雞宰鴨之聲。人聞之誰不覺其慘酷。妊婦聞猥褻慘酷之音。最易受感。故務須聽清正之音樂。聞聖賢之逸話。則精神自然平靜高尙。而於身體上亦甚適宜。列女傳所以使瞽誦詩者。蓋瞽者目不見物。心自專一。其所奏之音樂。自然純粹諸美也。

此外則妊婦之求精神上之平靜。當與其求身體上之攝生同。普通社會之習慣。於妊婦身體之調攝。咸視爲重要。而精神感應則多忽焉。視之是不可不熟讀列女傳以藥其弊也。

西神客話

小紅、姜白石侍兒名。湯玉茗侍兒亦名小紅。烏程張秋水冬青館甲集。過臨川懷玉茗詩。惟有牡丹亭院本。脅前重聽小紅歌。自注。小紅、玉茗侍兒。渡名桃葉。吾宗大令。獨擅風流。乃謝在杭侍兒亦名之。榕城詩話。謝在杭小影一幀。余得見於龍峯坊薛七玉家。豐頤隆準。粹容充悅。姬人桃葉。執其所執之卷而舒之。流觀眄睞。翩若燕翔。童子煮茶。石鼎沸聲。與松籟互答。蓋皆曾鯨所寫也。考公居東集。有雪夜寄侍兒詩。又有壬寅元日寄桃葉侍兒詩。又有客中夢桃葉侍兒詩。戀江集中。又有六憶詩寄桃葉侍兒。又代答詩。則公之繾綣於桃葉者深矣。同時徐惟和有侍兒名紫玉。見幔亭集。

閩南詩人黃莘田侍兒名金櫻。亦見榕城詩話。近見先生香草詩話一册。係手寫未刻本。雋雅有味。擬購之而未果。今不知歸誰氏矣。

宋時有一商人姓段者。畜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主人惜之。加意籠豢。一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得釋。到家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否。鸚哥答曰。主在禁數月不堪。不異鸚哥籠閉歲久。商大感泣。遂語之曰。吾當親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擕至秦隴。揭籠泣放。祝之曰。汝却還舊巢。好自隨意。鸚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後常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若見時。爲道。鸚哥甚憶二郎。見玉壺清話。今人受人卵翼。纔一奮飛便思下石。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之一歎。



我之女子教育觀

吳江同里麗則女師範教員 嚴琳

我國教育幼稚極矣士大夫奔走呼號脣焦舌敝而苦口以道之者亦既日有所聞矣然而道德之墮落如故也國家之衰弱如故也社會之腐敗如故也家庭之蒙昧如故也杯水以救車薪竟無裨於大局者此其故可深長思矣嗚呼豈泰東西文明之知識不能灌輸於亞東大陸之民哉夫亦必有受病之所在焉蓋我國本一無教育之國也其佼佼焉自命爲識字之人不過少數之士子耳其他農工商賈下逮販夫走卒應以不知讀書爲何事縠然自負以號於人矣而無才是德之謬說更流播於社會而莫知所拔是何異一齊人傅而衆楚人咻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矣吾於此敢下一斷語曰我國教育之不振家庭之無教育而已蓋以天眞爛熳活潑潑地之兒童而僅以少數之時間託之於學校之中其餘家庭社會無一不足以斲喪其元氣一暴十寒吾未見其能有濟也故學校之中教授也管理也訓練也非不改革而遞進之矣而反觀兒童之身心未見有若何之變化者環象使然不能盡責之於學校也然亡羊補

乎固未爲晚及今不圖此後或更有不忍卒言者試思家庭之改革果誰負其責乎後日爲家庭之主宰者誰實司其重任乎蓋今日之女學生也女學生旣負有巨大之責任則今日之掌教育權者宜如何奮勉力行以造此應用之才而不負國家之所託乎若數十年後而道德國家社會家庭猶有今日之現象者吾固不能爲今日之女學教員曲解之也何也以曾受教育之人而學家庭教育之職以輔學校教育之不足而謂教育之無效果者誰其信之哉雖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木長流遠非固本濬源無以收其效固守舊章不知社會情勢者不足以語此也入手之法其亦從事於科目之酌盈劑虛增益而删損之歟我更爲當今之任女子教育者一陳述之

一宜注意於縫紉烹飪也　蓋吾人之辦女學者其第一當知其目的之所在曰使之能自營生活而已然衣食溫飽諸瑣屑之事而亦不能躬自操作可謂能自營生活者乎况針線烹調之職女子優爲之而身受教育者反漠視不顧致飲食蔽體之物事事仰給他人其能邀社會之信仰乎衣食爲日常需要之事一任無知者之作爲其能適應於吾人之身心乎故學校之對於是課宜特殊注意幷於課餘時時令之實習俾於休假中亦可助家人之躬作較之徒務美觀理論而不求實用之製作不又有天壤之隔乎

一宜注意於家政也　夫貧富羸絀各有不同而量入爲出乃理財者之定準使萬金之家而任意揮霍則日削月割必有不繼勿謂偌大之銅山不可以一手罄之也故身任教育者自當以勤勞爲其先導而開源節流諸大端又宜令學生熟思而籌處之設一旦主持家政則規畫措置自綽然有餘裕矣否則富者守固有之財而無生利之方貧者乏謀食之具而無致利之術輾轉蹉跎彼此固同受咨嗟之苦而親戚乖離饑渴顛踣以終其身者自在意料中也執女

子教育權者亦曾一計及之乎

一宜注意於應用文也　夫我國文字至爲精邃士大夫窮畢生之力以赴之亦未必能窺其底蘊况弱女子乎然犖犖諸大端固庸人之所易致也普通之書簡小札以及契劵之類一經道破便能握管以得之其他高深之文廣博之論屏棄而不加取錄則家庭中之應用已無慮乎其不足也否則浮泛之詞累千百言而不能盡而短篇小簡反蹙額而不能下筆則亦安用有是錦繡之文哉雖然徒以廣告契據之文博實用之名以爲敷衍之計者吾蓋未之許也

一宜注意於珠算也　夫口講指畫以之言知者可矣而鄙陋無文不知阿剌伯字母爲何物者每以此爲吾人欺人之術而不足以堅其信仰之心不若用普通之珠算簡直明瞭爲理至顯卽衆位衆數之加減亦不難立致其數左手執算右手握筆日常之應用已游刃而有餘矣故學校之中宜以最近之物價及各自之學校用品時時命之練習不足則寧以筆算之時間補充之蓋女子小學之學生不盡爲將來升級之預備須於此少數之時間中完全其應用之知識他日置身社會自能盡其所用矣

一宜注意於園藝也　傳曰肉食者鄙汪信民氏有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可知肉食之家多鄙夫而飯蔬飲水彌足堅其耐苦之性故種植之事必令學生摹擬而執行之既足以養其勤勉之習慣而自食其力倍覺親切而有味嘗見田野之家手足胼胝餐風宿雨靡寒靡暑勤勞卒歲迨新穀登場則父子熙熙家人怡怡者無他道也求則得之其歡欣鼓舞固有逾於不勞而獲者也使於學校之旁覓一隙地以供學生之種植蔬菜瓜果各出其力之所能爲以爲培植之計則榮華暢茂結實纍纍者皆吾學生所得之佳果也課餘游覽覺醰醰乎其有味而興奮之心自溢於眉宇矣卽平日得之於理科中者或亦

足以起其反印乎。是何可不注意及之哉。凡此數端。固未敢謂學生之能事已盡。而以之立身社會。已無慮乎其不足。初不必拘拘於一定之規程。以與社會家庭作無形之決鬬也。身任女子教育者。諒亦有鑒及乎此。其以吾言爲河漢否乎。

盲童之教養

美國國光會會長愛爾鄧氏著 Mother's magazine

惱儂譯

國光會者。由多數名媛淑女組織而成。以教養一般失明之兒童。使之活潑身體。增進道德與智識者也。孩提之童。不識不知。天賚其明。使長處昏沉之域。不見一線之光。其可憫爲何如。緣是吾人創議犧牲時間。不慕權利。以教養一般盲童爲天職。旋獲多數同志之贊助。保姆醫院與幼稚院。首先成立。盲童之衣食與教養。因以基焉。

國光會未成立以前。世人往往視盲童爲廢物。不施教養之方。父母之在中流社會。或在下流社會。而略具智識者。對於所生之盲童。猶或憐而衣食之。櫛沐之。然非誠心愛之護之也。若在爲傭度日之家。其父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兒且終日閉諸門內。縛之牀棲。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又遑論其他。其爲父母所愛者。亦不過抱之於懷中。供之若木偶。不使癡呆不已。又安知德智體三育之於盲兒。固未嘗可缺一也。盲童教育。能使盲童之身。括垢磨光。盲童之心。豁然開朗。然其功效。非一朝一夕所能幾。曾有八歲女孩。一經兩年教誘之辛苦。始得手能握物。又能置物。悉如其意。更經若干時。乃能言語行動。宛如常人。又一女孩。入院時僅五歲。且狀類癡呆。似已無法教養。乃五

年後。其家族來院探視該女孩。該女孩謂其家族曰。我已在城市學校受文學課矣。迨後該女孩且以功課超拔得金牌獎勵於學校。是可喜已。蓋盲童自始生之日或自初盲之日起。無時不當特別注意之。其注意點。亦不過使畢業之保姆。受醫生之指揮。以謀盲童體育之發達。技能之教員本教授之良法。以助盲童智識之漸進而已。惟盲童之需人誘導。較尋常兒童爲尤要。誘導之者。貴有學問。尤貴有恆心。今略將開導盲童之法列述於下。

(一)譬如有聲之玩耍品。不可直接置諸兒手。宜離兒稍遠振盪發聲。更引其手向發聲處伸進。如是不數次。則兒已無須人助。自能動作不誤矣。

(二)起坐須聽其自動。使其與健全之兒童無異。切不可因其盲不見物。遂攙之抱之以爲愛護。例如坐椅。當兒在椅上求下時。不可卽扶之下。宜略移其身向後。然後命其手扶椅背。腹着椅身。腿向下伸。自然緩緩脚踏實地。而無傾跌之虞。

(三)當兒童四肢漸強大時。則須教其行走。此時需保姆二人當之。一自後扶其背與臂。一自前捉其腿。後者口呼一二三四……。則前者依其口令移兒腿而前。兒必高興異常。久之自能按序就步矣。

(四)兒于自能步行之後。往往因盲不見物。懾於舉步。其救濟法宜由保姆先導之以手。更逐漸脫離。使獨行。尤善之法。則保姆先導之以手。繼之以圓棒。頻使往來室中。幾經習練。其恐懼心自去。

(五)盲童之恐懼傾跌。易致痙攣病。可用一游戲法以救之。此游戲法名曰起落游戲法。法用一大方枕。常令兒傾跌其上。使不覺痛苦。不致哭泣。行此法時。保姆須唱曰「囝囝跌下了」。遂緩緩將兒下放至枕。又唱曰「囝囝起來了」。則引之使起。此法初行時。兒或受驚致哭。久必視爲玩戲而樂爲之。乃暗去大枕。兒必緩緩起落如前。視地板爲大枕。不覺其異。且將

自唱曰「囝囝起來了囝囝跌下了」教授盲童步行。最爲費力需時之事蓋暗中摸索原非易易。初無善法以使之速行也。

(六)如欲盲童筋肉日就發達。亦有一游戲法。謂之旋轉游戲法用一柔軟之大被鋪地板上置兒於中。提起被之一角。令兒緩緩旋至彼角。兒因懼傾跌。必伸手動足以爲抵抗蓋自護力爲人所固有。此練習所以使兒童發達其自動力也。習之既久。兒自能在地板上往復旋轉。其應用在使盲童他日長大時。能與他兒共相旋轉下山也。試取一長闊各十二尺之方板峭立於廣場中。當天高氣晶之際。可使盲童爲旋轉下山之游戲。習之久則兒童自能爲之。凡兒童切不可使其閒暇無事。蓋閒暇無事。則種種之惡習自生。試觀漸有知覺之盲童。往往於無聊時。頻搖其首不已。又以指屢擦其眼。此其故。非有所痛苦也。蓋以目不見物爲恨耳。

(七)又盲童恆不知爬行。此亦宜以種種法則誘掖之者也。司其事者。亦需保姆二人。一使其足舉止有措。一使其手行動中節。或兒童有不願意時。當設法以誘之。其法當令兒童知其近旁有物。或於稍遠處作聲呼之。蓋盲兒既失視覺。其聽覺必較常人爲敏捷。斯時教者可作和愛聲。懇摯聲。歎呼聲。或驚駭聲。以惹其注意。或用甜果香花。利用其臭覺。以使之自然前進。亦無不可。

幼稚教育之施於盲童。不當自五六歲始。亦不當自二三歲始。當自始生之日。或初盲之日起。至六歲止。尋常之兒童。五官健全。感化自易。於未入幼稚院之前。固無須受特別教育。盲童則自有生至長。無時不當受人注意也。其初盲童受保姆與教師之導引。寓教育於游戲。所謂間接教育是也。此間接教育之重要。與日後在幼稚院中所受之直接教育。並無少異。蓋盲童之基本教育。不在正式幼稚院。而在預備幼

稚院也。譬如幼兒之手。軟弱無能。於食時往往不能使匙自然施用。此時若得保姆略爲之助。置匙於其右手。又握其手使之取物。使之入口。左手持碗之教法亦然。習慣成自然。迨稍長。於食時可無舉手無措之弊矣。當盲童未能步行。僅能起坐之際。宜使與他兒同在桌旁起坐。惟須用椅。由保姆二人助其上下。以上種種法則之效果。能使盲童與不盲之童等。盥面沐髮刷齒以及手足之擦洗。衣服之脫著。罔不自如。余（著者自稱）嘗於盲童教養院中。見在院自小生長之盲童。有六歲者。有七歲者。有八歲者。其智識技能。不減於同歲之不盲兒童。蓋該盲童等雖缺視覺之能力。而於他種感覺。曾經磨練而特靈敏也。又盲兒須有不盲兒童爲其伴侶。蓋所以發達其思想。舒展其感情度量。并互相扶助之美德也。其最要點在使盲童習練體育時。踴躍猛進。與不盲等步亦步趨亦趨。其成效自易。故盲童與不盲兒童共同游戲。有益於盲兒而無損於不盲兒童。倘無不盲兒童爲伴侶時。則教師與保姆當雜盲童中。共爲種種之游戲焉。

丹徒刁氏子字麟游十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驊騮任走東西意未休我已灰心無一往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載果卒有誌其異者以比李長吉言文章夙成古人有之然亦天所忌也

張伯冶名麒丹徒人其室錢蓮因女史名守璞伉儷皆以書畫擅名論畫則伯冶爲精論詩則蓮因尤健伯冶宦粵西巡檢蓮因隨宦闡閫甘於末秩不以富貴利達縈其心不愧女士之目嘗因伯冶豪飲健談爲手書楹帖於座右云人生惟酒色機關須百鍊此身成鐵漢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緘其口學金人

西神客話

吳山尊學士嘗對客揮毫爲潤州某太守書廳事楹帖云山色壯金銀惟以不貪爲寶蓋用金山銀山典以譽太守之廉能也一坐嘆賞請其下聯學士率爾操觚實未有腹稿窘甚幕賓郭香斗明經在旁言曰想是江流環鐵戶居然衆志成城蓋以鐵甕城爲金陵石頭城門戶竟成強對學士既服其敏且有解圍之功因以所得潤筆分贈之

郭嬡鳳陽人字善理性穎悟巧慧明宣宗聞其賢徵至京師尋病卒後封國嬪其京邸病革自哀云修短有數兮不自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予之不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王荊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爲然



中外大事記

憲法會議 附憲法草案

眞言

憲法會議於九月五日成立。國人似尙未明其眞相。不甚介意而不知其爲千載之盛舉。爲吾國有史以來之第一大會也。

昔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卽召集憲法會議。以制定憲法。推開國元勳華盛頓爲議長。議員亦皆當時之俊傑。殫精竭慮。經營數閱月。始成美利堅民主合衆國之憲法。傳至今日。百數十年。上下宗之。尊之如神聖。而美國以區區貧弱小國。而致有今日之富盛強大者。賴此良憲法之力爲多焉。然此憲法有一缺點。美國爲聯邦制。而憲法上並未聲明各邦永久不能分離之義。故其後五十年。有釋放黑奴之問題。起南美諸邦因不願釋放黑奴。欲退出聯邦團體以自成一國。以爲國體既係聯邦。各邦自可進退自由。而美國政府及北方諸邦。以爲合衆國爲永久不能分離之團體。既入不能退出。欲退卽爲謀叛。爭論不已。卒以干戈相見。血戰六年。死傷數百萬。南方敗服。而合衆國中各邦永久不能分離之義始大定。於此可見憲法上一字一語之或多或少。每能致極大之禍。或

造無窮之福以華盛頓及當時俊彥之深謀遠慮倘有所不及料而卒致南北美戰之慘劇者則制定憲法此事業之艱難與憲法會議責任之重大更可見矣

吾國憲法會議以參衆兩院全部議員組織之以參議院議長爲正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每星期開會二次以衆議院議場爲開會之地點故憲法會議雖其分子仍爲兩院議員而自成一機關與國會非一物也其議事之手續亦與國會不同國會中全體議員過半數出席卽可開會出席員過半數同意卽可通過而憲法會議中非有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能開會非有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能議決其鄭重如此

憲法會議所議之案件卽天壇憲法草案是也民國二年參衆兩院依法選舉憲法起草委員六十人從事起草經營四閱月全案告成提出於國會方欲組織憲法會議而國會解散事遂中止今國會復召集元年約法已恢復該草案自仍有效國會開會方一月而卽能開憲法會議者正賴此已成之草案不然不能若是速也（該草案在天壇起草故有此名）

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一字一語每能禍福萬世凡爲國民無論男女不可不研究茲錄該草案於後以備參考雖正式憲法必有更改之處而大體必與該草案相似也然憲法殊不易明不治政治學者每熟讀之而不能得其精意故特節錄該草案總說明書中憲法之淵源憲法之精神及憲法之內容等三段先讀此而後讀該草案則易明矣

節錄天壇憲法草案總說明書

憲法之淵源

憲法自其不成文者言之則國而有之之物也時無問其爲古爲今國無別其爲文爲野凡一國主治者與被治者之間必有其大經大法焉同視爲天經地

義而不可得與變革者。則皆憲法之謂矣。自其成文者言之。則革命之產物也。晚近以來。世界先進之國。若法蘭西。若美利堅。若西歐之諸邦。往往不惜犧牲無量數之生命財產。以求遂其革命之功。及其成也。所爭得者不過數十百條之憲法。迨其旋得而復失之也。則又不惜二次之犧牲。以求恢復其所固有。吾國近時之經過。正復爾爾。是以武漢革命。約法始誕。西南仗義。約法乃復。吾儕定憲之業。造端於三載以還。憲法草案一百十三條。當時固已完全告成。徒以國內特殊勢力之存在。高掌遠蹠。震動一世。足以阻遏全國人民政治上之自由。而以一人貪之而趨以復返於君主專制之世。非經過今次之革命。吾儕定憲之業。亦末由竟。然則成文憲法爲革命之產物。徵之吾國今日之近事而益信矣。政治革命最大之目的。約舉有二。一曰防專制之發生。二曰爭政治上之自由。吾儕既認革命爲因。定憲爲果。則憲法之精神。與革命之目的。二者之間。決不容有所歧異。而以兩相體合。爲必要之條件。可無疑也。

憲法之精神

三權分立之義。所爲萬古不廢者。以其爲制。在取習慣上一機關所壟斷之政權。因其所屬。分配之於各機關。析之既各有其分際。合之則互保其平衡。非割取而分裂之之謂也。淺識之士。每每以行政部之權力。不宜過於縮小爲言。不知憲法第一之要義。即在防止專制之發生。吾國數千年來。承專制之餘習。所謂國家機關。僅有行政一部。而憲法上所認爲國家之機關者則有三。爲所謂行政、立法、司法是也。憲法第二之要義。即在保障人民之自由。所謂自由亦分爲二。一曰法律上之自由。二曰政治上之自由。前者所謂。則國家主權在於國民全體。及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於法律皆爲平等是也。後者所指。則一國之政權必實際操諸代表國民之議會。內閣對於

議會負責。及人民得直接或間接行使其選舉權。以組織國家之種種機關是也。蓋使一國之憲法。其實質上不足保障人民政治上之自由。則其國民所享有一切法律上之自由。皆將等諸具文。一國之政權。仍不免爲少數人所操縱。人民在政治上之勢力。旣不得自由發展。則其國家亦日卽於弱亡。固事理之顯而易明者。今吾國人旣以強國爲祈嚮。而或者對於憲法保障人民政治上之自由之要義。不能無疑焉。甚矣其惑也。

憲法之內容

世界各國之憲法。其成立之歷史。與其發達之次第。旣已不同。故其憲法之內容。亦不能一致。有實質宜入憲法範圍而或付闕如者。亦有在憲法上已有其專條而其實質乃非憲法者。蓋事實與理論之難於同符。斯爲例外。就法律界之現象觀之。往往數見不鮮。未足異也。今茲所討論。亦姑擇其犖犖大者言之而已。自憲法之形式上言之。則所稱爲良憲法者。其最不可缺之要件。約舉有三。一曰明析。憲法旣以統治全國。歷久常新爲祈嚮。則其條項與文句。必力求其意義之明確。無論何時。不至有疑義之發生。而有待於解釋。此其一。一曰賅括。凡一國之政體。以及國家一切機關之職權。與其行使職權之程序。皆以憲法爲根據。故其全部憲法之範圍。應以包涵萬有。同條共貫爲指歸。此其二。一曰簡要。凡關乎國本政體而成爲制度上之問題者。於憲法必有其明確之規定。其他涉及普通法律範圍者。則任其自爲部居。而不必一一闌入於憲法。此其三。三者之要件具。則其憲法庶幾可期於完善。此立法者所貴乎有慘淡經營之精神也。自憲法之實質上言之。則凡所稱爲良憲法者。大抵皆爲比較之詞。不含絕對之義。何以故。蓋世界今日存在之政體。旣無其所謂最良者。憲法則載此政體者也。又安得而有其最良。雖然。苟其制

定之際。殫精極慮。詳綜博稽。舉凡憲法範圍之廣狹。條文之繁簡。部分之疏密。皆經斟酌至善。參伍錯綜。一一著之於篇。是固無損其爲良憲法也。本草案根據此義。舉其實質爲憲法所不可不備者。以規定憲法之內容。別爲十一章。都一百十三條。曰國體。非僅規定國體也。且並政體而亦規定之。所以鞏固國本也。且既有此規定。則臨時約法中華民國主權在於國民全體之義。當然包涵在內。無俟更端矣。曰國土。所以明國家主權所及之界域。與民族結合之範圍也。曰國民。此章表示二義。其第一義則國民之權利。國家當然保護之。非政府(指立法司法行政而言)所得侵犯也。其第二義則國家主權。當然爲人民所服從也。曰國會。曰國會委員會。曰大總統。曰國務院。曰法院。本共和政體之原則。以盡三權相對分立之妙用也。曰法律。別於根本法而別爲一系。所以鞏固法律觀念也。曰會計。所以矯正近時財政之紊亂也。

曰憲法之修正及解釋。此爲憲法通例。所以支配無窮之未來而變通盡利也。綜上列十一章而言。其規定於憲法者。皆爲實質上所不可缺。而以關乎國本爲限。此其大較也。

天壇憲法草案之原文

中華民國憲法會議。爲發揚國光。鞏固國圉。增進社會之福利。擁護人道之尊嚴。制茲憲法。宣布全國。永矢咸遵。垂之無極。

第一章　國體

第一條、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

第二章　國土

第二條　中華民國國土依其固有之疆域。　國土、及其區劃。非以法律不得變更之。

第三章　國民

第三條　凡依法律所定、屬中華民國國籍者。爲中華民國人民。

第四條　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敎之別、均爲平等。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第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祕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

第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選擇住居及職業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敎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但公益上必要之處分、依法律之所定。

第十三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訴訟於法院之權。

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請願陳訴之權。

第十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從事公職之權。

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納租稅之義務。

第十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之義務。

第十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敎育

之義務。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爲修身之大本。

第四章　國會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由國會行之。

第二十一條　國會以參議院、衆議院、構成之。

第二十二條　參議院以法定最高級地方議會及其選舉團體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第二十三條　衆議院、以各選舉區比例人口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第二十四條　兩院議員之選舉、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五條　無論何人、不得同時爲兩院議員。

第二十六條　兩院議員、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國務員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兩院議員之資格、各院得自行審定之。

第二十八條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

第二十九條　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

第三十條　兩院各設議長、副議長一人。由兩院議員互選之。

第三十一條　國會自行集會、開會、閉會。但臨時會由大總統牒集之。

第三十二條　國會常會、於每年三月一日開會。

第三十三條　國會常會期、爲四個月。但得延長之。

第三十四條　國會臨時會之牒集、於左列情事之一時行之。

一　兩院議員各三分一以上之請求。

一　國會委員會之請求。　一　政府認爲必要。

第三十五條　國會之開會閉會、兩院同時行之。一院停會、他院同時休會。　衆院解散時、參院同時休會。

第三十六條　國會之議事、兩院各別行之。　同一議案、不得同時提出於兩院。

第三十七條　兩院非各有議員總數過半數之列

席不得開議。

第三十八條　兩院之議事、以列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取決於議長。

第三十九條　國會之議定、以兩院之一致成之。

第四十條　兩院之議事、公開之。但得依政府之請求、或院議、祕密之。

第四十一條　衆議院認大總統副總統有謀叛行爲時、得以議員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四十二條　衆議院認國務員有違法行爲時、得以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四十三條　衆議院對於國務員、得爲不信任之決議。

第四十四條　參議院審判被彈劾之大總統副總統及國務員。　前項審判、非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判決爲有罪或違法、　判決大總統副總統有罪時、應黜其職。其罪之處刑、由最高法院定之、　判決國務員違法時、應黜其職、並得奪其公權。如有餘罪、付法院審判之。

第四十五條　兩院各得建議於政府。

第四十六條　兩院各得受理國民之請願。

第四十七條　兩院議員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或請求其到院質問之。

第四十八條　兩院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於院外不負責任。

第四十九條　兩院議員、除現行犯外、非得各本院或國會委員會之許可、不得逮捕或監視、　兩院議員因現行犯被逮捕時、政府應卽將理由報告於各本院或國會委員會。

第五十條　兩院議員之歲費、及其他公費、以法律定之。

第五章　國會委員會

第五十一條　國會委員會、於每年國會常會閉會前、由兩院各於議員內選出二十名之委員、組織之。

第五十二條　國會委員之議事、以委員總額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決之。

第五十三條　國會委員會、於國會閉會期內、除行使各本條所定職權外、得受理請願、並建議及質問。

第五十四條　國會委員會、須將經過事由、於國會開會之始報告之。

第六章　大總統

第五十五條　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總統以國務員之贊襄行之。

第五十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歲以上、并住居國內滿十年以上者、得被選舉爲大總統。

第五十七條　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前項選舉、以選舉人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列席、用無記名投票行之。得票滿投票人數四分三者、爲當選。但兩次投票無人當選時、就第二次得票較多者二名、決選之。以得票過投票人數之半者、爲當選。

第五十八條　總統任期五年。如再被選、得連任一次。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

第五十九條　大總統就職時、須爲左列之宣誓。余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

第六十條　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期滿之日止。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

第六十一條　大總統應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大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尚未就職、次任副總統亦不能代理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

第六十二條　副總統之選舉、依選舉大總統之規定、與大總統之選舉同時行之。但副總統缺位時、應補選之。

第六十三條　大總統公布法律、並監督確保其執行。

第六十四條　大總統爲執行法律、或依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

第六十五條　大總統爲維持公共治安、防禦非常災患、時機緊急、不能召集國會時、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得以國務員連帶責任、發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敎令。　前項敎令、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追認。國會否認時、即失其效力。

第六十六條　大總統任免文武官吏。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六十七條　大總統爲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統帥陸海軍、　陸海軍之編制、以法律定之。

第六十八條、大總統對於外國、爲民國之代表。

第六十九條　大總統經國會之同意、得宣戰。但防禦外國攻擊時、得於宣戰後、請求國會追認。

第七十條　大總統締結條約。但媾和及關係立法事項之條約、非經國會同意、不生效力。

第七十一條　大總統依法律得宣告戒嚴。但國會或國會委員會認爲無戒嚴之必要時、應即爲解嚴之宣告。

第七十二條　大總統頒予榮典、

第七十三條　大總統經最高法院之同意、得宣告免刑、減刑、及復權。但對於彈劾事件之判決、非經國會同意、不得爲復權之宣告。

第七十四條　大總統得停止衆議院或參議院之

會議。但每一會期停會不得逾二次。每次期間、不得逾十日。

第七十五條　大總統經參議院列席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衆議院。但同一會期、不得爲第二次之解散。　大總統解散衆議院時、應卽令行選舉、於五個月內定期繼續開會。

第七十六條　大總統除叛逆罪外、非解職後、不受刑事上之訴究。

第七十七條　大總統副總統之歲俸、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國務院

第七十八條　國務院以國務員組織之。

第七十九條　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爲國務員。

第八十條　國務總理之任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國務總理於國會閉會期內出缺時、大總統經國會委員會之同意、得爲署理之任命。

第八十一條　國務員贊襄大總統、對於衆議院負責任。　大總統所發命令、及其他關係國務之文書、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

第八十二條　國務員受不信任之決議時、大總統非依第七十五條之規定解散衆議院、應卽免國務員之職。

第八十三條　國務員得於兩院列席、及發言。但爲說明政府提案時、得以委員代理。　前項委員、由大總統任命之。

第八章　法院

第八十四條　中華民國之司法權、由法院行之。

第八十五條　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六條　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訴訟。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七條　法院之審判、公開之。但認爲妨害公

安、或有關風化者、得祕密之。

第八十八條　法官獨立審判、無論何人、不得干涉之。

第八十九條　法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減俸、停職、或轉職。法官在任中、非受刑罰宣告、或懲戒處分、不得免職。但改定法院編制、及法官資格時、不在此限。法官之懲戒處分、以法律定之。

第九章　法律

第九十條　兩院議員及政府、各得提出法律案。但經一院否決者、於同一會期、不得再行提出。

第九十一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須於送達後、十五日內公布之。

第九十二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如否認時、得於公布期內、聲明理由、請求覆議。如兩院各有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仍執前議時、應卽公布之、未經請求覆議之法律案、逾公布期限、卽成爲法律。但公布期滿、在國會閉會或衆議院解散後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三條　法律、非以法律、不得變更或廢止之、

第九十四條　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

第十章　會計

第九十五條　新課租稅、及變更稅率、以法律定之。

第九十六條　現在租稅、未經法律變更者、仍舊徵收。

第九十七條　募集國債、及締結增加國庫負擔之契約、須經國會議定、

第九十八條　國家歲出歲入、每年由政府編成預算案、於國會開會後十五日內、先提出於衆議院。

參議院對於衆議院議決之預算案、修正或否決時、須求衆議院之同意。如不得同意、原議決案卽成爲預算。

第九十九條　政府因特別事業、得於預算案內、預

定年限設繼續費。

第一百條　政府為備預算不足、或預算所未及、得於預算案內設預備費。　預備費之支出、須於次會期請求衆議院之追認。

第一百一條　左列各款支出、非經政府同意、國會不得廢除或削減之。　一法律上屬於國家之義務者。　二履行條約所必需者。　三法律之規定所必需者。　四繼續費。

第一百二條　國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為歲出之增加。

第一百三條　會計年度開始、預算未成立時、政府每月依前年度預算十二分之一施行。

第一百四條　為對外戰爭、或戡定內亂、不能牒集國會時、政府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得為財政緊急處分、但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衆議院追認。

第一百五條　國家歲出之支付命令、須先經審計院之核准。

第一百六條　國家歲出歲入之決算案、每年經審計院審定、由政府報告於國會。　衆議院對於決算案否認時、國務員應負其責。

第一百七條　審計院以參議院選出之審計員組織之。　審計員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

審計員之選舉及職任、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八條　審計院設院長一人、由審計員互選之。　審計院院長關於決算報告、得於兩院列席及發言。

第十一章　憲法之修正及解釋

第一百九條　國會得為修正憲法之發議。　前項發議、非兩院各有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成立。　兩院議員非有各本院議員總額四分一以上之連署、不得為修正憲法之提議。

第一百十條　憲法之修正、由憲法會議行之。

第一百十一條　國體不得爲修正之議題。

第一百十二條　憲法有疑義時、由憲法會議解釋之。

第一百十三條　憲法會議、由國會議員組織之。

前項會議、非總員三分二以上之列席、不得開議。非列席員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



國文範作

蔡氏傳

蘇州景海女學正科畢業生 倪徵瑱

蔡氏、閩之漳浦人也剛強有膂力非瑣瑣、裙釵比旁涉詩書曉大義夫張延祚亦以任俠好義聞意氣殊相投雖椎髻帕首躬操井臼泊如也時朱明鼎革清兵乘勝南下旌旆摩星駃騠逐電所過如摧枯拉朽無禦之者及閩閩人大震有方祜者遽擁兵數千爲負嵎計道經漳浦、與延祚有舊因入訪與談天下事慈不洽語益齟齬、延祚故倔強厲聲呵之祜怒拔劍殺延祚氏聞之哀慟搶地幾不欲生有子九齡矣見母哭號且弗止氏轉念曰大仇未報稚子無依我何死爲比營葬畢謀於夫弟擬散財募死士爲延祚復仇夫弟止之曰嫂一婦人何能舉大事且方氏勢方熾嫂與之仇是猶驅羊餧餓虎耳幸毋聲不則將赤吾族氏忿然曰叔自爲計良善第恐長逝者之魂魄齎恨無窮耳雖然一息尙存報仇終有日也自是蓬首晨飛枕函夜澤居則怱怱若有忘行則倀倀無所之每聞人語及方祜必多方刺探之久之悉祜移營甚近心怦怦動默計復仇之日至矣時方子夜熒熒燈昏欲滅氏摩肇一利七首頻覩其紋血淚涔涔下

而戶外聲啾啾然如泣如訴人耶鬼耶不可得而知氏意動短衣偏裻袖刃出戶去繞小徑且近大營藩閧九歲兒嗁而踵至駭曰若何爲者曰思母耳氏曰噫、天乎是將敗吾事脫有不愼身死奚足惜其如張氏一塊肉何乃匆促挈兒歸涕泣達旦祐軍中無知者氏自行刺不遂忿悲憤塡胸臆時或拔刃擊牆牆堊摵摵落聲如墮葉又或嚙指出血淋漓衫袖間見者駭怪不已越一年祐窮蹙降清釋兵柄退爲編氓締姻於延祚族中每晤氏祐殊慚怍氏佯慰之曰將軍統率戎行殺人以千計而獨我夫乎氏早恕置之將軍毋介介也祐聞之疑慮盡釋一日祐單騎外出將道經某地爲氏偵悉握刃伏叢薄中俄聞鸞鳴聲覘之祐也狙擊之傷其馬祐因墮地氏引刃將揕其

胸祐忽躍起返身而奔氏疾趨其後弗肯舍且追且語曰方祐我仇也有助祐者吾亦仇之衆弗敢動時祐亦折松柯爲械以抗氏一擊中氏頷血且被面氏忍痛與之搏卒梟其首以奠延祚墓奠已牽子詣御史臺請罪御史霍達閩中人也嘉氏義烈將釋之顧疑有指使者因問曰若所爲誰實使之氏曰數年來吞聲飲恨所以苟延殘喘者爲今日地耳戴天大仇奚待指使指使者區區方寸地也御史躊躇久之卒赦氏使歸

論曰、壯哉蔡氏倘易笄而冠卽荊聶猶拜下風況其他碌碌者乎惜當世無龍門史筆不則一經煊染刺客傳生色多矣

落筆不涉平衍洵足爲刺客傳生色 瞻廬

戒貪說

蘇州景海女學正科畢業生 顧謹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其故君子明之而貪夫昧之眈眈其視逐逐其欲但計目前之利而不知日後之害比比然也爲吏而貪則苞苴廣收而人受其害爲紳而貪則武斷是尙而人亦受其害爲工商而貪則何樓市僞壟斷居奇而購其物者無一不受其害其餘平民苟有貪心則強者盜弱者竊智者計取愚者寠求富者不仁貧者無恥凡其貪之所至卽其禍之所兆於是墨吏劣紳與夫奸詐之工商紛紜雜揉因緣爲奸遂使禍變洊至民不聊生豈非若輩階之厲乎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正謂此也然而天理難容人心未死上有國法下有清議彼貪人者卽使得志一時而黃粱夢短悪貫易盈黑籍魂歸浮生有幾變假而鞶帶褫之則墨吏休矣變假而鄉里攻之則劣紳敗矣變假而當軸諸公蘧然夢醒惆實業之不振憂社會之不良挾其雷霆萬鈞之力爲之痛除積弊摧陷而廓清之則劣工奸商以及一切人民之蠹誅者誅罰者罰向之貪得無饜銖積寸累之造孽錢一轉瞬而煙消霧散矣慘矣哉人爲之淘汰何若是其烈耶然則以貪禍人實卽以貪禍己縱使幸而漏網而天然之淘汰未有不及其子孫者蓋膏粱文繡之餘所生必無佳子弟前人取之盡錙銖後人用之如泥沙天卽以其所生之人汰其所貪之利橫覽中外豎觀古今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此言雖近迷信或亦貪夫之慘報歟嗚呼郭家金穴鄧氏銅山迄今尙有存焉者乎言念及此則貪心可以少息矣作戒貪說

危言悚論如聞暮鼓晨鐘 瞻廬

春日種樹說

蘇州振海女學正科畢業生 蔡秀珠

三春和煦之日於種樹爲宜合抱之木參天之樹其初萌也一纖微之子葉耳苟能植之以時培之以道卽能蔚成森林事業爲富國之基礎美洲之合衆國非今世最富之國乎漫游新大陸者往往累日經旬出入於綠葉扶疏之下緬尼之松密士失必下流之柏加利佛尼亞等處之豫章楩柟油然沃然接觸於眼簾飄然颯然喧闐於耳鼓除遊伴外幾不復與他人相値偶或迷途往往有躑躅林中竟日而不得出者美國森林之盛可以概見而所以有此現象者由於人人知種樹之重要而不肯辜負此春日也或謂菽粟關係民食則富國者當以藝穀爲要務種樹之舉其可視爲緩圖乎不知種樹之重要與藝穀相埒試視儞所立所坐所寢之地何一而非木乎小而爲椳闑扂楔大而爲舟車橋梁浮大洋之間駕空氣之中行陸地之上未有不取材於木者也供園林之點綴資水旱之防禦備家庭之衛生未有不仰給於木者也美人知之播種於春日而養護於平時芟刈斬伐限制甚嚴如召伯之甘棠焉非特如是而已且有聖樹日之規定(卽 St. Arbor Day.)是日也各校生徒必種一樹於林中而後栽者培之令其長育也吾國則不然種樹一端恆視爲賤場師之業平日不加培植而且旦旦伐之則牛山之美木立見其濯濯矣固有之森林日形減少凡有大建築大工程莫不借材異地乞助他邦耗矣哀哉茫茫禹甸幾何不赤地千里也余謂救貧之策莫種樹若然欲種樹必擇三春適宜之日而尤以清明爲佳蓋清明者百卉萌青之日而萬樹轉綠之時也若能定清明爲中國聖樹之日而令全國生徒悉行種樹之典禮則國勢之盛物產之富胥於是乎基之涉筆及此不禁轝然高望已

前半如讀新大陸遊記入後擬以清明爲中國聖樹日大有見地 [illegible]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趙仁鏡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五改百分之三十五博記

歲月如流隙駒飛度與君晨夕共硯席者歷載有半素心風雨相聚之歲月匪多而臨別依依乃不禁黯然魂銷矣蓋君敏而好學覃思不輟爲同學弁冕今以事中途輟學君不能無怏怏也然天下不乏無可奈何之事而天下終無迫人於無可奈何之境(明白如話)惟在君之善自處勿爲境所困而已君其勉乎哉湖山大好長無相忘(收轉入離緒如神龍掉尾)魚雁可通毋金玉爾音區區悽戀之意非筆墨所可罄也惟君有以察之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金衡

原作留百分之九十刪改百分之十博記

人生最難得者其惟同道得朋乎然同道得朋矣而相處焉不能久則眷戀爲尤甚予與暨陽張浣英君同硯席麗則女校者歷數載其間離合者數矣初君之離校也方畢學於高等小學歸任教職於其縣之長涇鄉然君歉然不自足去歲春乃重來校補習及秋本校開中學班君遂肄業焉予幸與同級疑義相析奇文在賞致相得也詎意寒假以後君以事不復來乃令人企念於無已也蓋在校同級諸君中君年爲最長而衡之齒最稚資尤魯鈍平日課餘之暇藉君研摩以考索文字之賾深者何限而君亦不我遐棄時時以齒牙餘慧牖啟愚蒙其裨益爲無窮也今

忽判袂能不戀戀於懷耶然吾聞豐陽濱江而處（轉入）（君本必不樂而數其有以相慰情深故爾文明）為東南禮讓之邦其士夫勁直重節義婦人婉娩而多從君儒歸而展其所蘊以培植其縣之後進女子教學相長孟子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為一樂亦未必不醰醰其有味也獨如衛之離羣索居者相思相望君其何以相慰也耶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 殷同薇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刪改百分之四十 博記

夫人之有聚散猶花之有茂謝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昔人猶有睹殘紅而雨泣者（從上落花一筆然後轉入惜別意思觸物極見匠心）況吾浣英君素心晨夕一旦歧途惜別能毋悲乎以吾之不能忘情於君知君之惓惓於吾也（一筆兩作）然自古心心相印（轉強作排遣彌見深情）有千里而神交者臭味差池有同堂如陌路者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何必相聚為樂乎於君之行也遂書以與之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 陸振權

原作留百分之八十改百分之二十 博記

人生聚散無常而忻戚寓焉於尋常交誼且然況其為同硯席者耶濶自（權）入校以來與君朝斯夕斯賞奇析疑融融洩洩不啻姊妹然（向下再作一折筆文字極紆徐）夫以君之好我儻獲終身聚首寧不快耶顧人情孰不惡別離而卒不能不有別離之一日（此轉妙在言簡意約）此予所為淒然

於懷也然君今教授於其鄉（轉入勗勉意思乃合古人臨別贈言之旨）則以君之博文約禮必能挽回習俗樹之風聲豈獨爲母校光卹同人等亦將援君以自重焉君其勉乎哉人亦有言曰天下治亂匹夫與有責吾則謂天下治亂豈惟匹夫之責風化之所以正斯民之所由作新莫非我諸姑姊妹之所有事矣今者依依惜別在君有不能忘情於權而權固有不能恝然者（筆妙如環轉入頌意靈勉之甚也）惟君敏而好學日進於無疆此一行也所以光母校之聲譽爲同人矜式者何極此則權所爲日夜馨香禱祀以祝之者也行矣勗哉

贈張生序

錢基博

贈序一類、蓋由臨別之頃、親故之人、相與作爲文字、道其惓惓之意、而致諷勉、乃古人臨別贈言之意也、昌黎於此等文最工、

長涇女子張浣英本校女生也事余學文字質中資而頗勤苦於讀撰述粗有條貫此其勤勉雖可嘉而亦未爲甚異也然以近日女學萌蘗而底於成德達材者之鮮也物以罕而見珍如生之儔亦所謂祥麟威鳳矣於私心不能無所冀也今以有不特意事中途輟學此余所深惜也夫學匪盡人可能者也才智矣或不足於貲力有貲力者而又不知學如生者貲力匪不足才智雖不逾人人而勤能補拙庶幾如中庸所謂人一己伯人十己千者今又爲事勢所迫不獲竟所志此余之所爲深惜雖生亦不能無呼負負也雖然有惑焉自古才女子匪必盡出於閥閱而華門圭竇如採葛婦羅敷之徒所謂小家碧女者又未必能有所師承親師取友然而篇什流傳著見才藻

者何可勝道即以今日之女學生號稱受學校教育者視之匪惟無以相勝恐亦未能髣髴似之也豈匪學之成蓋出於自爲者多而不必有相授受者耶果使生事余卒所學其能有以愈於今日之女學生號稱受學校教育者耶今已不能如志則以生之憤悱安知不能自爲以底於有成如自古才女子之所爲耶匪吾之所敢知矣於其行也姑書之以覘其後

本校成立第十一週紀念日頌辭

陸振權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改百分之四十博記

學校之有成立紀念日猶人之有誕辰也（以人之誕辰作襯筆可謂能近取譬）人生逢誕辰必盛具召親朋一堂歡聚引觴祝難老誦萬壽無疆之什者比比皆是也即學校成立紀念日亦何莫不宜然惟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吾麗則女校肇始於丙午歲星十一週以人之年齡算之亦所謂十年曰幼耳（着眼十年）（文心極細可謂獨操驪珠）非老耄比也雖然武昌張濂亭先生言之人所以爲盛衰無不以其志若氣耳志氣頹而苶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充神王而守固雖若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然則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權則謂茲校之盛衰亦無不視吾諸姊妹之志與氣何若耳使吾諸姊妹黽勉自將竿頭日進則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方興未有艾耳匪然者業精於勤荒於嬉居諸坐耗徒呼負負是則校齡雖幼而未老也（拍上十年曰幼一筆局勢便不散漫）然而耄期倦於勤矣譬之人安肆日偸志氣驕惰彼

其人固尙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雖日祝其難老而卒不能不老日頌其萬壽而卒不能有壽（山環水抱週懸起筆骨節靈通知常山之蛇首尾互應是之謂章法）亦徒見其爲辭費耳於事何補哉茲值本校成立第十一週之紀念日櫂躬逢盛會不敢爲虛美溢飾之辭故書此以爲諸姊妹勗亦以自勗焉（收點出作意極得體）

本校成立第十一週紀念日頌辭

金衡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增改百分之四十博記

維丙辰春二月有二十日爲本校十一週成立之紀念日溯其創辦之時適在丙午之歲越明年衡遂肄業焉當斯時也同學寥寥無幾此十一週中校長經之營之煞費苦衷以迄於今日負笈來校者癒百四十人以視十一年前不啻什一倍之然則我校長其亦可忻然色喜撫衷自慰矣乎（慰校長排解妙行委婉）惟予沾溉春風化雨之潤澤者十一載於茲（轉出自謙意思文字亦極純熟）賴校長之栽培諸師之訓誨幸獲循例昇級以迄於今自問故我依然居諸坐廢有負栽成寸心抱疚不可以言喻也今值十一週紀念之日躬逢盛會莘莘同學一堂懽笑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春日遲遲亦若爲之色然顏開者（寫風光之妍媚隨手點出頌意如有軍賓盛到恰好處不愧心靈手敏）意者茲校之忻忻有新意正如方春之草木萌坼向榮未有艾乎亦於是乎光之矣

本校成立第十一週紀念日頌辭

錢基博

此體古所無迨淸季乃盛行於贈序類爲近不得以頌論、

厥惟我麗則女校肇始於太陰歷之丙午迄今歲丙辰歲星十有一週月紀二日算二十其成立紀念日也博鄭縣子也倖獲以不學無材之身靦顏皋比用遘盛明與諸姑姊妹雍容揖讓視嘏一堂驩虞如也博念周之西都多君子而詩人則思詠其女子焉於旣醉之七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八章曰其僕維何釐爾女士說者謂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蓋君子之所以萬年也今之女學生號稱受學校敎育者世亦謂之女士如諸姑姊妹是也雖然士豈易言也哉孔子曰推十合一曰士許淺長爲詁其義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十從一易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由一而推之十地道之所以有終也由十而增之一天道之所以更始也而士者推十合一則道之所爲成始而成終也故曰通天地人三才謂之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儒則士之異偁也士之從一者何也曰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故不明道之大原洞徹太極無極之旨者不足以言士然則士之從十者何也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具矣是卽一物不知爲儒者恥之說也然則宇宙之廣萬彙之衆莫匪士之所有事匪是者不足以言士故曰士不易也茲校肇啓丙午迄今歲十一以數言之則由十而增之一天道之所以更始也設推十而合之一孔子則謂之士博故爲釋士之義以諗我諸姑姊妹諸姑姊妹而居士之名乎莊叟云名者實之賓也諸姑姊妹而爲賓乎吾爲諸姑姊妹恥之諸姑姊妹亦必自恥之恥之斯勉之矣則證之詩人旣明之義雖校之於萬斯年景命之有僕何莫匪係於我諸姑姊妹之勉爲士也哉

讀司馬相如上諫獵書書後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馮本生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故諫之道非直言強諫之所能也惟順言正議以導之然後能使君必納故汲黯之戇不如右尹子華之婉朱雲之折檻不如左師觸讋之諷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故古之明臣哲士不徒能諫君之過亦必能格君之非使徒直言以諫唾罵於君前不能裨補闕漏益且逢其君之怒此未能盡諫之道也善乎司馬相如之諫武帝獵乎其言溫而不猛不以從獸荒禽之語瀆武帝之聽故能使武帝樂其言而納之宜乎武帝之心悅而誠服也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明主固知之矣況乎武帝英斷之主哉故相如之諫先以犯車清塵人不暇施巧之禍戒之次以避危無形以導之出乎忠愛之心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信可使人樂故能回武帝射獵之轅使其頓然而反故爲武帝所嘉納也苟以荒時廢事爲諫如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雖不加罪然不能止武帝之轅矣況納之乎嗟嗟世之以直諫而受禍者不可勝數無裨於國有害於身其亦未奉教於相如矣可慨也夫

於相如進諫心事能闡發得出具見讀書有得至其文筆條暢詞亦腴潤

讀太史公刺客列傳書後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王文寧

曩讀史記刺客列傳瞀然而思瞿然而起驚愕失措心駭詫之以謂刺客之流威刦人主戮辱卿士尚武犯禁不軌正義儒者弗道也司馬公曷爲表章之哉及觀刺客之行事然後嘆其報主之熱誠特立之性質誠足以振懦而起頑也曹沫荊軻諸傑生當春秋戰國之時代大國恃壓力陵轢小國貴族恃強權阜隸世家之敷子獨能忠主復仇赴難拯厄鯁骨剛腸勵世摩俗或斷金湫隘刎頸苦蓋或要離焚妻荊卿摠族雖九重懸遠百雉巖絕瀝血抽誠披胸露款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赴焦爛於湯火甘殞逝於旦瞬瞰者怵目閱者悼心自非具愛國之精神脫奴隸之根性烏能喪七尺之軀徇一顧之感乎以視後世之人爲外敵所欺侮異種所軛縛猶低首下心俔俔伈伈依阿濁世不思振奮者何啻涇渭殊派薰蕕異味也哉

力揚刺客之好處純爲勵世摩俗起見此作一出眞可以立懦起頑

朱浮言長吏宜久任論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羅雪澄

自封建之制廢而守令久任之典不復見於後世爲長吏者朝進而暮退以爲杜其專權使不至爲國之害殊不知國事之廢弛自此始矣夫長吏者所以佐天子治民者也其於人情風俗必能洞然悉之然後可以爲民興利除害故長吏者貴宜久任者也降及後世政事日繁而爲長吏者又不能久任其職遂至國事日非民生日困此在承平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下初定之日乎漢光武時初定天下承彫敝之後自

以休養爲先拊循爲急故朱浮乃上書言長吏宜久任以拊循其民光武采其言行之君子於此未嘗不嘉浮之明於治體而竊嘆光武之治有由來矣夫長吏之患患乎不能久任而非患乎久任也蓋天下之事各有不同風俗人情亦各有異或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故非久任不能使其於風俗人情之利病一一而知故欲休養乎民者必宜於此加之意也彼光武之時民疲於新莽之亂非久任長吏以治之則其民更難有休養之日矣光武之所以至治者亦賴此也吾觀後世之任長吏者亦大異於是矣初登堂以治民風俗未知也人情未習也乃竟妄斷獨行不以民生爲念及其知之既審而或以陞轉聞或以貶黜見而新長吏又至矣其妄斷獨行亦猶是也卒致民生困墜盜賊滋熾而國事遂不可問噫其亦未奉教於朱浮之言也故吾謂朱浮之言明於治體而光武之治亦未嘗非浮有以致之也

吏治之隆首推兩漢固由人才之盛亦未嘗非久任之功作者本此立論發揮透闢氣盛言宜足見揣摩有得

霍光不學無術論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王文寧

嗚呼自古奸雄擅權僭竊朝綱者莫不挾持盡忠爲國之名而陰售其要君妄作之事是故其治也則爲忠臣其亂也則爲奸賊其心之險詐有不可得而言者其故何哉惟不學之故也惟善學者能開誠心報公道具知人之明有知幾之見不使有篡逆之罪加之我而又善保其身後此固非不學者之所能也吾

讀史至漢武帝之世見霍光輔幼主嗣位而又能安天下未嘗不嘆其能受託孤之重任也及讀至迎昌邑王而又廢之而後知其初之所以能輔昭帝者以在位日淺也既迎昌邑王而又廢之知其無知人之明也及又觀其妻之邪謀立女爲后與乎身後受滅以增傾覆之禍然後知其奸賊險詐之心貪乎祿而不能有知幾之見也夫既無知人之明而又無見幾之智宜乎班史謂其不學無術者也夫以霍光之輔昭帝其在位之日淺固無論矣卽以昌邑王論之昌邑王之荒怠朝中文武盡皆知之以霍光爲朝中重臣竟不能知耶不知其荒怠而迎立之是不智也既知而又立之是欺昭帝而負武帝之託也且以臣廢君其罪有不容誅者一舉二失此迎昌邑之失也若其妻之邪謀立女爲后是懼禍之及而欺其君光又縱而庇之功成不能退以至身後受滅此貪祿恃寵之失也凡若此者皆不學之故矣然吾謂霍光之罪尤爲甚者以臣廢君是董卓廢立之爲矣妻之邪謀立女爲后是與曹操之弑許后立其女等矣故霍光者實董卓曹操之輩然其所以未至董卓曹操之甚者以人心未歸之故也是故其治也則爲忠臣其亂也則爲奸賊噫霍光者其眞不知學者矣使霍光當日既迎昌邑王立之則必如伊尹之教太甲使歸之於正知其妻之奸謀則必如日磾之殺弄兒功成身退則必如張良之歸隱上既不受廢立之惡名下亦可以開誠心報公道而又可以保其子孫何爲計不出此哉故史謂不學無術洵不誣也

以曹操董卓責備子孟其深文苛論咄咄逼人觀於此益信文人之筆洵爲可畏



林烈女傳

李宗傳

林烈女者。平湖城南門外小家女也。年二十。嫁顧三之子顧大。顧三亦平湖人。以傭販徙居乍浦之湯山。其妻顧嫗。故倡也。先與參府吏人某私。生子因冒姓曰顧大。比長爲娶婦。即烈女也。烈女有兄二。一以鬻薪。一以刺船爲業。常寄外。烈女獨與母居。母聽媒妁言。以女許顧。不知其爲倡也。烈女入門。見與顧嫗往來者不類。問之則曰某某姻親也。某某累世好也。吏人日夕來。尤諧謔無忌。烈女心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吏人至。嫗嗾烈女曰。此而翁密友。恩逾骨肉。爾毋嫌。其以茶獻。烈女不得已。強獻茶。俯首跼蹐。若無地自容者。已而命進烟具。烈女不從。卻立。嫗怒瞪目覩烈女。吏人勸解之。乃已。嫗銜烈女之不從己也。又惎烈女之覺其所爲也。日夜謀涅烈女。使金夫觸之。於是惡少來者無虛日。烈女面壁垂涕卒不從。欲暫歸母家。不許。母有時來。廉其狀。歸輒戟手向東南詈問其故。亦不言。懼益顧嫗怒。且怵吏人之齮齕也。烈女知不可活。欲自經。屢爲顧大所覺。一夜竊出赴海。遇鄰女力阻。送之歸。顧嫗益讎之。謂大曰。死非若所畏。吾豈容其速死。將細磨折之。乃使顧大日予笞。笞已。嫗復予杖。又靳之食。不令飽。如是者年餘。烈女奄奄一

息矣。嘉慶九年正月。吏人偕諸惡少入顧嫗家治酒殺爲長夜飲。酣嬉淋漓。烈女恐其乘醉逼已也。復竊出赴海。海距室稍遠。不能一蹴至。烈女疊受捶楚。且久饑。氣衰力竭。方蹶躃前行。適有醉歸者見其情異。苦詰之。而顧嫗與客醉後覺女不得。度其必赴海。命顧大亟追之。至是見烈女。又執之歸。因是愈欲殺烈女。以杖箠未足。取器沉重者力擊之。烈女腰脅俱折。已復加炮烙。下體焦爛。二十九日。烈女死。鄰里切齒恨。終畏吏人不敢置喙。有同烈女兄刺舟者。不平。鳴諸官。合邑哀憤。吏人懼。與顧嫗謀速殯。掩其傷。罪當末減。邑令路君聞之。卽啓棺驗。自腰以上。死傷二。路君曰。可矣。下顧大於獄。擬罪絞。先是烈女死時。里人知其事由某吏。又聞其急殮掩傷。愈憤。欲執吏人與嫗送諸官。吏故猾。乘閒逸去。嫗亦走匿。乃繫顧大於杜礎。兼毀其屋。久之。嫗從山谷中出。翠兒見之。持竹杖追逐鞭撻無算。一時觀者稱快。然其後顧大瘐死獄。遂熄。吏人及嫗竟無罪。後十年。余攝平湖篆。聞烈女事。訪詢士夫及士人之可信者。辭皆無異。取其案牘閱之。事已久。欲平反不得。欲爲請旌。旌以去任未果。心以爲疚。邑諸生陳謨爲烈女傳。余益以所聞。備細書之。昔歸熙甫於安亭張貞女死。旣樂其事。又書其獄。又紀其神異。不啻三致意焉。良以禮教衰。廉恥日薄。窮欲滅理者所在皆是。一女子抗節守貞。甘受荼毒至死而不變。此君子之所樂道也。然張女死。其族有明義者。必欲白其寃。而烈女之寃幾沒。張女死。終罪起事者與其姑。而烈女主謀之人卒倖脫。張女死。有小女奴明證其事。而烈女無一人爲言。張女死。火反風。旱大雨。百鬼暴姑尸。空中聞鼓樂聲。火從祠柱出。而烈女死後闃無聞。豈人心異而鬼神亦不古若耶。抑烈女自安義命。不欲以奇蹟著人間耶。張女汪婦也。熙甫書曰張貞女。爲貞女絕汪也。余爲烈女絕顧。故亦曰林烈女云。旣詳其事。重悲烈女之志。復

爲楚聲以弔之其辭曰
悲賢媛之連蹇兮植孤根於下里誰使鴆爲媒兮委
芳蘭於泥滓處溷濁而思潔兮夫固戾情而拂旨睇
閨闥之暗汶兮實魑魎而懷羞不吾慚其亦已兮反
齎怒以余尤詫老魅之狡猾兮狐醜顏而獻媚引掤
犬之成羣兮布黃金以爲餌奮不顧而葆貞兮瘖吞
聲而忍淚毋目擊以神傷兮兒鬭風而氣沮欲引決
以自裁兮嗟未得夫死所望大海以奔赴兮潔吾身
以弃捐悼鄰女之夢夢兮挽殘喘以遷延死未成而
益悲兮計以深而轉毒纔鉗鏈以焚炙兮哀不勝其
慘酷惟鐵石之性成兮任靡軀而不改也故雖氣絕
目瞑兮炯英靈其如在也亂曰
氣凌五嶽兮涌江河光爭二曜兮揖羲娥玉可碎兮
潔不磨骨可折兮心不阿埋正氣於泉壤兮鬱高塚
之嵯峨孰百年而不死兮彼粉白黛綠烟消燼滅者
其如何余固可以不哀兮羌不知涕泗之滂沱重爲

招其魂曰
彼傖傖兮何人斯禽居獸處兮惛不知鵙梟豚鼠兮
甘如飴鳳凰過兮嚇之霜烈烈兮蕙艸萎芳馨狼藉
兮惜者誰握憲典兮緊士師胡不信讞兮成獄辭
國之法兮民之彝居厥位兮毋乃尸乍浦之滸兮黑
雲垂湯山之麓兮寒飆吹白日杳冥兮號虎貔瘞貞
烈兮山之嵋魂兮魂兮我心悲魂兮魂兮毋仳離海
潮澒洞兮蟠蛟螭魚龍叫嘯兮腥揚馨木石之怪兮
魍魎夔山鬼逐隊兮驅文狸魂不可與爲游處兮恐
異族之來欺魂其守此墓土兮產赤箭而茁靈芝芙
蓉可爲屋兮薜荔可搴爲帷衣荷芰兮珮江離木蘭
露飲兮秋鞠療饑白鶴矯翼兮青松枝徜徉容與兮
無不宜帝遣巫陽兮迓貞姬前素娥兮後靈妃玉攣
贊瑟兮橫參差雲霓晻靄兮揚旄旗斑龍馭兮彩鳳
隨藥之上征兮心悅怡九關閶闔兮高壓麗青琳之
宇兮明罘罳瓊華瑤艸兮羅堦墀靜室夐處兮無人

闕招織女兮襲錦聽龍女兮歛撓挹沆瀣兮沐華滋理雲帔兮整容儀東擊榑桑兮爲衣椸西汪弱水兮充盤匜賴視故土兮如糠秕謝彼下女兮姝窔爲

鵝籠夫人傳

周容

鵝籠夫人者毘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愼卜壻得鵝籠文卽壻之母曰家云何（開口卽問家之貧富、寫出婦人常態、）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以上寫夫人之父、貪鵝籠之文壻之、夫人之母爭之不得爲第一段、家常瑣屑事、却只以數語了之、絕不累贅、）妹許某家故豪遽行聘僮僕高帽束絛者將百人筐篚百里許媒簪花曳綵默部署（默字好、不默不足以見體制、）次第充庭所錦繡縠珠釧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聲（媒人簪纓不敢作聲、而門外駿馬乃故作驕嘶以鳴得意、媒之靜、馬之動、皆所以傳主人歡也、是文章加一倍寫法、）宗戚壓肩覘或問迺姊家何似矣（與家云何句呼應、寫盡世俗情態、）媼婢共鬨其妹歡笑吃吃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自妹許某句至此爲第二段、寫其妹之得意、以跌出下文夫人之榮寵、文乃愈覺有聲有色、將欲擒之、必故縱之、是行文一定之法、否則便落平衍、）一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惱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夫人聞之卽屛去絲帛內外惟布（稍寫夫人母之勢利、以形夫人之氣徵、是文章對面寫法、）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鸞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人治鍼黹無少異容（自一日母出妹所聘幣句至此爲第三段、行文至此、如黃河之水、逍遙極矣、以下便將決隄而出、一瀉千里、）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富貴人情嬾見校猜見說金榜捷、自有一種將信將疑景象、）卽鵝籠亦急告娶（故作一頓、）夫人謂母曰總遲矣（著此一句、非寫夫人之賭氣、愈以見夫人之抱負耳、）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兩榜俱第一人名聞天下南京兆鬧狀元貧移公帑金代行聘（閨中著此一句、可見明季官箴之壞、）官吏奔走執事宗戚媼婢閧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自壬子秋句至此爲第四段、三用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句、不惟語氣倍覺生動、文章亦有脈絡、此文法宜細玩處、）已而鵝籠奉特恩賜

歸（夫人生榮）以命服娶撫按使者已下及郡守俱集驛庭候（夫人生榮）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夫人生榮）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夫人生榮）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爲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自己而鵝籠牽持服賜歸句至此爲第五段、適寫鵝籠開衿、而下接以禮規放佚一句、夫人之賢、乃突然躍出紙上、）壬申夫人卒於京邸朝廷賜祭者七（夫人死哀）遣官護喪歸（夫人死哀）飭有司營葬（人人死哀）紼引日公卿勳貴奠幄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几筵相接（人人死哀）卒時謂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自壬申夫人卒於京邸句至此爲第六段、文法同上、見得夫人之死、非安富尊榮而死、乃憂危惕厲而死、臨死數言、一字一淚、其如鵝籠不恰何、食肉者鄙、開其貌讒、竟陷於思賊、轉鬬錦金鏡矣、遠點低唱、消遣睥睨去耳、）聞歲鵝籠告回里久之復貪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余至燕聞鵝籠小幡青彩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掛三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櫬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諸十子者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偕客鬥恆通曙直宿內閣輒擕女子男妝入余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余曰鵝籠嘗噉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矣以金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在十子餘子余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遙應上文一筆不漏）嗚呼夫人之得罪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

【總評】此文傳夫人而夫人之賢淑却只以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三句淡淡寫出其餘純從夫人之左右前後陪襯出來而夫人之賢淑自見先生之論文曰文無他謬巧惟於題之前後左右取其光彩以相激射又曰文之道在離離者如月在水提月於水而不得月如風御香覓香於風而不得香此文正自寫其心得處鈍根人讀此可以激悟不少

【注】鵝籠宜興周延儒

周容字茂三別號鄮山明遺民董次公謂其詩

一。書二。書三。文四。錢牧齋稱其詩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

明年女報文苑中擬剏一新例。專取前人名著。爲之評註。（不論詩文辭賦）、并將每書大意摘出。闡發其精神。引伸其趣味。以供女學生國文自修之用。此篇特示其初例。力薄任重。不知能漸至於成書否。又不知閱報諸君。亦歡迎此種編例否。蘄有以賜教也。西神



梅村俠女

瞻廬

老屋三椽。繞以枳棘之籬。籬以內拓地數笏。遍栽秋菊。菊已放苞矣。以失於灌溉。故瓣萼枯槁。枝條瘦弱。有憔悴可憐之色。籬畔立一女郎。年可十五許。眉目姣好。而膚色則如傅黃蠟。病態儳儳。骨見衣表。向花凝立。如泣如訴。其人固以花爲命者。而今則與花同病矣。目注此生機垂盡之菊。喃喃語曰。花乎。汝非嬌嬌不羣者乎。何以灌溉一失。其時卽奄奄不復有生氣。朱顏不再。黃馘堪悲。花乎。汝其儂之小影乎。語已。淚簌簌下。

既而。以指。黏淚。彈染花間。曰。花乎。此爲儂最後施汝之灌溉矣。向也溉汝以水。今也溉汝以淚。淚不足以活汝。儂固知之。願自今以後。汝卽欲沾染此涓滴淚液。亦屬渺不可得。汝命未絕時。而溉汝者。早辭此人世而去矣。女郎對花濺淚。絮泣不休。忽有一中年男子。氣咻咻然自外入。語女郎曰。阿霞。汝父今日東西奔走。饑腸轆轆作雷鳴。令人不可片刻耐。茲歸就食矣。阿霞。汝治炊也未。霞曰。有饘粥一器在。兒留以待阿父者。父曰。阿霞。汝進食也未。霞悽然曰。父不歸。兒

何敢食今且與父分食之父嘆其糜兒止須飲其瀝耳父曰慘哉吾阿霞也

此可憐之父女入室就食饘粥一器須臾而盡父曰甕中賸米幾許矣霞曰殆不及二斗以之煑飯止堪供七日食惟淪爲薄糜或可延父女半月之命父曰如兒言吾父女、之生命亦至危迫矣雖然村人之盎無餘粟者欲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尙敢望半月耶噫、阿霞誠不料旱魃作威竟釀此絕大之慘變也霞曰然則全村之人其將坐以待斃耶以兒思之未嘗無救饑策或向鄰縣購米或向囤戶告糴兩者擧其一卽可挽囘浩劫何村人計不及此父曰兒所設策此間因計議及之其如失望何霞曰請父語兒以失望之由父曰吾腹雖果而體猶倦甚稍囘復吾精神當爲兒詳言之也

於是凝神者片晌肢體乃稍稍適因曰兒乎吾所以枵腹奔走與村中父老相聚議者正爲救饑計也村人以絕糧在卽不得不仰給外來之米以資挹注前月曾醵巨資買舟至九江購米顧望眼欲穿而購米之船久不返蓋此次贛省旱災不僅限於梅村一隅地鄰近城鎭莫不皆然風聞購米之船已爲鄰縣饑民中途邀襲此耗雖未證實而衆口一詞各村已喧傳殆徧兒乎米船果被襲者則不出三日道旁餓死人將充溝溢谷矣語次唏噓不已霞曰第一策失敗矣然則第二策又何如者

父聞而歎曰兒言向囤戶告糴耶噫、此間囤戶豈復有絲毫人心者東村甲乙兩囤戶各儲米百石以上出其所蓄已足延村人累月之殘喘顧屢向告糴而屢不應渠等自言爲小囤戶應否不價糴米當以大囤戶之意旨爲斷若大囤戶猶豫無發粟意則小囤戶萬萬無自專之理霞驚詢曰大囤戶誰耶父曰誰耶卽向者圖喫天鵝肉之癩蝦蟆耳霞曰豈黃積封其人耶父曰然霞曰何物傖奴忍使千百哀鴻輾轉

呼號而不之顧其存心亦太酷矣父曰彼富人之用心詐逾鬼蜮毒過蛇蝎烏可以常情論之吾今揭示其隱謀兒其諦聽霞曰諾

父繼言曰積封之所以靳不發粟者彼特謂時機未至耳此間因乏糧故誠有朝不保暮之象顧村人一線生機猶懸懸而未絕者則以購米之船或者無恙歸來耳揣積封之用意非俟村人山窮水盡時必不肯輕於發粟設購米之船竟不返則村人饑不得食危象立見析骸易子以肉糜爲食料無一非意計中事而積封之時機至矣纍纍廩粟何慮不得善價壟斷由我莫敢誰何卽以兼金易升米亦必趨之若鶩積封獲利之厚非可操劵待乎霞作恨恨聲曰天乎彼傖竟以村人之死爲己利良心斲喪盡矣父曰村人之死固不足邀彼傖一睞然彼傖猶未能忘情於汝吾適自東村來遇彼傖於道中彼傖睨我而笑曰朱簡卿君別來數日何消瘦至是吾知其隱含諷意因曰鄙人生平不受嗟來食那得不瘦彼傖曰簡卿汝太自苦矣此間災象已成不出旬日人人有斷炊之厄吾誠憐憫汝思一援手汝何倔強乃爾吾詫曰鄙人實不甘受人憐憫彼傖笑曰簡卿汝不爲一身計獨不爲膝下人計耶娟娟此豸坐視其槁死蓬戶之下汝心亦太忍矣吾曩欲量珠爲聘汝執拗不肯從命今當生死關頭奈何尚不知變計簡卿乎汝倘幡然變計者則此蓬門垂萎之花立可移植金谷汝一生喫著不盡尚慮枵腹耶吾憤甚遽唾其面曰惡、是何言吾女雖陋萬不能列汝姬妾行汝休矣乃公餓死干汝底事耶霞聞父言俛首不語若有所思索者旋曰阿父疲於奔走矣今夕當早寢多言殊勞神也

一日淸晨擁米居奇之黃積封方坐廳事語其莊客趙三曰村中購米船頃有歸來消息否趙三足恭對曰僕前日承積翁命散播流言謂米船有被襲之耗

此特。一。時。權。宜。藉以。寒。村。民。心。耳。今村。中。炊。煙。將。絕。而米。船。杳。杳。無。返。期。爾。時。謠。傳。之。詞。此。際。倏。成。事。實。村民。之。命。絕。積。翁。之。運。亨。矣。敬。以。此。爲。積。翁。賀。積。封。撚。其。焦。黃。之。短。髭。格。格。笑。曰。趙。三。吾。平。時。積。粟。不。積。錢。正。爲。今。日。地。耳。千。倉。萬。箱。至。今。日。而。盡。出。之。已。足。獲。倍。稱。之。息。顧。吾。意。殊。未。饜。足。必。使。一。般。人。民。備。受。橋。餓。之。苦。痛。而。吾。之。廩。米。乃。益。增。其。價。值。故。糴。粟。之。期。至。早。尙。在。旬。日。以。後。汝。以。此。計。爲。何。如。趙。三。作。媚。態。曰。積翁。此。策。諸葛。不。啻。也。語次。忽見傭工小張自外至。附耳與積封語。積封。愕。然。曰。朱倩。霞。耶。彼來。謁。我。何。事。者。因作。沈。吟。狀。旋。曰。彼來。亦。大。佳。汝。第。導。入。書。室。言吾。將。出。見。小張。應。命。去。積封。迴。面。語。趙。三。曰。小妮。子。不。能。捱。餓。矣。淸晨。至。此。作。麼。生。得。毋。向。我。乞。恩。耶。汝其。少。待。吾將。面。此。妮。子。去。趙。三。茫。然。甫。啓。齒。欲。動。問。而積。封。已。起。自。座。中。匆促。入。書。室。不。復。返。顧。積封。且。行。且。思。謂阿。霞。小。妮。子。平日。眼。高。於。頂。鄙。我。爲。守。財。虜。不肯。稍。低。顏。色。何。意。饑。來。驅。人。乃亦。俛。首。入。我。門。下。我此。番。見。妮。子。當力。持。驕。矜。態。度不。輕。允。其。請。求。俾知。守。財。虜。非。易。與。者。思至。此。則。趾。高。氣。揚。作睥。睨。一。世。之。概。乃足。跡。甫。及。書。室。經。彼。姝。美。目。一。盼。而百。鍊。之。鋼。已化。爲。繞。指。柔。矣。維時。倩。霞。刷。鵶。鬢。點螺。黛。薄。施。脂。粉。楚楚。動。人。徐行。至。積。封。前。鶯。聲。細。囀。曰。先。生。別。來。無。恙。此六。字。出。於。檀。口。中。直。令。積。封。聞。之。一字。足。抵。一。個。銷。魂。使。者。跋。扈。之。氣。立。化。爲。恭。順。囁。嚅。而。言。曰。賤子。幾。生。修。到。乃邀。姑。娘。注。念。霞以。一。笑。報。之。積。封。魂。魄。幾。被。奪。去。亟。命。霞。坐。略。作。寒。暄。語。語。多。舛。迕。不。合。程。序。旋。自。覺。其。謬。乃。強。加。鎭。攝。而以。霞。之。來。意。致。詢。霞。曰。先生。試。測。度。之。儂。果。何。由。而。登。門。耶。

積封自思。霞之謁我。必由饑不能耐所致。本無所用其測度。顧此。何。等。語。倘質。直。言。之。不。幾。唐。突。美。人。耶。因目。灼。灼。視。霞。竟不。能。措。一。辭。以。答。霞。曰。先生。何。事。

沈吟者積封曰甚風吹姑娘到此賤子思索殆徧殊不得端倪霞曰昨阿父道遇先生先生幸垂青眼眷念及儂顧阿父心緒惡劣語多失檢或不免拂先生意積封曰個翁有執拗癖賤子知之有素殊不以此爲芥蔕霞曰謝先生海量顧阿父雖與先生齟齬比返家後亦自悔不迭儂尤識先生用意先生愷悌君子也紆尊降貴垂顧於蓬門之弱質將欲拔之九淵之下升之九天之上先生誠儂之第一知己積封聞此數語直覺心甜骨醉不可名狀笑曰果爾姑娘殆心許我耶霞攢眉曰儂命蹇縱欲侍巾櫛而時會厄之不得償儂素願先生之厚意此生恐不克消受惟有期諸來世耳語時淚如鉛瀉旋又斷續其辭曰先生……儂今有遠行……與先生長別矣……儂此來……一以明心一以告別……先生……毋以薄命人爲念……於是隱几大哭

此嗚嗚咽咽之辭積封聞之方寸間棼如亂絲亟以好言慰之曰姑娘勿爾胸中蓄何苦痛儘可向賤子訴之賤子雖不才或可爲姑娘助一臂霞乃止哭淒聲言曰此事恐先生亦不易爲力積封曰第言之霞曰阿父曩貸估客金今忽來索逋急如星火阿父遭此奇荒救死且不贍何能清理宿逋而估客勢洶洶吼聲如豹謂不得金當捉將官裏去阿父窘極幾欲自裁儂爲阿父緩頰請寬以期限估客曰屆期不償金將奈何儂曰苟不能償金者儂願隨客去屆身爲婢子執箕帚以從事估客聞儂言欣然而去顧期限日迫而阿父實不名一錢儂欲援阿父命舍鬻身爲婢外竟無他策途窮日暮終不免與故鄉長別耳言已復哭積封止之曰姑娘請語我以所貸之額霞曰爲錢五百緡積封大笑曰五百緡耶此戔戔者値得爾許煩惱姑娘且毋悲半月以後吾家將糶粟屆時阿堵物當塞滿屋子以五百緡代姑娘清逋如九牛亡一毛耳特不識姑娘果心許我耶霞曰盛惠良可

感顧限期不出七日奈何積封默念七日內籌錢五百緡勢必從速糴粟乃克有濟顧吾本以廩米居奇今若急而求售其何能獲善價因沈吟不自決霞因積封無語遽掩面大慟曰天乎慷慨好施如先生且不能爲儂援手其他更有何望已矣已矣儂命絕矣今生今世不復與先生面矣語訖欲出積封亟張兩手遮其前曰姑娘坐何至於此賤子當從長計議霞泣曰儂命在旦夕無從容坐談之餘暇先生幸毋阻儂儂從此逝矣

美人金錢兩問題交戰於積封方寸間愛美人歟愛金錢歟兎起鶻落一時竟絕少主張纔念美人稍縱卽逝而金錢之計畫則此後尙有餘望於是大聲言曰姑娘吾計決矣此七日間定以五百緡爲姑娘解紛顧事成而後姑娘作何酬報願以一言爲息壤霞遽伏地謝曰先生大德沒齒不忘此後儂之生命旣出於先生之賜則自頂至踵絲毫皆非儂所有而爲先生所有抱衾裯乎執炊爨乎悉惟先生之命是聽儂實不敢自主積封大樂亟扶霞起曰姑娘能如是賤子尙復何求願……語尙未竟而霞已揣得其用意因曰先生慮償債後儂將悔約耶噫、先生耿耿此心直可質諸神明布諸公衆積封曰賤子曷敢疑姑娘特恐卿父聞之不免力持異議耳霞曰先生脫阿父於厄感德且不遑剏敢梗議耶因與積封約謂第七日之淸晨須持錢五百緡赴村中土地祠當衆交納儂可立隨先生去神明鑒於上公衆監於旁當不慮儂悔約積封應之如響霞遂言別積封尙欲挽之使坐霞曰聚首日正長今當早歸以報老父言已冉冉出門去比至戶限猶回首一笑頻頻以妙眸送睞而積封之心旌動搖不待言矣

越翼日黃氏糴粟之舉喧布於全村持筐挾筲而至者鱗屯蟻集擾擾者竟日而村中小閭戶見積封已開倉發糶則亦紛紛設市不敢閉糶向日偏走東西

村不能得一粒粟今則隨地可以購取而米價亦日趨於平一般居民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今而後災不爲害矣顧壟斷居奇之囤戶何以忽現婆心有此救濟衆生之舉動則百思而不得其解而村中秀才朱簡卿又稍稍語衆曰生死而肉白骨緊誰之力歟、噫微神明不及此矣某日之晨諸父老其相會於土地祠、以議酬神之方法衆應之曰諾

無何七日之期至矣積封整衣冠飾容貌遣童僕荷錢五百緡至祠而已亦踵至至則村中父老列坐其間者無慮數十人私自怪詫謂證婚者何用多人耶既面簡卿遽詢曰倩霞至此乎簡卿曰妮子頃已至顧匿居室內殊靦腆向人積封因呼童僕將纍纍阿堵物陳列其前欲以此爲交換品簡卿曰汝毋急遽當以父老一言爲斷積封聞言面露驚訝狀而簡卿已大聲語衆曰父老乎生死而肉白骨緊誰之力歟衆曰惟神是賴簡卿曰歸功於神固也雖然囤戶之發粟神果諄諄然命之歟衆曰不知也簡卿曰父老既未悉底蘊吾當言其略此次轉移厄運其功出於一女子女子非他弱息阿霞也阿霞見村人轉眼爲餓莩意良不忍決計犧牲一己以解全村之厄彼囤戶者素豔阿霞貌思納爲妾以吾弗之允遂止阿霞因設計以甘言誘囤戶謂備錢五百緡其事立諧囤戶積粟不積錢恐失阿霞亟貶價以售米而全村之厄一旦盡解今囤戶持錢來索霞矣錢果當接受耶阿霞果當嫁囤戶耶請父老無偏無黨一言以決之衆同聲曰霞姑以一身救全村吾輩亦當以羣力援霞姑錢不當受霞姑亦不當嫁囤戶有弗從者吾輩必鳴鼓以攻之時阿霞已冉冉自室中出積封憤不可遏力斥其負約霞曰先生其毋懟前日不小施詭譎村人又安有生理耶儂今日之去留全以公衆之意旨爲斷公衆言錢不當受儂不當嫁先生神明在上實式憑之先生尙曉曉耶積封聞之氣結良久乃

曰汝不願嫁我我亦何能強汝必嫁顧廩中之粟因汝故而貶價脫售汝能使已糴之粟悉數返於吾倉則去留聽汝自主衆聞之作不平鳴曰爸父無禮哉米已糴、尙能返耶積封亦反脣以稽不肯稍下當相持間而門外邪許聲大作有人坌息來告曰購米船滿載而返頃已荷米上岸矣衆大喜呼曰爸父勿狡展此間不患乏食悉數返汝米汝尙何言積封面失色遽呼童僕荷錢五百緡倉黃遁去

倩霞自此持不嫁主義以北宮嬰兒子終其身曰、吾若嫁翁無以服積封心也灌園澆花以娛老父而籬畔垂萎之菊經此一番灌漑亦勃勃有生氣不復作憔悴可憐之色矣

蘭質蕙心

君肥

金陵擅六朝山水之勝名媛閨秀代出其間古所謂江南佳麗地此其一也濱江一帶爲商埠邪許之聲竟日不絕其在有淸末造繁盛亞於滬江下關一隅尤爲百物所薈萃誠奧區也晝則車水馬龍遊人蟻集士女雜遝如荼如雲夜則霜燈萬盤銀輝璀璨商店鱗次櫛比繽紛五色咸炫耀於電光之中其間有典肆一家據下關之東規模備極宏敞此典肆主人不問而知爲巨商距典肆可半里而遙爲此巨商之住宅雕梁畫棟大廈連雲其外觀壯麗足顯此主人之身分惟去市稍遠而微覺荒僻此住宅之寂寞比以市場之喧囂如由盛夏而驟入隆冬氣候迥異然淸靜無擾實於居家者爲宜肆主卜築是間殆有習靜之意也顧肆主方在盛年又擁巨金胡爲屏絕嗜好厭人世之繁華靡麗自趨於沉寥之鄉其蹤迹殊

近詭異且日常深居簡出罕與世人相酬酢不特歌樓酒市為肆主所絕迹卽宴會之場肆主亦從未身與其列惟伏居家中坐擁豔妻以享家庭之福僕人咸竊竊私議謂肆主無丈夫氣積久亦習焉安之典中各事肆主雖常過問而實權一操之主婦此主婦有經商之才良足勝任經理典肆者但供外界之交際而已肆主至典肆中歲以數次至則必與主婦偕夥友見肆主之貌罔不驚異謂彼丰姿絕世直不啻一絕色之美人主婦姿容甚麗而英氣見於眉稜蓋婀娜而剛健者惟雙蛾深鎖鎮日鬱鬱無歡容似含有悲苦之事不可告人雖身居華屋而食苦每類於蓬門肆主惟曲意慰藉之從未嘗一盤詰也

一日肆主偕主婦自典肆還行至中途有一少年過其前髮蓬蓬鬆鬆鶉衣鵠面足上履破碎作蝴蝶飛而面部文秀之氣仍不少掩卽舉止亦不類寒乞兒主婦瞥見大有所感觸顏色斗變急以袖障面而過少年亦忸怩避之無何主婦抵家商之肆主使人召此少年至肆主出而見之曰君何一寒至此乎君亦富家子弟平日養尊處優饜肥甘衣輕煖享用之侈埒於王公徒以不自檢束好作狹邪遊致使傾家蕩產貧無立錐君猶不知悔悟復縱情於賭屢博屢負至鬻其妻子以償觀君今日之形狀將成餓莩君其尙堪回首乎少年聞言垂首下視愧赧幾無地自容久之悲從中來泣不可仰肆主覩其狀亦變為淒慘之容淚溢於眶幾欲奔出顧懼為少年所覺立遏其悲顏色復沉靜愾然問此少年曰君已知悔乎少年嗚咽其詞曰吾悔已無及吾何顏復立於人世惟以一死為得也肆主曰君既知悔典肆中不少喫飯地較勝於躑躅街頭但吾今未深悉君不能畀君以職守一兩月後君果能眞實悔過必有以位置君也

少年收淚謝之

夫肆主富人也肆主之婦又深閨之少婦也此少年

非肆主之親族肆主何以識之主婦又何以識之少年目前之境況幾同於乞丐人方遠避之不暇而主婦獨殷殷垂注則此少年與主婦必別有關係可知主婦恤此少年商之肆主肆主竟能徇主婦之意而使少年得一棲身處則此少年與肆主必因主婦而別有關係又可知少年居於典肆雖無所事而肆主待之獨優贈以新衣饋以佳肴居以潔淨之室惟與少年訂約不得出典肆一步少年亦竟能遵守其約終日悔過自怨自艾區區一典肆不啻為太甲之桐宮肆主察知其狀乃屬肆之經理者量材錄用少年任事數月迄無廢弛經理者深嘉其勤為之延譽於肆主肆主復屬經理者加以重任少年乃克稱厥職肆主大喜未及三載此落拓無聊之少年遂握典肆之全權矣當少年窮迫之時得主婦一言而肆主乃關切若是雖家人骨肉之親無以過也顧少年為肆主所矜恤有逾恆輩夥友胸中頗不平謂吾輩終日碌碌曾不得邀肆主之一盼獨此乞徒竟能以食客享非分之福公道何在久之知此意出自主婦愈滋疑忌顧不敢加以蜚語蓋主婦平日有幹才御眾嚴肅而寬厚同為夥友所敬服迨少年服務肆中備極勤謹終始如一夥友亦翕然稱許謂肆主之畀以重權於理滋當在勢少年受肆主之惠由困而亨身安心泰宜如何感激涕零思圖報更無不滿意之事擾其心胸顧少年痛定思痛轉以安樂而動其悲哀豈少年反恩為仇有怨於肆主與抑少年觸景傷懷別有難言之隱痛與此中底蘊非局外者所能洞悉也

吾書今不暇更敘其後而當先詳此少年之身世矣少年姓李名永康籍隸皖省先世經商積貲數十萬自祖父僑寓金陵遂家焉父席累世之遺業守而勿墜益豐其財置田產無算永康生六歲而父死由寡母撫養延師課讀幼絕慧讀書能過目成誦丰姿秀

逸皎皎如玉樹臨風衞玠璧人足相頡頏顧性慧而質不馴寡母憫其少孤恆溺愛之師將徇其意不肯以嚴切失居停之歡故永康雖讀書數年卒以一暴十寒無所成就年十七粗知文墨遽罷學斯時永康如脫韁之馬不可羈勒日與無賴子爭逐放鴿呼鷹鬬雞走狗寖成一儇薄少年觀其外表固翩翩公子也母恃其家財之富爲之求婚嘗炫於人曰吾兒貌既秀美才亦不惡必得一才貌雙絕女以爲配偶庶幾佳兒佳婦足承受萬貫家財耳此語一出執柯者踵相接母皆無所許可聞姚氏蘭姑之名獨心慕之永康亦自負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其他皆庸脂俗粉非吾匹也

蘭姑者上元縣姚令之女也姚爲皖省名孝廉以大挑知縣需次江寧爲上游器重歷署要缺有能吏名最後得上元缺姚令本皖省富室益以宦橐所入家產愈豐愛金陵山水之秀廣置田園以營菟裘有終老是鄉之意妻吳氏生二子長曰伯璜次曰仲璧姚令設典肆於漢皋以二子經理之惟一女在側卽蘭姑夫婦愛之如掌珠蘭姑性機警幼從父學天資穎悟過於兩兄迨長負殊色通經史詞章之學尤長於經濟姚令每辦要差蘭姑持籌握算措置裕如居恆謂姚令曰使兒身作男子必能爲國家理財桑弘羊劉晏輩不足道也姚令笑而頷之嘗指蘭姑謂妻曰此吾家女陶朱也才名豔名一時傳播未幾姚令罷官乃挈其妻女居於金陵之西鄉

陳明經佩蘅爲西鄉之老儒以課徒自給家況清苦爲人耿介有節操姚之宅與陳比隣聞其賢而訪焉接談之下投契甚深詩酒往還殆無虛日姚以佩蘅之貧也時資助之眷屬不時來往兩家情誼益親密佩蘅有女名瑤華與蘭姑年事相若而才貌亦在伯仲之間惟蘭姑芳名已播遐邇而瑤華則匿跡深閨萎蕤自守猶爲空谷之幽蘭未作出牆之紅杏人罕

知之兩人之身世旣異賦性亦截然不同蘭姑伉爽如男子而瑤華則一婉孌之妹也然彼此親愛之情有逾手足蘭姑之母復認瑤華爲義女順蘭姑乳名之次序稱以蕙姑吾書至此亦以蕙姑稱之矣未幾姚令得中風病數日而卒伯璜仲璧自漢皋得電歸經理喪葬旣畢之後璜出而璧留蘭姑依母兄以居靜坐深閨無可遣悶鎭日與蕙姑爲伴晨夕相共形影不離往往食則同席寢則同牀時蕙姑之父多病醫藥之費均出於姚蕙姑感激之誠形於辭色蘭姑常至蕙姑家助侍湯藥以分其勞時晏不及歸則與蕙姑同宿每宿必密語深談通宵不寐一夕蕙姑謂蘭姑曰老父病中諸多累姊妹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大德語次淚如湧泉足表示其言之誠懇蘭姑曰吾兩人情好若此何分爾我但恐不能永永聚首耳蕙姑曰吾願爲婢以追隨姊之左右蘭姑曰妹言過矣吾姊妹不忍分離竊願效娥皇女英故事共事一夫妹意何如蕙姑躍然坐起曰姊有斯意妹焉弗承倘渝斯盟有如白水語已遂寢讀吾書者知之此兩人一夕之言遂造成異日之佳話矣

未幾李之母聞蘭姑賢遣媒求婚蘭姑之母固熟知李之家世者心炫其富將許婚詢之仲璧仲璧曰李氏亦吾鄉望族聞其子頗文秀門戶相當此婚可許也惟婚姻爲終身大事仍須決之於妹母乃私詢蘭姑蘭姑默然母固詰之蘭姑低頸謂母曰富家子恐多佻㒓不可不愼母曰李氏子美秀而文有福相此汝兄所知者卽令稍有放縱其家產豐厚終不失爲富商蘭姑不忍違母意謂此事有母兄作主兒敢弗從語已微吁其氣亦似後來之種種境況已發現於目前者婚議旣定而蘭姑遂爲李氏婦

夫蘭姑與蕙姑不有共事一夫之定約乎蘭姑之婚事定矣如蕙姑何蘭姑苟實踐其約者則此婚事與蕙姑有連帶之關係在理殊無獨斷之權無如李氏

之婚迫於母命無從容商榷之餘地設為蕙姑所不願毀消前約亦自易易私室之盟言究非公堂之鐵案踐約與否其權仍操於蕙姑斯時蘭姑之心理固如是也孑蘭姑議婚李氏之時正蕙姑父病垂危之日彼之方寸已亂又何暇計及他事告之轉足以傷其心計惟姑允此婚順從母意而蕙姑事則徐俟其後耳

越數月而蘭姑嫁矣以蘭姑之才與貌而偶永康復何嘗議永康固深為敬愛而李母亦甚喜蘭姑之賢蘭姑是時未知永康之深淺覺其儀容俊美性格溫存夫壻不類輕薄兒芳心或亦私慰顧永康之淫佚放蕩已成第二天性始雖稍為斂戢久則服其故常蘭姑冷眼觀之知永康之諸般惡習釀於老母心愛之而無如何且李之家政不修在在俱有可危之象身為新婦不欲干涉其事惟自盡婦職而已久之李母知蘭姑之能屬以家政財權悉操其掌握蘭姑乃竭盡心力一一清理田畝若干房屋若干地基若干存款若干凡動產與不動產核其總數不下數十萬之多蘭姑胥列諸清冊布置井然非復從前之紊亂矣無奈永康之豪奢日甚一日淫朋狎客嘯類呼羣就食於門者日數十人區區一永康不啻孟嘗之有食客矣李母至是乃大悔數加訓責終不悛李母發憤成疾不久遂死李母死後而永康之狂蕩愈甚其勢如舟行大海風利不得泊蘭姑一荏弱女子詎有操舟蹈海之能此時惟望洋興歎耳姚母聞之悲甚召蘭姑而責之曰汝平日之才智何在夫壻狂縱若此汝何不一諫阻一二年後家產蕩矣蘭姑垂淚謂母曰兒諫之屢矣諫而不聽是不可諫也不可諫而強諫轉足以傷夫婦之情而於兒事更多窒礙渠沉迷已深非立時所能醒悟計惟用破釜沉舟之法或可挽回兒之不拂其意者蓋別有計較非袖手作壁上觀也財政歸兒管轄兒心中固有分寸此非其時

第獨力不能成事更需有人助我耳姚母曰汝好自爲之蘭姑退乃訪蕙姑

斯時蕙姑之父已死母又老邁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蕙姑惟奉母守制以度清閒之歲月而已蘭姑嫁後私詢蕙姑之意旨知其堅守前約卽亦不深阻惟相約固守祕密以待時機雖永康與蘭姑結婚已久不獨未覩蕙姑之面且並不知有蕙姑之名其實蕙姑心中固早認永康爲未婚之夫故永康一舉一動蕙姑得蘭姑報告靡不盡知而永康則猶在黑幕之中是日蘭姑見母後乃訪蕙姑而告以母言蕙姑曰姊將若之何蘭姑曰吾今此來蓋將求助於妹欲妹爲奇女子也蕙姑詰其故蘭姑乃與蕙姑耳語密議久久鄭重作別

李之家財數十萬不動產居十分之七動產居十分之三永康惟知浪用至於存蓄多寡從未計及用款悉由外自取多者以千計少者以百計到手輒盡蘭姑或問其用途惟詭辭以對在勢蘭姑無禁止之權力亦遂聽之焚林而獵竭澤而漁一二年間動產空矣若房契若田契若地契悉存於蘭姑之所永康至是勢不得不商之於蘭姑蘭姑乘機規勸冀其有悔悟之一時詎永康口雖應諾轉瞬已不知所往探聽蹤迹蓋已追歡於曲巷中矣其纏頭之費皆以重息取得者蘭姑太息曰是終不可勸也急歸母家告以故懇求兄仲璧爲助得許可乃復訪蕙姑決行前議叮嚀再四而返

越二日永康歸矣歸時焦迫萬狀神志不寧憂悶之餘時發永歎蘭姑曰君何鬱鬱若是永康色頹欲語不語者再蘭姑挑之曰豈以橐金垂盡耶永康赧顏曰卿慧人也蘭姑曰財產皆君家所有妾何敢吝第儲蓄已空所存者皆不動產請與君立約或典或押或變賣須經妾手任君所欲不吝也永康曰卿安所得受主蘭姑曰妾兄仲璧廣交遊以此相託骨肉至

親必能助我臂力永康拊掌曰卿言是也此事全權悉授諸卿更求以從速爲得否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蘭姑曰妾請以今日歸寧一兩日間必能報命君耳聽好消息耳蘭姑去三日自母家回永康迎而問之曰所事若何蘭姑曰諧矣茲事甚巧適有富商陳姓自漢皐來身挾重貲擬於本城設典肆謀諸仲兄即下榻於其家妾以所事告仲兄仲兄轉商於彼已得認可約以明日蒞我家商量此事君可當面一接洽也

翌日陳姓富商偕仲璧至鮮衣俊僕丰度翩翩一面如冠玉之美少年也永康氣爲之奪自慚形穢勉強作寒暄數語旋即默然經仲璧先提其事始引動兩人之詞鋒來客言辭單簡年少材練惟承認以契作押息重而期短逾期者倍成否一言而決語畢立俟報章永康懾於富商之驕蹇言辭木鈍吶吶然不能出諸口又以需款甚殷無敢異議乃立遵其言訂約交易既畢來客復謂永康曰君性甚豪爽後此更有所需吾囊橐甚充可賡續紓君困也永康唯唯仲璧遂與來客向永康作別而去顧區區押款能得幾何以永康之揮霍大手筆詎能持久如赤地潤以杯水立見其涸也無已惟仍倩仲璧居間說合押以他契無如押品愈多而利息愈重期限亦愈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押款愈勤用途愈速仲璧惡其浪費罷不復問永康乃逕向陳姓之富商抵押富商貪其厚利亦不復拒惟手段辣而條例苛更甚於前押品代價始猶得十之四五繼僅得十之二三兩年以後家產乃一空如洗斯時陳姓富商已爲典肆之主人永康以抵押各契斷賣於富商復得萬金蘭姑至是復勸曰君從此謹守尚不失爲小康也永康惟漫聽而漫應之顧念偌大家產斷送殆盡中心不能無悔乃一念將登覺岸一念又轉入迷途昔則溺志於嫖今則變計爲賭謂嫖實有害而無利易嫖而賭利害各

半設賭而勝者歷年損失之家產猶可一朝而恢復也嗚呼此亦永康之妄想也已

萬金鉅數也永康苟能從蘭姑之言兢兢自守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此萬金之儲蓄儘可豐衣足食享家人團聚之樂而無意外憂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乃於智窮力竭之時爲倒行逆施之舉挾此萬金爲孤注而欲以數十萬已去之家財乞靈五木勝則得矣負將奈何永康但計利而不計害宜其投身於頹運之中也曾不幾時萬金已罄而賭興猶酣博貲無所取償始則典其衣飾繼則鬻其家具終則售其所居之宅悲哉永康昔作富家翁今爲窶人子矣是時蘭姑之母已隨仲璧至漢皋西鄉田宅轉售於人永康既無告貸之門蘭姑復無投奔之地惟居一小屋中牛衣對泣相顧淒然夫婦正悵惘間忽聞叩門聲甚厲拔關啓視蓋同局賭友爲索逋來也永康大懼苦苦向來人緩頰始約期而去去後永康神色頹喪如死因之將受極刑蘭姑意良不忍婉言慰之永康曰倘得二百金此圍可解否則吾不堪其窘辱惟一死耳蘭姑曰室如懸磬安所得如此巨金妾亦無援君之術一身以外更無餘物苟有可以助君者妾亦何恤永康流涕被面長跽於蘭姑之前曰生我惟卿殺我惟卿蘭姑已知其意謂永康曰吾何能救君者無已惟鬻我耳永康不語蘭姑扶之起曰君既棄妾妾亦不更戀君第選擇之權必操之於妾也永康曰諾未幾蘭姑遂別嫁

讀者諸君抑記有典肆之主婦乎典肆之主婦何人即蘭姑也永康自蘭姑嫁後餘貲無幾不久又盡衣裳襤褸菜色堪憐將爲鄭元和矣不意徘徊歧路間肆主竟好行其德而納之門下解衣推食數年間俾握典肆之權肆主誠大俠哉顧永康飽煖之餘彌思故劍雖肆主恩深義重在永康受其卵翼更不敢稍存非分之思無如人面桃花天涯咫尺今日之主婦

卽爲昔日之荊妻撫今思昔殊難爲懷能無動悲感之情乎

永康自握權典肆後力圖報稱人無閒言典事亦蒸蒸日上累年核賬獲利不貲肆主旣感其任事之勤復嘉其悔過之速乃延永康至住宅置酒慰勞以酬其庸肆中夥友咸豔羨不置卽永康亦私衷自喜蓋以肆主之逾格相待此爲破題兒第一遭也顧一念前情則又愀然不樂喜憂交集左右不知所可心與口商者久之以爲主人情重不可卻也乃決計赴召已而至肆主之宅則見張燈置酒如迎大賓永康覩其情狀似不類尋常宴飲者咄咄怪事不可思議迨入其室而不見肆主乃反見主婦之出迓此主婦身處嫌疑胡竟坦然露面咄咄怪事乃愈不可思議永康足將進而趑趄口欲言而囁嚅胸忐忑不寧局促神情不可名狀正惝怳間忽聞主婦發言曰君毋憂疑君卽是間之主人曩之肆主乃爲君代權職守者今退位矣永康聞主婦之言愈大惑不解所謂迷離撲朔如墮入五里霧中有頃聞環佩之聲自遠而近一伴娘擁新人自屏後出珠冠頂巾象服環帶蘭姑笑謂永康曰此肆主也永康覩之弁而斂矣蘭姑曰君毋惑此喬妝爲肆主者非他人乃吾之義妹蕙姑也昔與吾相約共事一夫今乃其時矣妾無狀欲爲君保守家財乃幻出種種變相處君於黑幕中直至今日始揭破此一重疑障自今日始君其承受此家產保守勿失妾當與蕙妹退處深閨同享安閒歲月矣永康喜極轉泣嗚咽謂蘭姑曰卿眞李氏之功臣也蘭姑曰蕙妹爲君之恩人君其趁此良宵速締良緣以酬大德永康自是身擁雙麗仍作富翁

君肥曰吾聞蘭姑之事歎其過人之才智爲不易得也一以保夫家之產一以全己身之節出奇制勝圖窮而七首見蘭姑有焉使巾幗之中人人能爲蘭姑又何有仳離之歎乎蕙姑能變服爲男助蘭姑以成

其。功。又不可謂非奇女子也。吾特著此篇以告天下女子之遇人不淑者。

玉京餘韻（續）

華濟鱗女史著

第四章

義屢致書其姊。請返明珠。夫人拒之。明年丁巳。魏守奉檄鄰郡。向春之末。薛氏歸寧父母。宜賓盛設畫舫。奉其母爲明湖之游。明珠從之。媼疾未往也。明珠生長冀北。未嘗見異省風物。至是如小鳥之翱翔。遙矚東岳。俯瞰清流。指顧笑語。遂忘所以。方與宜賓憑軾而言。忽有款乃雙橈溯流而下。與宜賓之舟。銜尾而行。明珠偶流盼之。舟中之人。西庭鄭掾也。明珠惡之。置酒不酌。悄焉而坐。夫人不覺。命索楮筆。使宜賓與明珠各爲一詩。以紀此遊。明珠曰。兒不嫻吟事。且斯時彌覺抑塞。殆將暈矣。宜賓察其顏色慘沮。驚曰。妹病耶。明珠曰否。夫人曰。北人不慣乘舟。登岸卽愈也。須臾維舟歷亭。宜賓挽明珠先登。夫人亦拾級而上。入亭小憩。明珠不見鄭掾。意乃漸蘇。宜賓思所以悅女。擷得蕙蘭一枝。馳致之。明珠玩之。徵有喜色。宜賓乃爲佩之。與闔還舟。明珠復驚。時左右顧。不見鄭掾之舟。其心少安。歸後遂釋然矣。時則落花飛絮。黃鳥交鳴。宜賓惆悵芳華。因時多病。復以攝靜入闈。魏守與薛皆歸。四月既望。皓魄漸蝕。明珠得南華齊物篇讀之。媼倦先寐。樓中一燈熒然。樓外桂樹瀉影。明珠讀已。啓視南窗。隨月。悠然忘機。夜半方欲掩關就寢。忽有一人植立其前。虬髯豹頭。長且及丈。知爲豪客也。卽亦不懼。問汝夜深到此何爲。虬髯曰。卿非明珠聶女乎。明珠曰然。虬髯曰。女耶尙憶西庭鄭孝廉否。

為汝憔悴欲死矣。乃出一書授明珠曰。吾黃衫崑崙之流也。專抱人間不平事。卿閱此書。吾嘗使卿見鄭郎也。明珠毅然曰。客以俠者自命。亦知鄭掾為何如人乎。容盡吾言。生殺唯命。寧能使匪人肆口汚我。吾秉禮守閫。初未知有鄭掾。及遭家難。與保氏避地荒祠。值鄭於西庭。奸人欺我老弱。以計誘之。其計不售。復偽造家書。希圖中途相刼。吾儕幾墮術中。幸值戚誼於楊村。執之以送囹圄。吾乃得免。及今思之。恨不手刃奸人。以洩吾忿。豈有憶之者乎。客固崑崙黃衫。吾非小玉紅拂也。虬髯駭曰。子言信耶。然則明湖折蕙之少年。非威刼女郎之豪者乎。女郎曾失身事之否。明珠曰。渠為吾兄嫂氏現在。豈能亂我。是言益謬。殆亦鄭氏以偽詞欺客者也。虬髯諦視明珠曰。女郎正氣浩然。非欺人者。吾受奸人紿矣。吾過不可救矣。充女郎之氣。雖梯米天地。粃糠萬物可也。行矣勉之。會再相見。一躍登牆。遂不復見。明珠拾鄭掾書就燭跋焚之。凝神待旦。飄飄如墜夢中也。平明聞中庭噭哭之聲。舉家驚起。明珠呼媼奔視之。則盜殺宜賓矣。魏守遣役速捕盜。而盜逸已久。夫人薛氏皆痛不欲生。乃以桐棺殮宜賓。懸賞購盜。明珠固知之。飲痛不敢告人也。閱三日。魏守獨坐堂上。忽有大聲發於堂下者。左右趨視之。則一人自空中下墜。腦迸血流。已不可救。撫之懨懨。僅有氣在。須臾即死。而面目皆破。浸血泊中。不可復辨也。遍燭牆頭。有字一行。字大如鉢。曰此前晚殺人之匪也。急召捕者。四出勘之。了無他異。不知何人所為。明日詳上官而懸其獄。闔省以為奇聞。無能推究之者。而魏氏諸僕。有嘗從宜賓之燕逆明珠者。竊竊私議。謂盜之面目雖壞。然彷彿可辨。絕似楊村之稔秩者也。媼聞之。密告明珠。夫人薛氏皆有所聞。明珠益不自安。夫人喪子無好懷。終日悲哽。形同木偶。一家皆呈慘沮之象。明珠懷疚人前。居恆忽忽。媼諫之曰。郎君慘死。兄弟之親。哀之固宜。

然非同懷。屬在異姓。姑娘當知遠嫌。悠悠之口可畏也。且二老孀嫂。其痛深矣。可以解之者惟汝。汝而感憾。誰爲解人。明珠盡以曩者所見告之。曰吾誠姑母之大罪人也。自盜刺宜賓。事發之夜。與姑共宿。無斯須之隙可以語汝。故隱祕至於今日耳。媼曰。姑娘性若孩提。吾有所懷。不敢輒道。姑娘姿秉超人。本當善自韜晦。不可輕以顏色假人。兩番棒喝。亦知所以警乎。明珠諱之。益自愧恨。從此不復爲女紅。日以丹砂寫楞嚴法華之經。夕則焚之。年餘宜賓已安窆矣。會明珠嫡母之舅祁公。自隴右來。道出歷城。將歸江南。聞明珠在守所。迎之館驛。以見妗氏。祁公有幼女曰景蕙。少明珠一歲。貌僅中人。亦庶出也。其母爲夫人所逐。景蕙遂從嫡母。不憶身爲誰出也。一見明珠。互相愛悅。請於父母。必欲明珠同歸。祁公請於魏夫人。魏夫人固知薛氏讎明珠深矣。遂許之。明珠痛哭辭魏夫人。遂從舅氏南去。

六朝本佳麗地。祁氏尤鉅富。其諸郎皆宦達。挈妻孥仕於四方。隴西其長子所也。祁公退隱於長干里。築別墅居之。北鄰雨花臺。晴風麗日。輒從二女出遊。渴則煮茗於永寧泉上。二女拾五色石裹之而歸。習以爲常。祁公以明珠慧。輒使應對賓客。以爲炫耀矜寵過於居魏氏矣。祁公嘗欲爲明珠論婚劉氏。劉當道顯宦也。命媼密以其意諭明珠。明珠曰。頻年居驚風駭浪中。魂魄未定。吾實不願聞之。媼善覆舅氏。勿更提也。媼以實報。祁公不復相強。以劉子之美而善屬文。遂以景蕙字之。

明珠嘗以宋人詞書小屏四幀。祁公大嘆賞。裝以古錦。懸之齋中。客來則誇示之。復召明珠出見。明年戊午。明珠居江南一歲矣。祁公齋中時有一貴客來。美目長髯。面如冠玉。祁公命明珠以將軍呼之。詢僕人則曰新任將軍岑氏也。有無量菴尼如空者。出入祁氏。夫人景蕙皆樂與之言。明珠素不好方外。自錦秋

變之遇老尼。遂一變初衷。凡男女之髡者。皆引與爲友。嘗召如空談禪理。如空乃以所聞之奇聞逸事貢之。二女聞之。娓娓不倦。如空排日來。所言漸及人家帷薄。媼斥之去。戒明珠遠之。一日者。如空爲景蕙覓一少婢來。頎頎美麗。大家閨秀所不逮也。夫人景蕙皆大喜。名之曰侍著。蕙固有一婢曰司鈿。面團而凹。其貌甚陋。而妖嬈可厭。長景蕙三歲。己摽梅矣。景蕙所居紅樓九楹。綺疏珠箔。陳設綺麗。分其半以居明珠。樓中給役者。婢媼四人。其一卽棠媼也。

侍著敏慧而勤。二媼皆譽之。又工諂媚。尤忠於明珠。爭代棠媼執役。明眸善睞。見明珠輒慭慭而笑。景蕙嘗嘲明珠曰。此婢好笑。而不聞其聲。何酷肖吾姊也。景蕙以司鈿侍寢。侍著則臥於西廂。景蕙臥後。侍著輒循行廊廡。倚欄而思。一夕明珠焚經。火熖外熾。驚惶呼媼。媼酣臥不醒。著排闥以水潑之。及媼醒。火已熄矣。著以箕帚掃除灰燼。撫明珠之肩慰之。明珠有愧色。棠媼囑其勿洩。著喏喏。徘徊不卽去。媼謝其勞而遣之。乃去。明日祁公以冰雪長箋一卷付明珠。使爲楷書橫卷一幅。曰此新將軍所求也。將軍見汝書。傾倒無似。汝當用心書之。明珠攜歸。展卷而書。自顧爲人作書。此爲破題第一。兢兢業業。用心孔殷。書甫及半。夫人命召午餐。明珠投筆。視所書甚不愜意。乃與景蕙下樓去。及返。案上之箋。已琳琅滿紙。題跋完好。所書固勝明珠數倍也。明珠景蕙相顧錯愕。疑是狐仙所爲。侍著旁立而笑。明珠詰之。侍著驚謝曰。婢子一時技癢。竟以狗尾續貂。幸姑娘恕之。明珠曰。汝有此書法。吾自愧勿如矣。景蕙曰。吾視此女。才色並絕。必非窶人子。願以先世告吾曹。侍著掩面而泣曰。吾本宦者之裔。父母早故。寄於叔母。叔母不能容。乃鬻吾爲婢也。言未畢。而明珠哭矣。媼亦旁立而哭。自此明珠景蕙並重之。司鈿大忌。積不相能。未幾明珠感疾。日夜呻楚。不能進湯藥。祁公夫婦皆憂之。景蕙

命侍茗料量湯藥。以代棠媼。凡十餘日。疾不少減。侍者皆疲。惟侍茗卜晝卜夜。未嘗少懈。夜半爲明珠撫胸臆。明珠微吁。茗曰。姑娘憂思若是。能不病乎。雖然。春色惱人。芳華不再。慧心如姑娘。寧能無動於中。婢子雖初至。然蒙姑娘加以青眼。知己之感。常懷犬馬之心。苟以所懷相示。婢子能爲姑娘却疾也。明珠曰。吾之意境。異於爾。汝之所憂。吾之所鄙也。曩以身世相似。而重汝。詎知汝亦娣似司鈿者也。茗視明珠。雙頰微赤。冶態橫生。知其飾詞也。益進而導之曰。姑娘心事。無可諱者。夫以姑娘之絕代容華。而怙恃並失。心之憂矣。不可告人。如吾夫人。終日料量紵綵。爲己女製嫁衣。誰復一念姑娘耶。明珠怒甚曰。汝瀰矣。乃呼蕙妹棠媼醒。司鈿自外室聞聲來。問姑娘何需。明珠曰。速以侍茗還汝姑娘。吾不欲見之也。司鈿從之。竟牽侍茗至景蕙所。攀幃告之。張大其詞。謂侍茗忤明珠。明珠因怒加疾矣。景蕙責而留之。命司鈿往侍病者。明日明珠疾果大劇。婢媼告夫人夜來事。召侍茗痛責之。侍茗悔泣。焚香告天。請以身代。閱旬日。明珠疾少已。而侍茗病矣。清瘦至不可識。以小榻臥景蕙之側。司鈿憐之。日坐榻前。撫之。親哺湯藥。如慈母之噢其子也。明珠漸起。至景蕙所。見侍茗病狀。問之。景蕙曰。是婢至忠悃。其病乃以護持姊病而致也。司鈿曰。姑娘視之。乃捲侍茗之袖。出創痕示明珠。創鉅經寸。以帛裹之。侍茗蹙額而掩。明珠驚覷之。司鈿曰。姑娘之疾。何由而瘥。是兒之心。蓋亦苦矣。明珠黯然曰。曩以病中善怒。誤責汝矣。司鈿曰。姑娘將何以酬之。以嘉其愚誠。景蕙曰。渠既忠於吾姊。吾將以之贈姊矣。明珠曰。渠願從我者。他日脫離塵網。得名山歸隱時。當與之偕。侍茗喜曰。姑娘願與我偕隱耶。海枯石爛。當永矢以從姑娘。景蕙司鈿皆笑。明珠曰。汝不嘗傷時感慕。懷摽梅之感乎。從我果出汝願否。侍茗赧然。俯首拈帶。景蕙曰。人掬丹誠以事姊。姊乃以戲

晉謔之。不將使爲善者奪魄耶。相與一笑而罷。

（未完）

慕凡女兒傳 卷下 （續）

胡寄塵

第十七章　止謗

話說慕凡剛剛回復了陳全的信。便又接到沈形的信。他心裏却猜不出沈形這信到底是找我到他那邊去的麽。或是託我謀事的。誰知啓開封來。却沒一句提及他慈善會的事。除了幾句寒暄話外。便說他在上海聽見家鄉來的人說。慕凡要和秦影梅女士的兒子秦樹人結婚。他特地寫信來道賀的。慕凡看了。不知這話從那裏說起。自道秦樹人歷年在上海就學。畢業之後。也在那邊嘗教習。雖然回來過幾次。却也爲日不多。我並沒同他說過一句話。怎麽便要和他結婚。這分明是誤會了。便立時回他一信。申明沒有這事。信去之後。他也把這事丢開了。不放在心裏。誰知過了幾時。那天是個星期。慕凡正在清輝夫人家裏吃早飯。只見學堂裏的役人送了一封信來。慕凡接著看時。又是沈形的信。裏說結婚的事。既然沒有的。便分明是人家造的謠言了。不知慕凡可有甚麽事得罪了人。所以人家造出這種謠言來誣陷他。請慕凡仔細調查。定要查出造謠的人來。向他交涉。慕凡看了。仔細一想。便疑惑這造謠的不是別人。便是沈形。沈形屢次約我不去。他心裏老大不歡喜。他這人的性子。我是知道的。這種不道德的事。他一定肯做。他既然如此。我却拿甚麽法子對付他呢。想著丢了筷子。暗暗的在那裏出神。清輝夫人和陳哲看了。都有些奇怪。便問道。慕凡你爲何這樣。看信是

何人來的信裏說些甚麼慕凡聞言無語停了一回纔將衣袋裏前天沈形來的信和今天沈形的信一幷遞給清輝夫人看說道姑母你看這話從那裏說起清輝夫人看了微微的笑道慕凡眞有這事麼清輝夫人一面說一面將信遞給陳哲看陳哲剛來接著早被慕凡一把搶去這時慕凡面上也已漲得緋紅陳哲呆呆的望著不知這葫蘆裏買的甚麼藥這時候清輝夫人又道慕凡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你這話可有些原因麼慕凡道我卻不知道有甚麼原因這分明是人家造的謠言清輝夫人沈思道這話也不錯倘然眞個你要和他結婚這也是尋常的事何必要瞞著他人你既然自己不承認那一定是謠言了陳哲聽到這裏才知道是爲著結婚的事清輝夫人又趁空向他說個明白陳哲知道詳細便道慕凡你這事卻不可不辯難道任他們胡亂的造謠麼清輝夫人也道這應該要辯白的慕凡卻道姑丈姑母不必如此我聞古人說道救寒莫若輕裘止謗莫若自修我自己果然有了這事自不必辯了自己果然沒有這事我辯白起來弄得人人皆知那時假的還變成眞的我只是默默的不做聲他那造謠的人自己說說也覺得無味自然而然要不說了清輝夫人道慕凡我看你這人是從來不肯得罪人的爲甚麼也有人來造謠言敗壞你的名譽慕凡道從來壞敗名譽的人都是自己敗的自己不敗再沒有他人能敗壞得來清輝夫人道說是如此說到底你也應該調查這話是那個說起你是聽見沈形告訴你的你便寫信去問他他是聽見甚麼人說的如此追究起來那第一個說這話的人便知道了慕凡道姑母不必說了第一個說這話的不是他人便是告訴我的沈形姑母你想沈形這人壞不壞他自己造謠言從別人口裏傳入我耳裏我便疑惑是他說起自他自己口裏傳入我耳裏我斷不疑惑是他說起了

誰知他的性子我是知道的他這詭計早被我窺破了我若辯白起來分明是中了他的計將假事弄成眞事我只管不理會他看他又是怎樣慕凡說著陳哲低頭想了一回便說道慕凡你這話是不錯我也聽見有人說沈彤要向秦某求婚秦某却辭了他或者沈彤疑惑你在裏頭作梗所以先造謠言將你離間開了他纔好要求秦某照此看來你在這城南女學便是處在嫌疑之地了慕凡道這是不錯但是處在嫌疑之地我也不怕難道竟要避嫌辭了這教員之職麼我若辭了城南女學恐怕也是中了他的計說著飯已吃完又談了一回閒話而散明天慕凡照舊入堂授課忽忽過了幾時慕凡樹人要結婚的事再沒第二人說起慕凡便知眞是沈彤造的謠言恐怕這句話除了沈彤慕凡和陳夫婦四人外再沒第五人知道自此又過了幾時慕凡便眞要結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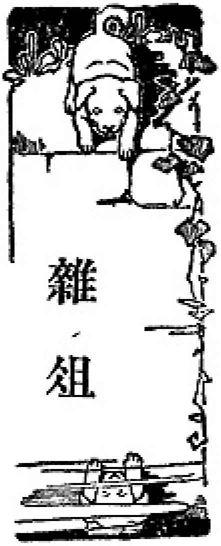
（未完）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暗切絕妙好辭四字。常熟馮定遠題孫致彌詩集云。蠶叶五采。雙雙玉蟲。樹覆寶蓋。措談梵宮。亦仿此體。蓋言絕妙宋詩也。

西神客話

嘉定竹刻。昉於明代朱氏。朱名鶴。字松隣。子字小松。刻竹類鬼工。又喜仿古畫疊盆山。紆曲盤折。悉入化機。禹州徵王以幣招之。小松謝曰。鋤草衡門。則有餘。曳裾王門。則不足。未幾王坐法廢。人服其先見。小松子字三松。技更出祖父上。每以宜州石布置盆中。雜植諸小樹。脩剪數十年。高不盈尺。而枝幹蟲細。上下相稱。更搜剔其根。使屈曲畢露。朱竹垞詩。嘐城花石。愛堆盤。定武花瓷。尺半寬。蓋謂此也。錢竹汀亦詠之云。移栽盆樹倚窗前。截得筠筒手自鐫。花鳥。徐熙。山馬遠。無人知是小松傳。朱氏三世皆工畫。宜其造詣迥出時輩。今竹刻尚稱名產。而盆樹之傳。已渡海而東。李松巖竹價奇兼金。海上治圃者。不知取法。爨賢惟以稗販爲業。藝一菊也。枝欲其高。花欲其齊。葉欲其多。猶美其名曰。粵品。他亦樓繫竹縛。未必象形。徒失畫意。雅俗不侔。令我有學圃之思矣。

秦鄭露筋。千古美談。寶山縣楊涇東南有孝女里。乃與此事殊相類。元楊九娘性孝。父命守桔槔。苦蚊嘲。不易其處。以羸死。里人立祠祀之。因名其地。張揆方楊九娘歌云。楊九娘。生。無。兄。弟。爲。女。郎。阿。爺。終。朝。汗。流。漿。撥。水。救。活。田。中。秧。木。棉。風。起。天。色。暮。含。嗁。結。束。出。門。去。去。守。桔。槔。替。爺。苦。花。鷹。宿。鴨。鬪。如。雲。彷。彿。秦。鄭。邗。水。濱。千。秋。同。作。露。筋。人。士。人。廟。祀。於。此。土。手。把。銀。釵。擊。神。鼓。秋。賽。年。年。比。田。祖。君。不。聞。田。家。踏。車。河。水。堤。桔。槔。日。夜。聲。淒。淒。



清代女紀（續）

常熟 龐樹柏

武俠第三

楊娥

楊娥者。楊鷯頭小妹也。楊世爲明黔國公府武藝教習。娥藝習邁諸兄。年十六。適張氏。張亦黔府武衛。黔國公沐天波隨永歷帝西去。兩家以族隨。會吳三桂執永歷帝。張道死。娥隨兄歸。恨三桂入骨。永歷遇害。娥遂日以殺吳爲念。而苦其難近。娥固美豔。計惟色蠱行刺。爰賣酒城西市。飾肆六斷。甕牖下。云便犬出入也。時吳藩多紈袴子弟。見少婦靚妝當壚。日羣飲惡謔。娥窺其尤桀驁者。提投狗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捉。娥早躍立出衖中。羣聚圍娥。復躍出立圍外。奮其技勇。當之無不披靡。羣復譁擊。娥先金約臂鐵鐲、履端逼近。橫掉之。各破身首。負痛去。明日。衆惡少來報。娥卓立不動。衆亦憚其能。不敢動。鄉人就飯。娥正色拒之。人悟不忍犯。吳稍稍得聞。納有日矣。娥忽中寒病而死。

記者曰。三桂踞雄鎮。握虎符。不惜失身異族。賣國弒主。其罪固人人得而誅之。娥之蓄念殺吳。卽爲君國

復讎也奇謀未成香魂遠逝讀王思訓之當壚曲未嘗不哀其遇而壯其志焉

附昆明王思訓當壚曲

娥娥紅粉霧鬟眉習成技勇何英爽天隕孤臣抱恨歸讎仇欲雪生奇想雖季布兮酒家傭柳花滿店香春風窈窕文窗壓曲檻穴容彪也三條通倭髻彈環挾錦瑟芙蓉笑靨葡萄濃滌器無人著犢鼻脫璫露劍擎瑤鍾豔聲冀入倚虹殿獻圖斫膾藏霜鋒不見影纓見紈袴紫騮嘶過垂楊路銀餅索酒看羅敷霍奴惡趣蛾眉怒提投狗竇沸湯澆無能轉輾成涸鮒合座驚趨捉細腰街前早作崑崙度黨聚忿圍周觀者迴生愁從空斗一振鷹隼摩高秋飛揚出其外獨立神彌遒縱身搏擊復橫掉紛紛敗籜遭飄颻鐵錮纖尖金約臂再攖爛額還焦頭詰朝羣惡思報賜屹然大樹空蜉蝣偶爾娜人至正容難與戲背面拭啼痕戚識巧心伸大義陰謀不就遠離魂玉折蘭摧豈天意孃子軍壘淩雲夫人纖鋒特扞綠眉綠鬢繡能傳紅線紅綃劍可憐南中少婦眞其侶國破家亡更豪舉烈骨長埋留玉顏未舒孤憤云何死西門驛道通西山封蘆寒起昆池烟夕陽衰草連重關斷垣高樹啼春鵑故老指言淚相續楊家小妹當壚曲

楊氏

楊氏女豐城人歸李順治甲午譚兵圍武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氏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氏詭語其妻曰生事蕭條恨不生羽翼妻曰何也氏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資良厚當播越時嘗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廢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倘何患貧乎妻豔之曰果爾盡遣人發之氏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氏曰妾固籌之欲得

此重寶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能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氏故綣戀不肯去妻慫恿愈力乃擇日釋笄薙辮鞾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躡蹤之驅騎至里揚馬策撾家門大叫夫從隙瞷覘則一少年將軍不敢出里中老者稍前謁問氏曰別有勾當不干公等門啓氏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傴僂前謁伏地不起氏曰頗識我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氏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氏歎曰眞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焉記者曰楊氏女雖失節厮養隱忍偷生而能計弄愚婦手剪健兒智勇深沈有壯男子不辨者矣

雲娘

雲娘姓李氏銘雲酒家女也有汪參將廣陵人其僕王忠常往來酒家久之主人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娘者雲娘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箙插矢乘駿馬以從時康熙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卽彀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箙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寸警之失雲貌殊豔參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妝雲忽易戎服挈所

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竊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衞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卻。曰有追我者。我卽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遂跨馬馳去。永不復返。

記者曰。神龍見首不見尾。雲娘者。其猶龍乎。

李奉貞

李奉貞唐縣人。武愍公孟翠之從妹也。知書。工騎射。六韜孫吳風角占驗之書。靡不精究。而奉母不字。洪楊軍起。武愍以知府奉檄督師。招奉貞同往。奉貞卽戎裝從行。在軍中畫策決勝。往往建奇功。武愍由郡守數年間擢至藩司。幫辦軍務。半奉貞力也。武愍一日以輕兵追敵。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悉束手不敢救。奉貞獨率所部馳赴之。鎗林彈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敵首數十級。敵衆披靡。卒護武愍歸。血花濺甲裳均赤。萬衆駭視。驚爲天神。後胡文忠林翼以大軍攻漢陽。敵堅守。久不能克。奉貞與武愍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敵伏。援兵不至。遂血戰死。年纔二十餘。奉貞死。武愍軍氣驟熸。未幾亦戰死。

記者曰。有明末造。巾幗中知兵者。若秦良玉沈雲英輩。贈官褒功。烜赫一世。至勝清則不少慨見。若李奉貞之出奇致勝。以身殉難。而後人猶深致不滿。亦可謂不幸者矣。

陳統領

同治初元。將軍多隆阿。由湘入陝。道出荊子關。軍中募長夫。有童子姓陳。佚其名。應募而至。面黧多瘢坎。且碩大有力。初入營牧馬。繼擢爲兵士。屢建奇功。得洊升至記名提督巴圖魯。後有皖人朱生。讀書應試。年逾冠不能青一衿。忿而從軍。爲書記。展轉數年。隨大軍度關隴。隸陳統領麾下。統領甚倚重之。一夕統領忽邀生小飲。酒闌燈炧。留與同榻。生不許。拔刀將

殺生不得已從之及登床始知統領乃女子身猶處女也大樂由是夜夜同宿僚屬皆鄙之切切議其後以生爲統領之龍陽君耳久之統領之腹皤皤如五石瓠將分娩大懼無策商於生生慫恿直言稟大帥時左文襄督陝甘得稟大驚異欲據實聞於朝以事涉欺罔恐見罪乃命朱襲陳名統其軍而陳於是易弁而釵矣後朱從征回疆請歸宗更納二妾陳大怒挾其財與所生之子屏居蘭州遂與朱絕

記者曰十載雄飛一朝雌伏其人其事不較花木蘭爲尤奇耶

秋瑾

秋瑾字璿卿山陰人家世仕宦瑾生於閩稍長讀書通大義嫻於詞令工詩文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旋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所天故紈袴子至是竟不相能値庚子變亂時事益亟瑾居京師見之獨慨然以匡危復恥爲自負洎甲辰夏遽東渡海赴日本留學自是瑾更字競雄別號劍湖女俠遂入同盟會間又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聲譽日鵲起留東學子慕之者衆每大會集輒邀與俱瑾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說悲感激壯盪人心魂聞者往往泣數行下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囂然瑾尤憤甚率同志拂衣歸國歸益引女學爲已任提倡不遺餘力往上海發刊中國女報經營罔倦又嘗與人造炸藥藥爆烈被創幾殆明年丁未歸山陰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擬而君爲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瑾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其衆得數千人悉編定之爲八軍統名之曰光復軍軍制軍服旗幟書勅符記之屬咸規定無所遺別鑄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鐫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冑是天驕須諸魁傑以爲口號

於是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瑾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而皖事遽敗越中一軍亦稍漏洩瑾心雖痛甚然益示鎭定密遣其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有僉人輸其情於郡守守貴福白諸巡撫張曾敭遂遣兵掩捕之蹤日殺於古軒亭口時六月

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有見之者謂始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而已

記者曰秋瑾死不五稔而清社以屋香魂俠魄當亦含笑於九原矣嗚呼中國革命史上不得不推爲女子第一人也

玉臺藝乘（續）

尊農

雜技

烹飪

唐　村老姥　清異錄　段成式馳獵饑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彘臛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餘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殊美如此。常令庖人具此品。因呼無心炙。

唐　膳祖　清異錄　段文昌丞相尤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練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修襲之法。指授女僕。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獨九者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弓。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宋　周世宗宮婢　清異錄　郭進家能作蓮華餅餡。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華。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受顧於家。婢言宮中

人號糵押斑。

宋　梵正　清異錄　比邱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鮓臛膾脯醢醬瓜蔬。黃赤雜色。鬥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樣。

宋　廚娘　暘谷漫錄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閫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有婺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滲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使獎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腳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敍慶幸。卽日伏事左右。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統。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廚娘。廚娘遽至使廚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廚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簽。菜品第一爲葱虀。餘皆易辦者。廚娘謹奉旨。敎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頭十個。葱韭五碟。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因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日。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匧。取鍋銚盂勺湯槃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燦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

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床。切。徐起取抹批。臠慣熟。條理。眞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別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廚娘笑曰。若輩眞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韭也。取葱微徹過沸湯。悉去鬚葉。視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醯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贏餘。相顧稱好。旣撤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廚。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廚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篋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

歌曲

唐　張紅紅　樂府雜錄　大歷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曲。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悉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守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

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龍。咸通中有陳彥暉。

琵琶

漢　烏孫公主　樂府雜錄　琵琶造自烏孫公主。於馬上彈之。

唐　胡二姊　琵琶錄　開元中、梨園則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地。有舉子白秀才寓止京師。宮娃內弟子出在民間。白卽納一妓焉。跨驢之洛。風清月白。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遊靈武。季靈耀尙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河滿子。四坐傾聽。俱稱妙絕。惟白秀才無言。近坐詰之。曰某有一妓。人聲調殊異於此。康崑知之。促召至。則澹服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者何曲。曰河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淸响激越。諸樂輩不能過之。疑有一面琵琶聲高下攏、抑撚揭掩節拍無差。一人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乎。胡亦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無。二人相對歔欷泣下。

唐　楊志姑　樂府雜錄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當死不傳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鞋帶。以手畫帶記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志卽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唐　鄭中丞　樂府雜錄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卽宮中官也）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

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卽祕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裝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飼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於河中。錦綺卽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卽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贖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過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適有黃門放鷂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

笙

上古　女媧　樂府雜錄　笙者。女媧所造。

箜篌

魏　麗玉　樂府雜錄　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女麗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

晉　徐月華　伽藍記　高陽王雍豪侈。後雍薨。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

唐　季齊皐女　樂府雜錄　太和中有季齊皐者。

爲箜篌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齊相姬。大中末。齊舉尙在。有內官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簫

清　沈蕙孃　心齋十種　蕙孃。沈起鳳桐威女。予女弟子也。最工洞簫。著有簫譜。

羯鼓

唐　宋璟女　唐語林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嘗曰。頭如靑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

茶托

唐　崔寧女　唐語林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旣啜杯傾。乃以蠟環楪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工以漆環代蠟。寧善之。爲製名。遂行於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以爲百狀焉。

襪

魏　吳妃　事物紀原　文子曰。文王伐崇。襪係解。則其物已見於商代。實錄曰。自三代以來有之。謂之角襪。前後兩相承。中心繫之以帶。洎魏文帝吳妃。乃始裁縫爲之。卽今樣也。以綾爲之。洛神賦。羅襪生塵。是也。

綵勝

晉　賈充妻　歲時記曰。人日剪綵爲勝。起於晉代。賈充夫人所作。取黃母戴勝之義也。

秋千

周　李芝蘭　古今藝術圖　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態。每至寒食爲之。後中國女子李芝蘭。乃以綵繩懸樹立架。謂之秋千。

元　馮小娘　潯陽蹠醢　馮小娘墓。在德化仙居鄉。有鍬鑼墩。墩處高岡。其圓中規。周可百數十弓。綠野晴空。縱觀妙遠。馮小娘愛此登眺。因有鍬鑼故迹云。小娘死。即於其地葬之。香魂所戀。土人相傳成神。墩下近西南百武。爲馮侍郞故宅。耕者往往得其瓷石花磚。余在仙居有小詩數首。縹緲魂歸夜月中。羅囊香惹百花叢。淒淒院落看何在。剩有鵑啼訴曉風。爲馮小娘詠也。

刺繡

魏　薛夜來　表異錄　魏文帝所幸美人薛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深帷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爲針神。

魏　秦朗母　表異錄　魏秦朗母爲太祖製。亦號針神。

明　俞氏　錫金縣志　堆紗刺繡。前明尤仲駿妻俞氏所造。早寡保孤業此自給。巧奪天工。曾以充貢。今邑中或仿其法。

清　余韞珠　香祖筆記　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爲余繡神女洛神浣紗諸圖。又爲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夾纈

唐　柳婕妤妹　潘氏紀聞譚　唐代宗寶應二年。吳皇后將合祔肅宗陵。啓舊堂衣服。綺綵如撮染成花鳥之狀。玄宗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打爲夾纈。初獻皇后一匹。代宗賞之。勅宮中依樣製造。當時甚祕。後漸出徧天下。

煎茶

唐　龍上清　唐語林　相國竇參之敗。龍妾上清隸掖庭。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

相竇參女奴。竇參家破。塡宮得侍上。因流涕爲參辨。寃德宗乃下詔雪參。特敕上清爲女道士。

棋

清　徐幼芬　精華錄　王文簡士正昭陽舟中讀閨秀徐幼芬遺詩。寄李季子絕句曰。昭陽北望景依依。江柳微黃燕鴈飛。空憶謝家才調美。青絲曾解小郎圍。自來學得謝公棋。博士風流幼婦詞。未免有情看不得。橋南荷令斷腸時。自注。幼芬七歲能與父圍棋。

製劍

吳　莫邪　籌曝偶談　干將莫邪二人夫婦。皆善作劍。故干將陽龜文莫邪陰漫理。

吳地記　闔廬使干將鑄劍。鐵汁不下。其妻莫邪自斷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干將雌號莫邪。

製牋

唐　薛濤　文房四譜　松花牋代以爲薛濤牋。誤也。松牋其來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而欲長賸之。乃狹小爲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裁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蜀牋譜　薛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酬獻賢傑。時謂之雪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刱吟詩樓。偃息於上。後段文昌再鎮蜀。濤卒。文昌爲撰墓誌。

相面

漢　許負　表異錄　許負相亞夫者。河內溫人老嫗也。高祖封爲鳴雌侯。

蠶絲

上古　西陵氏　皇圖要記　黃帝西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

雕刻

明　永嘉閨婦　瑯琊漫抄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刻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卽梅籃歟

算學

清　葛宜　沈綺　王貞儀　元和江蕙西樓遺稿

女弟隨園侈美談淚將詩句播江南何如新輯疇人傳搜到名媛得粲三自註海寧葛宜常熟沈綺江寧王貞儀

兪樾西樓遺稿題辭　數理猜微聖代開閨中亦復擅奇才疇人傳補葛王沈（謂海寧葛宜常熟沈綺江寧王貞儀也）（卽本女史詩）再補文通愛女來

江澂芳西樓遺稿題辭注　常熟女士沈綺字素君精律算著有管窺一得亦乾嘉時有名者

清　江蕙　元和江衡亡女緗芬跡略　吾長女小字喜兒名蕙字緗芬秀外而慧中五歲入塾凡九年丙申余由翰林改官之秦旣抵任計會出入家書往還悉委之立簿登記無少差時季弟視學湘中來書云哥署中有內文案兼內帳房羨煞阿弟矣戊戌余引疾退客窗多暇專以算學課女珠算旣嫻授以筆算其應如響自加減乘除至分數化法比例開方勾股三角三月間盡通之尋學代數術而於天元一術始扞格不相入余拈天元舊題命演代數草而與天元草逐項相比始悟元代二術中西之通自是學大進辛丑年二十遽遘疫歿檢其稿得算草五十通詩九十首彙而刊之名曰西樓遺稿西樓者女病時所居也

（未完）

餘興

簡易幻術(續)

懷芸

第二 不可思議之水與火

(甲)水中燃火法

用具 厚紙製之圓筒 玻璃筒 錘

藥品 硝石 鹽酸鉀 硝酸鎴 硫黃 硫化銻 木炭

實驗法 如圖用厚紙作二寸徑長五分許之圓筒(A)其外塗以尼斯固。筒內入硝石。木炭。硫黃。硝酸鎴之四種混合粉末而封之。以之燃火。雖



沈至玻璃筒水底時。火尚繼續燃燒而呈極美麗之火焰。至於(B)筒乃持重之錘也。

若欲此實驗發赤色之火可用硝酸鎴四〇%硫黃一三%鹽酸鉀五%硫化銻四%混合。納入圓筒而燃之。但此等混合物於一處研摩。每有爆發之虞。故宜預先分別研細。待實驗之前。秤其量而混合之。

(乙)燃水法

用具 金屬製之壺一 玻璃水壜一 杯一

藥品 以脫 Ether 鉀

實驗法　玻璃壜內先注以水。乃持以示觀者。又以此水傾少許於杯內。立飲之。以證實此確係水。而並非他物。於是以此水傾入金屬壺內。忽發劇火而盛燃。當此現象發生時。觀者必大驚而喚采。推其由因壺內預置以脫少許及若干小豆大小之鉀。(所入之鉀。切不可大。否則危險特甚)當水注入時。因鉀之作用而驅逐水中之水素。同時發生熱力。賴水素之自燃性。因此燃着。從以脫而燃出。(利用以脫之揮發性也。)

(丙)冰面燃紙煙與蠟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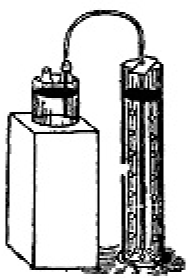
實驗法　此法利用冰面之水滴。爲前法之變形。以極乾之紙煙卷其先端。使之尖銳。潛以鉀一片置於冰上。因冰面之水滴。鉀遂施其作用而發火。此時若以紙煙燃之。必能燃着。又同時亦可以燃燭。

(丁)水中閃星法

用具　深長玻璃圓筒一　二口瓶一　一端尖之曲玻璃管一　壺一

藥品　燐　鹽酸鉀　硫酸

實驗法　此係鹽素之酸化物作用於水中之燐而使其燃燒之法也。今以細長之玻璃圓筒注水十分之九。於其內墜入小豆大之燐與鹽酸鉀各數個。(裝置如圖)如以硫酸由曲玻璃管注入圓筒



底時。鹽酸鉀受濃硫酸之作用而發鹽素酸化物。此酸化物直接及其作用於燐。於是燐遂放極強之閃光而燃。當此種實驗行時。觀客無有不稱妙者。至其所當注意之事。卽硫酸注入多時。熱力大而瓶破。故曲玻璃管之一端。必使尖細。以杜其弊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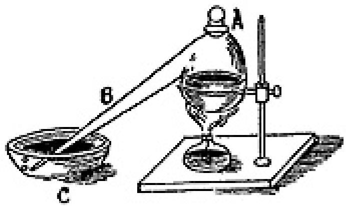
(戊)水中燃火又法

實驗法　今以燐一小片入小金屬皿內。皿中注湯。

急以硬質之玻璃器入湯中。將燐強壓。使其溶爲液體。此時若以酸素送入皿中。燐卽生極強之火而燃。但此際水中燐之細粒。每有飛出者。故此時宜於玻璃器之上方。支以金屬絲網。以防危險。若於器底穿以細孔。由此處祕密通入酸素而使燐燃燒。則尤爲一驚人奪目之事也。

(己)鬼火燃法

實驗法　入燐水酸化鉀與少量之以脫於曲頸瓶中而熱之。卽發生燐化水素。此氣體於空氣中有自燃之性。故利用以行斯實驗。又其所以使用以脫者。乃使彼逐去瓶中之空氣。以防瓶破裂也。圖中A內。入水酸化鉀與燐等。加之以熱。遂共起作用而生燐化水素。水槽(C)內。注以温湯。當此氣體通過水槽時。遂發火而自燃。同時並變成極美麗之白煙輪。絡繹上昇空中。洵奇觀也。



又燐化鈣與温湯共置於玻璃器內。亦生燐化水素。當水中泡沫上昇時。亦能發生上述之現象。

第三　魔畫

(甲)白布現畫

用具　竹架一具　白布一塊

藥品　綠礬　硝酸鉍　膽礬　衰化鉀

實驗法　取以上藥品各少量。溶於温湯中。用筆濡各種溶液而繪之。凡以綠礬液繪者。後現青色。硝酸鉍繪者現黃色。膽礬繪者現褐色。故繪時宜各定其位置而繪之。繪後乾燥後。仍與白布無異。然以衰化鉀液噴上時。卽現極美麗之畫圖矣。若將此布稍澤懸於竹架。使衆人觀後。而以現象藥噴上。尤能博衆人之喚采。

(乙)畫貓變虎法

實驗法　今以厚紙作貓形。上塗以鹽化銻溶液。次以醋酸鉛畫其橫筋而置之。當其塗藥品之後仍係白色。蓋顯然一白貓也。若以之接觸硫化水素氣體。即變虎形。但硫化水素有極惡之臭氣。故行之之時。可將厚紙製成已塗藥品之貓。納入大玻璃壜內。貓之後置硫化鐵之粉末。粉末上置小皿。中入硫酸。實驗時。將此壜持於手內。乃向觀者申言曰。請看壜中之貓。待衆目奕集時。可將壜略側。使皿中之硫酸流出。作用於硫化鐵。以發生硫化水素。乃又對衆申言曰。今貓將變爲虎矣。此時貓體所塗之藥品。因硫水化素之作用。遂起變化而成虎形。斯時觀者必大駭而喚呆。此因鹽化銻遇硫化水素變橙色。醋酸鉛遇之呈黑色也。

(丙)幻玻璃

實驗法　入硫酸與螢石少量於小鉛皿。即生一種物體。名曰弗化水素酸。今以筆濡此液任意繪畫於玻璃板上。歷五分或十分鐘後。遂投入水中。力加洗滌而乾置之。此時若觀此玻璃板。依然無異於常者。但以溼氣噴之。則所繪者立現矣。惟此物體有毒。指不可觸。實驗既終。即須棄去。

(丁)白薔薇變紅薔薇

實驗法　當實驗之先。於白薔薇上撒以極微細之亞尼林。及實驗時。可將此花取出。執手中以示衆人。然後噴以酒精。其花驟變紅色。此乃應用亞尼林易溶於酒精之性也。

(戊)暗中發光法

實驗法　此實驗較難施行。先以硫酸規尼湼之溶液。繪於白紙上。乾後視之。仍如白色。若於暗室內照以蒸士列管之光。即發青色光。又以洛夫棘姆酸鈣畫於灰色紙上。而以X光線照之。即發白色之燐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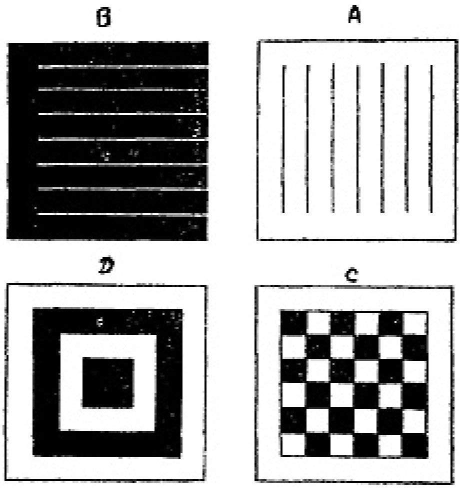
學校遊戲法（續）

楊瑞英

競織

組織　依人數各備黑白紙兩方。如七圖。A圖中之空線及B圖中線。皆係裁開之線。運動者並立於場之發線上。

第七圖



方法　司令者先示各人以圖中C或D式。並說明之。然後下動令。各人齊如法織之。而向着線急進。以如圖組織而先到着線者為勝。

抱布貿絲

組織　等分運動者為紅綠兩組。每組報數後。分奇數偶數為兩橫隊。對向立場之兩端。奇數之隊各執絲一束。以洋紗或紗線等代之亦可。偶數之隊各執布一段。再於中央畫一橫線。與隊平行。為中央線。

方法　每組之每隊第一人同至中央線上。將絲布交換。即回至本位立定。而第二人出為之。亦如第一人法。以下繼續仿行之。以何組先完為勝。

注意　每組每二人動作須同。交換絲布。須俱立定

於中央線上爲之交換絲布及奔走時或落地。當罰斯人繞本隊走一週。

績麻

組織　運動者分作兩横隊。對向列於場之一端。每隊各人執麻絲一條。再於場之中央。豎紅綠二旗。

方法　令下每隊第一人出走。將手中麻紮一端於旗桿上。即回。第二人出以手中麻線與旗桿上者。就旗桿上搓作繩。而回。以下皆如第二人法爲之。至每隊之麻絲俱完。乃每隊齊執其繩之末一端。而候司令者將每繩緊旗桿上之一端。互相結牢。發一動令。乃各用力拉之。以何隊之繩先斷爲勝。

注意　此遊戲亦可去拉繩之動作。而祗以搓繩之遲速分勝負。

採桑

組織　場中晝一中央線。線上豎二旗。二旗相距約七八尺左右。旗桿之上端。横繫一繩。繩上掛桑葉若干張。運動者分作兩横隊。對向列場之兩端。每隊第一人。一人提一筐爲採桑者。

方法　每隊第一人提筐至中央線上。一躍取繩上之桑葉一張。納諸筐內。即歸隊。將筐交與第二人。第二人亦如法爲之。而及第三人。如是次第爲之。至末位二人。可將筐交司令者。以先到之隊爲勝。

注意　繩之高低。高不得過一丈。低不得過四尺。須就運動者之能力而定。躍取桑葉。不得觸落他葉。如有葉落地上。須拾掛之。方能歸隊。

蠶娘

組織　運動者作紅綠兩横隊。並列場之一端。每隊前置蠶蔟用各物件。再於場之彼端。豎紅綠二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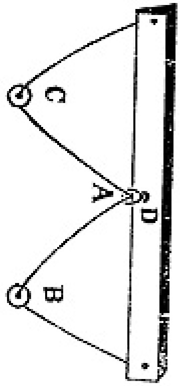
方法　令下每隊第一人取桑葉走置旗下。即歸隊。第二人取蠶亦走置旗下。如是每隊各人將各物件統納一籃內。提之回繞本隊走一週。而立原位上。以先到之隊爲勝。

注意 桑葉可以他物代之。

家庭新遊戲

孟久

取薄竹一片。長約六七寸。寬一寸。兩端及中央各作一孔。中央之孔。須較兩端爲大。又用細繩一根。穿過中央之孔。而縛於兩端之孔內。使成三圈。左右兩圈內各繫一小球或小環如圖。問何法可使此圈內之球或環穿入彼圈內。卽使兩球同在一圈中而不得割斷繩索。



或解開兩端之結。

其法乃將中央之繩圈（a）拉下。而使任一圈內之球經過。置於竹片後（d）孔之旁。次將（a）圈穿過（d）孔而向後拉。再使此球穿過竹片背面之兩小圈。於是仍將（a）圈拉出（d）孔。則兩球同在一圈矣。

反之如同在一圈內之兩球。須使分繫左右兩圈。亦可照此法。先將（a）圈拉下。而置球於竹片後。又以（a）圈投入（d）孔。令球穿過兩圈而後拉出。則兩球分開。總之欲使兩球併入一圈或分列兩圈。其最要之關鍵。乃將中央之繩圈。投入中央之孔而向後拉下也。

聰明不可用盡
機智不可使盡
勢力不可占盡
議論不可說盡
精神不可馳騖盡
衣食不可享用盡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爲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此中有無限意味